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儀 禮 正 義

(四十)

胡培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035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新館圖書室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儀禮正義

(四十)

胡培壺著



國學基本叢書

儀禮正義

卷三十二

士虞禮第十四

鄭目錄云。虞。猶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疏〕正義曰。自虞猶至以安之之禮。虞於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十四。〔疏〕之禮。俱從釋文。

集釋無既字。餘與釋文同。凶下。集釋有禮字。先大父校證云。案據士冠禮賈疏。當作小戴第八。第十五乃士喪禮。臧氏庸本徑改爲小戴第八。○云虞猶安也者。易中孚。初九虞吉。荀爽注云。虞。安也。廣雅釋詁亦云。虞。安也。

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之禮者。案既夕三虞注云。虞。安也。雜記。報葬者報虞。鄭注。虞。安神也。何休公羊傳文二年注。虞。猶安神也。釋名。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

是虞爲安神之祭名。或欲解虞爲度。非矣。問喪云。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下記云。日中而行事。是鄭所本。雜記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公羊何注云。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初虞皆與葬同日。檀弓

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又云。葬日虞是也。檀弓孔疏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

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夷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耐于祖父。則祭明日耐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

例同用剛日。今案。此疏言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云云。本異義古春秋左氏說。詳後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下。又鄭知祭於殯宮者。以既夕反哭後。遂適殯宮知之。殯宮卽適寢。鄭注喪服小記云。虞于寢。耐于祖廟。

賈疏。虞卒哭在寢。耐乃在廟。是也。殯宮亦謂之廟。詳下。此篇是士喪父母既葬而虞之正禮也。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鄭注。借。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

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耐于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今案。先重後輕。謂並有喪。先虞父。後虞母。乃禮之變者。又主兄弟及婦喪朋友之喪。亦有虞。雜記。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喪服小記。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又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是也。○禮經釋例云。凡虞祭無肝俎。不致爵。不加爵。獻尸畢。不獻賓。不旅酬。不養。案士虞禮。尸九飯時。所舉肺脊牲體及魚腊。皆實于篚。注。篚猶吉祭之有肝俎。是虞祭無肝俎也。賓三獻。燔從。如初儀。無止爵均神惠于室中之事。是虞祭不致爵也。三獻後卽告利成。是虞祭不加爵。不獻賓。不旅酬也。尸出戶卽改饌陽厭。賓出。是虞祭不養也。蓋虞是葬畢迎精之祭。與特牲少牢吉祭異。故不能備禮也。今案。虞爲喪祭。互詳既夕三虞下及篇末。

士虞禮。特豕饋食。饋。猶。歸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南順。言陳虞祭牲酒器具之事。○特豕。一豕也。自始死至葬。皆曰饋食。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則下大夫與士虞同牲。方氏苞云。曰特豕。以別於吉祭也。自小斂至祖皆用豚。遺奠及虞始用豕。今案賈疏據左傳十日曰牲。謂此虞爲喪祭。又葬日虞無卜牲之禮。故指豕體而言。說亦可通。儀禮。吉祭云特性。故喪祭云特豕。質言之。但特性特豕。皆謂一豕。散文亦通。故記又稱牲也。注云。饋猶歸也者。說文。饋。餉也。段氏注云。饋之言歸也。論語。饋孔子豚。古論作饋。魯論作歸。是二字通。故鄭以歸釋之。周禮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是生人飲食亦稱饋。方氏苞云。昏禮婦歸之明日。以特豚饋。子孫忠養之始也。既葬而虞。以特豕饋食。追養之始也。此先王制禮。

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義。側亨於廂門外之右東面。側亨。亨一胖也。亨於饗用饗。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疏。正義曰。注曰側亨。亨一胖也者。謂左胖也。詳下記。李氏云。吉禮左右胖皆亨。虞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俎亨一胖而已。方氏苞云。吉祭敷筵設同几。祖妣共之。虞則或父或母。卽並有喪。亦一先一後。故義變於吉。非有惜於牲體也。吳氏廷華以特性側殺例之。謂側爲一豕。案彼云側殺。是殺一牲。此云側亨。明亨一胖。吳說恐未然。云亨於饗用饗者。以經但云亨不云饗。故注明之。亨必於饗。必用饗。每饗一饗。下魚腊饗亦然。詳特性亨于門外東方下。云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者。特性。吉祭亨于東方。此云廂門外之右東面。明在西方。是變於吉也。云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者。案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爲喪祭。明日。祔于祖父。鄭彼注云。虞。喪祭也。卒哭吉祭。下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注。亦引檀弓而申之云。如是虞

爲喪祭。卒哭爲吉祭。此注乃云祔而以吉祭易喪祭者。以卒哭與祔祭相連。故并祔言之。其實吉祭之稱亦無定。萬氏

斯大云。未葬之前。有奠無祭。葬之日。以虞易奠。謂之喪祭。終虞之明日。卒哭有祭。乃謂之吉祭。然考喪大記有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吉祭指四時常祭。則卒哭耐練祥禫。雖稱吉祭。而猶未即同於吉。蓋視喪祭則已爲吉。視四時常祭。則猶在喪中也。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故始死及小斂之奠不席。大斂後奠始有席。虞祭不致爵。據曾子問經注。練祭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以漸遠而神之。此孝子喪親奠祭之節次也。案萬說頗詳。故錄之。云鬼神所在則曰。席。尊言之者。此處在殯宮。實寢也。而曰席。故注云。尊言之。士喪禮。巫止于廂門外。注云。凡宮有鬼神曰廂是也。魚腊饗亞之北上。饗。〔疏〕正義曰。云亞之。次於豕。土喪禮。巫止于廂門外。注云。凡宮有鬼神曰廂是也。魚腊饗亞之北上。饗。〔疏〕正義曰。云亞之。次於豕。

句云。北上者。豕最北。魚次之。腊又次之。敖氏云。于特豕云亨。云東。饋饗在東壁。西面上齊於屋宇。於虞有。亨饋之饗。〔疏〕正義曰。特性記。饋饗在西壁。此在東壁。亦變於吉也。注云。炊黍稷曰饋。饋北上。上齊於屋宇。彌吉。〔疏〕俱詳特性主婦視饋饗下。云於虞有亨饋之饗彌吉者。賈疏云。小斂大斂。未有黍稷。朔月薦新之等。始有黍稷向吉。仍未有饗。至此始有亨饋之饗。故云彌吉。吳氏廷華疑義云。朔奠既有黍稷。斷無饋饗之理。彼文略耳。賈謂彼未有饗。是以士喪禮所陳黍稷皆生矣。豈不大誤。且虞本喪祭。烏得言吉。彌字亦習語可厭。今案吳說似有理。

存之。設洗於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當西。〔疏〕正義曰。篚在東。在洗東也。注云。反吉在洗西。此皆與之相反。故云反吉也。云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者。吉時設洗于阼階東南。水在洗東。篚在洗西。此皆與之相反。故云反吉也。云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者。吉時設洗于阼階東南。當尊于室中北墻下。當戶兩甌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酒在東。上體也。〔疏〕正義曰。敖氏云。祭而尊于室中。且用醴以饗神。酒以飲尸。亦見其未甚變於奠也。兩甌西上。亦以神席在西也。尊之所上。吉凶同。郝氏云。當戶。尊在室東北隅也。室戶在東南隅。當之向明也。無禁。尊者地也。加勺。冪上。枋向南。便取也。方氏苞云。虞所獻唯及視佐食。無室外之事。故設尊不于堂上。吳氏章句云。雜記。暢。白以掬。杵以梧。注謂喪祭所用。此無甔。則士禮不用也。注云。酒在東。上體也者。尊以西爲上。酒在東則醴在西。故云上體也。吉祭玄酒在西。此無玄酒。以醴代之。云絺布。葛屬者。賈疏云。絺給以葛爲之。布以麻爲之。絺布麻葛雜。故有兩號。吳氏廷華疑義云。絺亦可言布。何必以麻爲說。王尙書經義述聞云。冪用絺布者。夏用絺。冬用布也。燕禮。冪用綌若錫。鄭彼注曰。冬夏異也。疏。

儀禮正義 卷三十二

曰夏宜用絺冬宜用錫大射儀器用錫若絺注曰錫細布也絺細葛也以此例之器用絺布猶言器用絺若布耳絺用於夏布用於冬不同物也少牢禮日用了已亦是或丁或巳唯其所用與此器用絺布文義正同鄭合絺布為一物非也今案賈以絺布為麻葛雜說無所據吳氏駁之是矣至述聞分絺布為二物似得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几始(疏)正義曰周禮司几筵

素几此陳于堂上西序下也或為階下當序非注云有几始鬼神也者檀弓曰虞而立尸有几筵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始以鬼神之禮事之注義本此但注唯言有几者以席則大斂奠時已有几則至虞始設之故唯云有几也檀弓孔疏云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几筵喪事素几鄭注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直荆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饌于西

坵上(疏)正義曰注云直猶藉也者下取黍稷祭于直注云直所以藉祭也荆切也斷也直荆茅者藉也(疏)謂斷茅以為直而置黍稷之祭於其上藉義焉故謂直為藉必用茅者取其潔也易曰藉

用白茅无咎直亦作菹說文菹茅藉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注茅以共祭之直直以藉祭鄉師共茅菹鄭注菹土虞禮所謂直荆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歟司巫祭祀共菹館鄭注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土虞禮曰直荆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坵上又曰祝盥升取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今案鄭周禮注以菹為直謂館若筐而引此經實于筐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亦作筐字雖異而義則同西坵在堂上西南隅下祝升取直取於此也

一鉶亞之(疏)正義曰此兩豆尸前之正豆也醢在西則菹在東也一鉶亞之又(疏)在菹以東也賈疏云此饌繼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為主向東陳之其說也是也敖氏謂鉶在醢西誤一鉶豕鉶也吳氏章句云下記豆實葵菹醢醢從獻豆同○注云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者案設之謂設于室尸在室東面設者西面醢在北當尸之左菹在南當尸之右尸乃得右取菹揆于醢祭于豆間此饌于堂醢西而菹東南面取之得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豆從

左取菹右取醢入室西面設之亦得菹在南醢在北故云便其設之也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豆從

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北(疏)正義曰豆兩亞之次籩以東也四籩亞之又次豆以東也北上謂兩豆四籩上道與東不東陳別於正(疏)各自為次也吳氏章句云下記籩實棗栗栗擇四則各二也注云豆從主人獻

奉饗者以饗承盥手下注之水。謂之沃盥。官氏獻瑤云。內則曰。進盥。少者奉饗。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大約進盥於尊者之禮皆如此。今案單巾在其東。在饗區之東也。簞。竹器。以簞盛巾。故謂之簞巾。凡設饗區。必有簞巾隨之。備盥訖挽手也。公食大夫禮。小臣具饗區在東堂下。注云。為公盥也。公尊不就洗。亦與祭禮戶同也。不言單巾。略耳。餘詳特牲記。○張氏惠言云。在西階之南。據下淳戶盥。賈疏兩言在西階之東。則與少牢同。今案經文各本皆作南。恐賈所見本偶誤。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上。設局扉。門外之右。門西也。〔疏〕正義曰。李氏云。鼎門外北面

陳于門外之右耳。今案上側亭于廣門外之右。故此陳鼎亦于門外之右。近亭也。注云。門外之右。門西也者。下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與吉祭之設于阼階前西面者。亦異。蓋皆變於吉。每鼎皆設局扉。設之先扉後局。徹之先局

後扉。云今文屬為鉉。詳十冠禮。匕俎在西塾之西。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疏〕正義曰。注云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者。下羞

上也。王氏士讓云。七加于俎上。鼎在門西。故七俎從鼎亦在西。云塾有西者。是室南鄉者。李氏云。塾有東西。有內外。一門而塾四也。外塾南鄉。則內塾北鄉。今案下云內西塾。此不言內。明是外西塾也。故注云是室南鄉。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疏〕正義曰。敖氏云。燔。炙肉也。言羞見其非正俎。南順。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耳。不言肝俎。肝先進。此時亦設之可知。設肝俎當在燔西。便其先取之也。褚

氏云。南順者。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執俎者于塾上向北。執其下端也。注云南面。似失之。肝俎先進。先進者

必近東。故在燔東。注是也。今案褚說得之。然經但言燔。不言肝者。燔之羞在肝後。經故舉燔以該肝也。又敖氏以塾為有階。褚氏謂內外塾俱無階。案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有堂宜有階。俟考。方氏苞云。牲饗在門外。而燔俎

乃在內塾者。俟正俎既升。然後以俎出受燔。不相混也。○案凡陳列吉祭。在東。此多在西者。皆有變於吉之意。

右陳虞祭牲酒器具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

之。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鬢散帶垂。〔疏〕正義曰。自此至宗人西階北面。言主人及賓自門外入即位之事。○朝夕臨位也。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疏〕即士喪禮朝夕哭位也。凡朝夕哭。丈夫皆先即位于門外而後入門。此亦如之。

其位丈夫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面上。賓繼之北上。婦人即位于堂南上。據此則主人及兄弟賓執事者位當西面北上。婦人及內兄弟當在堂南上。其服亦當如葬服也。方氏苞云。小斂後。婦人即位于堂。既葬而仍朝夕奠之位何也。

主尚未作而遽入于房。義無所處。且尸入當哭踊也。王氏士讓云。送往之情。虞祭亦一大節限。故俱至與祭。服前服也。注云。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鬢散帶垂也者。彼注云。為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鬢。婦人之變。喪服小記

曰。男子免而婦人鬢。李氏云。鬢散帶垂。自啓至葬之服也。敖氏云。葬服。主人鬢髮。衆主人及兄弟免而大功以上者。皆散帶垂也。弔服疑衰。素冠麻經帶也。今案喪服小記云。及虞則皆免。注云皆免。自主人至總麻。敖謂主人鬢

髮。恐非。此如葬服者。以其葬日反。日中而虞。故及三虞不易服也。卒哭則變服矣。云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者。案虞祭哀未忘。主人未躬親。故多以賓客執事。萬氏斯大云。考既夕禮。既葬反哭。賓致弔即降出。主人送于門外。

是賓已退矣。此虞禮即行于送賓之後。別無宿賓迎賓之事。而即位獻爵。復有賓執事何歟。案雜記云。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是反哭之後。相見之賓已退。朋友之賓尚留。故得即與於執事。不俟更宿也。吳氏疑義云。賓來

執事。即曾子問所謂士則朋友奠也。朋友不足。雖取于大功上下。然此言弔服則第言朋友可知。如曲禮僚友執友交遊。皆友也。即皆賓也。今案萬氏吳氏申賓義甚詳。賈疏僅以僚友言。狹矣。祝免。澡葛經帶。

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周禮喪祝職曰。掌喪祭祝號。注。喪祭。虞也。主人變服則除。右几。於席近南也。然則此篇之祝。亦喪祝矣。又云。周禮小宗伯職曰。既葬。詔相喪祭之

禮。注。喪祭。虞祔也。肆師職曰。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肆師屬宗伯。然則此篇祝宗人。蓋亦公臣與。今案士昏禮。席于席奧東面右几。此布席于室中東面。亦席于奧也。降。降堂。出。出門。云及宗人者。宗人本在門外。祝先

入室布席。今乃出而與宗人同即門外位也。門西。公有司位。亦可見祝宗人為公臣也。李氏云。南上。祝為上。注云。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者。上賓執事者如弔服。此祝亦執事之列。而服免嫌太重。故注明之。張氏

爾歧云。祝執事而免者。以其身親祭祀之禮。不嫌於重也。今案喪服小記云。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為兄弟報虞。卒哭則免。是免為重服也。云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經及帶。接神宜變也者。

儀禮正義 十四 卷三十二

案喪服小功章。澡麻帶經。彼注云。澡者。治去李垢。澡麻為輕服。則澡葛又輕于葛可知。故注云。接神宜變也。李氏云。視親祭宜進而從重。接神宜變而之輕是也。云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用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者。以經但云視免澡葛經帶。則其餘皆用服矣。上賓執事者如用服。士之屬官。亦在賓執事之內。故知為其長用服加麻也。此無正文。以視決之。既卒哭主人變服。詳下記丈夫說經帶于廣門外下。主人變服。則屬官之用服亦除。云右几。於席近南也者。布席東面。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臨。朝。〔疏〕正義曰。敖氏云。則右在南。故云於席近南也。

具。遂請行祭事也。拜賓如臨。謂旁三拜也。今案士喪禮。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主人拜賓旁三。入門哭。婦人踊。踊亦哭也。

哭位。既夕曰。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疏〕正義曰。此主人即位于堂。如反哭位。則在西階上東面矣。兄弟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此則異於朝夕。〔疏〕賓亦與衆主人同在堂下東面也。注云。此則異於朝夕者。前門

外位。云如朝夕臨位。此門內位。云如反哭位。是異於朝夕也。士喪禮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祝入門左北面。〔疏〕正義曰。祝入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位。〔疏〕面。以主人在西階上

也。執事。即上兄弟。宗人西階前北面。當詔主人。賓即位于西方者。宗人西階前北面。及賓之事。〔疏〕正義曰。亦以主人在西階上也。宗人當詔禮。故近主人。宗人即升堂。是以下記云主人在室。則宗人

升戶外北面。注云。當詔主人室事是也。

右主人及賓自門外入即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解升。止哭。〔疏〕正義曰。自此至哭出復位。縮。從也。古。〔疏〕言陰厭之事。禮經釋例

云。凡尸未入室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此為神布席于奧也。至主人及視入室後。贊薦菹醢。醢在北。此薦豆也。又云。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此設俎也。又云。贊設二敦于俎南。

黍其東稷。此設敦也。又云。設一銅于豆南。此設銅也。又云。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俎于銅南。復位。此酌奠及啓會也。又云。主人再拜稽首。祝饗。此饗神也。是虞祭陰厭。惟薦豆設敦設銅。

皆贊爲之。不用主婦。酌奠以醴不以酒。及祝饗後。有命佐食祭于苴之禮。與特牲吉祭異。餘皆大略同也。詳特牲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下。又改饌西北隅爲陽厭。詳於篇末。上設苴在西站上。此祝盥手升堂于西站上取之也。降洗之者。苴所以藉祭。致其潔也。洗而復升堂入室。設于几東席上者。前布席室中東面右几。此設于席上而云几東。則亦設于右。在几前也。東縮。謂設之自西而東。以西爲上也。李氏云。順神東面也。吳氏紱云。苴東縮。則苴亦有首尾。以首近神而尾向東也。先設苴者。以下祭黍稷膚祭皆奠于苴上也。洗禪以將酌醴。升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者。俟主人入室。乃從入也。止哭。爲將祭也。注云。古文縮爲蹙。詳鄉飲酒禮。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於階上東面。與西序近。故知北旋倚杖西序乃入也。引喪服小室。耐杖不升於堂。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疏〕正義曰。經云主人倚杖入。而注知倚杖西序者。以主人在西記者。證虞祭杖不入室。故倚之乃入。又云。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者。此無正文。鄭以喪服小記推而知之也。祝從在左西面者。祝在主人之左。與主人同面也。方氏苞云。凡吉祭。祝先入而主人從。先入以導主人也。虞則人子以神事其親之始。猶親在時朝夕御食。不忍遽變其常。故主人先而祝從也。今案方說。蓋本下記尸入祝從尸注。詳後。贊薦菹醢醢在北。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下者。〔疏〕正義曰。贊謂賓來助祭執事者也。醢在北。則菹在南。從右取菹左搗醢之便也。注云。主婦不薦。齊斬者。〔疏〕之服不執事也者。特牲。主婦薦。此使贊薦。故云主婦不薦也。引曾子問者。證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李氏如圭云。與祭。謂執事也。天子諸侯之執事者。其臣也。大夫辟正君。其臣不執事。兄弟齊衰者執事。士卑不嫌與君同。故使其屬執事。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不取齊衰者。又辟大夫也。賈疏云。此齊斬不執事。唯爲今時。至于尸入之後亦執事。兩簠兩豆設于會南。至於耐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知者下記云其他如饋食。案特牲云。主人在右。及佐食。舉性鼎是也。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舉。舉鼎也。長在左。在西。〔疏〕正義曰。佐食。佐尸食者。執事。舉性鼎是也。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方位也。凡事宗人詔之。實助祭者。長。卽賓長也。敖氏云。下云佐食及右人載。是佐食非長也。乃先言之者。以其有常職故爾。吳氏章句云。舉者。門內盥異於奠也。特牲。主人親舉。此喪禮異也。李氏云。吉禮長在右。今案注云長在左。在西方位也者。鼎北面以西爲左。故知位在西方也。云凡事宗人詔之者。言凡則舉鼎載俎等事。皆宗人詔也。特牲曰。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又曰。宗人執畢先入。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鼎。

七佐食及右人載。

載、載於俎。佐食載。則亦在右。〔疏〕正義曰。特性。鼎設于阼階前西面。此設于西階前東面。亦異於吉也。敖氏云。此執七俎者亦三人。各兼執七俎。

也。從設。從鼎入而各設於其鼎之東。其設之法。俎東順而西枋也。左人亦抽屬予左手取薦委于鼎北。加屬乃執七。而七惟言抽屬。七。文省耳。吳氏章句云。案雜記。七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刻其柄與末。注以爲

喪祭所用。則此亦常有畢。畢亦言抽。因屬及之也。七者東面。佐食及右人載北面。注云。佐食載則亦在右。卒枋矣者。以經云左人七。右人載。佐食與右人同載。是亦在右也。云今文屬爲鉉。古文。鼎爲密者。詳士冠禮。

者逆退復位。

復位。〔疏〕正義曰。盛氏云。七者。卽左人也。逆退。七。鼎者先退也。賓位在西方。載者將設俎。故未退。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亞。次也。

今文無〔疏〕。正義曰。盛氏云。魚亞之。又在豕東也。豕魚二俎並設。而腊在豕北無偶。故曰特。士昏禮云。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此宜亦如之。注云。今文無之字者。胡氏承琪云。鄭以上文云一。銅亞之。

又云。從獸豆兩亞之。四籩亞之。皆有之字。故從古文。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蓋實。尊。〔疏〕正義曰。設二敦于俎南。西黍東稷。是黍在豕南。稷在魚南。以西爲上。

故云尊黍也。此敦實也。而注云蓋實。義詳特性佐食分籩錡下。設一錡于豆南。羹。菜。〔疏〕正義曰。豆南。菹南也。注云。錡。菜羹也者。佐食出立于戶西。饌已也。今文。〔疏〕正義曰。注云饌已也者。以設饌已畢。故暫出以待後事也。然則上設俎者佐食。

立之所在。故不從也。胡氏承琪云。案特性禮。祝洗酌奠。奠于錡南。之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彼出立在啓會之後。此則設俎後卽出立于戶西下。乃啓會。卻于敦南復位。注云復位出立于戶西。是此佐食

有兩番出立。與特性異。其戶西之位則同。此不言南面。故下記文。贊者徹鼎。反於門。〔疏〕正義曰。前陳鼎在門又明之曰。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贊者徹鼎。外。〔疏〕外。今徹之亦於門外。故

云反也。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疏〕正義曰。李氏如

言酌奠。此醴酒並有。明所酌者醴也。吉祭以玄酒配酒。不嫌酌玄酒。故言酌奠而已。方氏苞云。凡喪奠皆醴酒並設。蓋象親生時。饌有所宜。時有所欲。而陰厭所酌惟醴。以朝夕常饋。醴列漿飲中。親沒未久。仍奉以人道也。至卽遠

言酌奠。此醴酒並有。明所酌者醴也。吉祭以玄酒配酒。不嫌酌玄酒。故言酌奠而已。方氏苞云。凡喪奠皆醴酒並設。蓋象親生時。饌有所宜。時有所欲。而陰厭所酌惟醴。以朝夕常饋。醴列漿飲中。親沒未久。仍奉以人道也。至卽遠

而吉祭。則薦馨致味。必以酒爲宜矣。今案下饋尸以酒。吳氏章句云。祝酌醴北面。命佐食啓會。尊南南面。注。祝云。會、合也。謂敦蓋也者。詳士喪禮朔月奠用瓦敦有蓋下。復位出立於尸西。解見上。今文啓爲開。詳士昏禮。祝奠解于鋤南復位。復位。復主。人之左。〔疏〕正義曰。敖氏云。此酌醴用解。別于酌獻也。先啓會乃奠。亦異於吉。主

人再拜稽首〔疏〕

正義曰。敖氏云。爲食具也。方氏苞云。自斂奠至遺奠。主人惟哭踊。至是而後拜何也。子事父母之禮。莫詳于內則。未嘗有拜。卽世子問寢視膳。亦無拜禮。蓋拜者。君臣朋友饗燕之禮也。未葬親之魄體。尙在宮中。不忍父母而賓客之也。至迎精而反。則以神道事之。故尸未入而陰厭。爲主人祭拜之始。祝饗命佐食祭。饗。告神饗也。此祭。祭於且也。與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疏〕正義曰。注云。饗。告神饗也者。謂告神饗此祭也。云此祭祭於且也者。謂此命佐食皇祖某甫尙饗是也。〔疏〕祭。卽下祭于且是也。吳氏章句云。祝命亦南面。云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與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者。謂饗神有辭。辭卽記所云也。又下祝祝卒。主人拜如初。注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辭。或又迎尸後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注云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二者注皆未明言所祝何辭。賈疏以此注引記爲陰厭饗神辭。以下注云。釋孝子祭辭。爲當與少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同。但稱哀爲異。以下記饗辭云。哀子某主爲而哀薦之饗。爲迎尸後祝辭。敖氏則以哀子某主爲而哀薦之饗。爲此節饗辭。以哀子某哀顯相夙與夜處云云。爲迎尸前祝辭。其迎尸後祝辭。敖未言所用。徐氏乾學曰。使三者果皆有辭。則記文必備詳之矣。胡爲列其二而遺其一。愚謂經既言祝。祝則必有辭無疑。若上所言祝饗。則未必有辭也。何以言之。尸未入而告神。止一事爾。胡爲既有饗辭。而又有祝辭。饗辭已有潔性剛鬣嘉薦普淖之語。而祝辭復有柔毛剛鬣嘉薦普淖之語。何辭之重而意之複也。古人必無是禮也。愚以爲經言祝饗。不過祝以饗告神。而未有辭。至佐食代祭之後。始讀祝以告神爾。故今定以夙與夜處云云。爲告神之辭。以主爲而哀薦之云云。爲告尸之辭。前說以告神。故有適爾皇祖之語。後說以告尸。故但言主爲而哀薦之。且前既告以牲醴諸饌。則於此不必復告也。至於鄭賈以意妄補之說。則斷斷不敢從焉。今案經云祝饗。係目其事。下云祝祝卒。乃是釋其辭。注云告神饗者。卽記所云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引記哀子某哀顯相夙與夜處云云。以明饗辭者。乃是豫言之。非謂此時卽釋此辭也。故下祝祝卒注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辭。而不更言何辭。明所釋卽夙與夜處云云之辭也。又記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與夜處下。注云曰。辭也。祝。祝之辭也。是亦可證。鄭意固以祝祝所釋之辭。卽上注所云

饗神辭明矣。徐氏謂告神止一辭甚是。但謂祝饗未必有辭。猶未確。又解迎尸前祝辭。爲如少牢孝孫某以下云云。乃賈疏之說。徐氏并以告鄭。亦非。江氏筠云。迎尸上祝辭。疏謂宜與少牢同。案記哀子某哀顯相云云。卽其與少牢同者也。彼吉祭。故云孝孫。云歲事。云以某妃配。此喪祭。故云哀子。云禘事。云適爾皇祖。彼大夫禮。故有柔毛。此士禮。故惟剛鬣。既有此辭見之記矣。何得別有辭同少牢乎。案江氏駁賈之說是也。又敖氏以圭爲而哀薦之。爲此節饗辭。褚氏云事神之辭宜詳。事尸之辭宜略。此辭宜用于尸。不可易之于神。褚氏駁敖之說。亦是也。至賈疏以圭爲而哀薦之。爲迎尸後祝辭。尙有根據。詳後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下。

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解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苴。所以藉祭也。孝

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疏〕正義曰。李氏云。益反奠之。復酌醴而還奠于錫南也。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疏〕敖氏云。祭爲神祭食也。爲神祭當與尸祭異處。故以苴

藉之。三者。三祭之也。每一祭畢。則反取之。祭膚祭如初。亦于苴三也。記曰。膚祭三取諸左膾上。神祭用膚。亦別于尸也。祝取奠解祭。于苴亦三注之。不盡者。三祭而不盡其體也。既祭更酌而益之。乃反奠于故處。主人拜爲饗

也。方氏苞云。此孝子躬祭于室中之始也。鬼神依人而行。故使祝佐食代祭。冀迎精而反。庶或陟降而馮之也。喪奠無此禮。尸柩尙在堂。不忍使人代也。吉祭陰厭無此禮。僂見懷聞。自致其忱愷可矣。非若音容始隔。不敢遽易朝夕

御食之常也。注云。鈞祖。如今擐衣也者。釋文擐作擐。云手發衣曰擐。說文。擐。貫也。廣雅。擐。著也。賈疏謂鈞祖。若漢時人擐衣以露臂。敖氏云。鈞祖。掩其袂以出臂。然則鈞祖。卽肉祖也。江氏永云。凡經傳單言祖者。祖而無衣。肉祖也。言襦或連言襦者。祖而有衣是也。云苴所以藉祭也者。詳上苴刲茅下。云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

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者。此鄭解虞祭有苴之義也。據下記無尸者亦祭于苴。賈疏謂天子諸侯吉祭亦有苴。恐非鄭義。云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者。案古者既虞埋重。乃作主。故檀弓以重爲主道。或因苴亦是虞祭設之。遂以苴爲主道如重然。但鄭意謂大夫士無主。特牲少牢二篇。不見有設主之文。若苴爲主道。則特

牲少牢亦當有主象而無主何乎。此鄭破或之說也。○案鄭氏謂大夫士無主。詳駁五經異義。各書所引詳略不同。今擇要錄之。五經異義曰。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

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又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

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于其背。又曰。今春秋公羊說。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

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菴。許君謹案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祐于西圃。祐、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爲主。鄭君駁之曰。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菴。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祐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鄭又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鄉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此鄭駁五經異義之說也。說文。祫、宗廟主也。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段氏玉裁云。許以宗廟主爲祫字本義。以大夫石主爲或義。是許亦不以大夫有主爲定論也。禮經釋例云。古禮。大夫士無主。當亦指諸侯以上。所引士虞記。蓋禮之逸文。魏徐邈。王肅。後魏清河王懌。皆以爲大夫士當有主。然別無經傳可據。惟左傳哀十六年孔悝一事耳。考孔悝反。鄭康成以爲所出君之主。孔冲遠以爲僭禮。孔說是也。故司馬氏書儀。亦不云大夫士有主。但爲祠版之制而已。朱氏家禮始有主。近汪氏琬力持古大夫士有主之說。而排舊義。夫古今異宜。古禮之不行於今者多矣。古禮大夫以下無主。今有主。亦禮緣義起者也。倘以今時大夫以下有主。遂強謂古亦有主。則今時祭禮無尸。亦謂古祭禮無尸乎。又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祫。賈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他如士昏禮婦奠菜于席。聘禮實幣于廟。皆不云有主。不獨特性少牢爲然也。今案近儒萬氏斯大。方氏苞。皆謂大夫士有主。然皆由重推之。亦無確據。故不錄其說焉。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祝者。釋孝子〔疏〕云。正義曰。祝祝卒者。謂祝讀饗辭畢也。此與特性陰厭言卒祝同。饗辭。卽上夙與夜處云云是也。江氏筠祭辭。〔疏〕云。案祝辭于末必云饗。故又或謂之饗辭。饗祝二者。經實通言。非有二也。是祝辭卽饗辭矣。主人拜如初。亦再拜稽首也。方氏苞云。吉祭。尸未入室。設饌祝神。祝酌奠者一。主人再拜稽首者二。虞則祝奠饌者再。主人再拜稽首者三。形音未遠。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於尸未入宜詳也。今案上祝奠饌于鋪南。主人再拜稽首。又祝取奠饌祭後。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此祝祝卒。主人又再拜稽首。是祝奠饌者再。主人再拜稽首者三。亦異於吉也。出復位者。復西階上東面之位。方氏苞云。加哭于出之上。見饗祝時不哭。甫出戶而嗚咽不自禁也。注解詳上。

右設饌饗神是爲陰厭

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

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疏〕正義曰。自此至尸拜遂

坐。言迎尸安尸之事。○吉祭無從尸者。此有之。亦變於吉。饌以實牲體。祭畢奉以出。下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
篚。注云。篚猶吉祭之有肝俎。詳下。注云。尸主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
尸而主意焉者。此鄭解虞祭初立尸之意也。蘇氏軾云。孝子求神而祭。無主則不依。無尸則不享。朱子云。古人于祭
祀必立之尸。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散者庶乎復聚。楊氏復云。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
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不言適孫。是容無適而用庶。郝氏敬云。既饗神後迎尸。神降而
後尸入也。餘詳特牲筮尸下。云一人。主人兄弟者。以經云衰絰。故知爲主人兄弟。吳氏章句云。兄弟大功以上者。
故衰絰而不免。王氏士讓云。從尸以主人之兄弟。使神有所親也。今案尸與從尸者。皆亡者之親屬。從尸者哭而尸不
哭。方氏苞謂象神不可以衰弛其敬是也。云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彼注云。贈以幣。送死者于壙也。
于主人贈祝先歸。孔疏。既封謂葬已下棺。祝先歸宿戒虞尸。鄭因此經無
宿尸之事。故引以證之。明先宿尸而後迎尸也。不筮尸者。喪祭略也。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
入主人不降者。喪〔疏〕正義曰。經言踊不言哭者。踊甚于哭也。方氏苞云。喪禮有哭而不踊。無踊而不哭是也。
事主哀不主敬。〔疏〕注云。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者。賈疏云。主人在西序東面。衆主人西階下亦東面。婦人堂
上當東序西面。故主人與兄弟見尸先踊。婦人後見尸故後踊。是有先後。今案據特牲少牢。尸入門左。此不言左。當
亦如之。故見有先後也。云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者。以特牲少牢禮皆云。主人降立于阼階東。此不云降。
故注明。淳尸。盥宗人授巾。淳、沃也。沃尸盥。〔疏〕正義曰。詳特牲記
之也。沃尸盥宗人授巾者。賓執事者也。〔疏〕沃尸盥者一人下。尸及階。祝延尸。延、進也。〔疏〕正義
詳特牲尸至于階。祝延尸下。尸升宗人詔踊如初。言詔誦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者。以經
氏士讓云。尸入門踊。升階踊。入戶踊。凡三節。皆宗人詔之。經獨著之于尸升。詳中閒以該前
後也。吳氏章句云。哀至而踊。何待于詔。蓋踊則舉止失常。恐其厭于尸而不踊。故詔以遂之。尸入戶。踊如初。哭
止。尊尸。〔疏〕正義曰。以尸既入戶。室中將行事。婦人入于房。辟執事。〔疏〕正義曰。婦人位在堂上。祭時執事者
獻畢。尸將出。又復位而哭。吳氏章句云。婦人祭則在房。此主人及祝拜安尸。尸拜遂坐。安、安〔疏〕正義
將祭有事于房。故入。不但辟執事者而已。今案吳說亦通。主人及祝拜安尸。尸拜遂坐。安、安〔疏〕正義

尸拜。卽答拜也。特性少牢。尸皆答拜。此尸先坐拜安尸後。與特性異。與少牢同。詳少牢禮。注云。安。安坐也。詳特性禮。

右迎尸安尸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北。席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反黍如初設。言饗尸尸九飯之事。○從者。卽

也。吳氏章句云。不於右者。右有几。今案吉祭用肝俎。主人自羞。此用篚。從者錯之。亦異於吉。注云。北。席北也者。經云立于其北。明在席之北也。必于席北者。近篚。敖氏云。立俟其畢也。方氏苞云。室中尊嚴。而從者

久立于尸左。何也。不忍遽異於生也。今案內則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餼。父沒母存。冢子御食。此從者立于席北。蓋亦如生時之有侍食者也。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擣于醢。祭于

豆閒。〔疏〕正義曰。擣于醢。特性作擣醢。注云。染于醢也。案此字當作擣。說文。擣。染也。从手奠聲。段氏注云。擣。擣旁本从奠。譌而从需。周禮。大祝九祭。六曰擣祭。士虞禮。特性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

經文。凡用擣字二十。唐石經。周禮。士虞。皆作擣。特性。少牢。有司。皆作擣。參差華異。此非經字不一。乃周禮士虞。經淺人妄改也。互詳士喪禮。漢濯棄于坎下。張氏爾岐云。尸取奠。取祝所反奠于銅南之觶也。左執之者。以

右手將祭也。郝氏敬云。饌始菹醢。豆近席。尸自取。俎敦速。祝命祝命佐食。隋祭。祝命祝命佐食。取之。今案命佐食取之。下經是也。豆閒。詳特性祝命投祭下。祝命佐食。隋祭。下祭曰隋。隋之言猶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

此也。今文墮爲綬。特性少牢或爲羞。〔疏〕正義曰。隋。各本皆作墮。惟集釋作隋。注內六墮字。各本皆同作墮。集釋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疏〕惟墮下字作墮。餘五字皆作隋。又各本言字在猶字下。集釋作言猶。釋文

出猶墮二字。張氏淳識誤云。注曰墮之。猶言墮下也。案釋文云猶墮。則言字當在猶字上。墮下之墮當作墮。今本以墮解墮。其誤不待辨。從釋文。戴氏震云。儀禮作隋。故注以墮解之。若墮乃墮之俗體耳。注文當作隋之言猶墮。張

氏不知上墮字與經並應爲隋。而改下墮字以從俗。疎矣。校勘記云。儀禮隋祭或作墮。或作隋。諸本不能畫一。說文。隋。裂肉也。唐韻。徒果切。此字惟周禮有之。他經罕見。自隋以來。借爲隨字。而本音本義亡矣。此注以墮下釋隋

祭。世遂以墮代隋。閒有作隋者。據周禮正之可也。今案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鄭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小祝。贊隋。注。隋尸之祭也。字皆作隋。說文。隋。裂肉也。从肉隴。音聲。段氏注云。衣部曰裂。

續餘也。引仲之。凡餘皆曰爨。爨肉。謂尸所祭之餘也。鄭注特牲少牢篇云。周禮作隋。隋與按讀同。又云。按讀爲隋。注管子問亦云綏。周禮作隋。爲鄭以隋爲正字。與許同也。今儀禮注隋皆作墮。誤。今案段說是也。鄭於少牢同祭于豆祭。注云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又上佐食以授祭。注云將受。亦尊尸餘而祭之。是其義亦與許同。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謂說文訓爨肉。與此無涉。又謂鄭所見周禮本作墮。皆非矣。此經及注。當以集釋本爲是。今從之。禮經釋例云。凡尸未食前之祭。謂之隋祭。又謂之授祭。詳特牲祝命授祭下。注云。下祭曰隋。隋之言猶墮下也者。此鄭以墮釋隋也。戴氏震云。墮與墮同。案說文敗城阜曰墮。又云。墮。篆文。段氏注云。小篆墮作墮。隸變作墮。俗作驟。墮本敗城阜之稱。引申爲凡地壞之稱是也。惠氏士奇云。說文作墮。一作墮。戰國策云。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白虎通曰。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墮。墮者毀也。飯以手。謂放飯於器曰墮。春秋傳。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焉。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士虞禮曰。墮祭。墮之爲言下也。猶放飯於器也。墮之爲言輸也。猶奠幣於神也。字當定作墮。今案惠說甚詳。但謂字當作墮。非。張氏爾岐云。下祭曰隋。謂從俎豆上取下當祭之物。以授尸使之祭。佐食但下之而已。賈以爲向下祭之誤。引周禮者。證字祧所謂隋。卽此隋祭之隋也。云今文隋爲綏者。鄭注特牲。引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隋祭。是古文作隋。今文作綏。鄭以隋爲正字。故從古文也。云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者。鄭以此字古文作隋爲正。而特牲少牢今文或本又有作羞者。尤失古文之正。故特辨之。章氏平云。鄭以羞失正。故特牲少牢注。皆不見是也。云齊魯之間。謂祭爲隋者。此以方言釋經也。○案賈疏舉經中不同五字墮授羞綏。又以特牲及此篇皆有授祭。謂墮亦兼授解。章氏云。鄭注禮以黍稷肺爲墮祭。不言菹醢爲墮祭。是不兼授祭解也。特牲疏云。授下有祭無醢。文義明白。此疏又兩岐。今案章說是也。儀禮經文士虞作隋。俗本又作墮。記作綏。特牲作授。少牢有司皆作綏。又特牲尸酢主人節。佐食授授祭。注云安亦當爲授。又云今文或皆改安作授。張氏淳據此謂經文授蓋安字。是經又有作安者。鄭注有司徹云。古文爲授。注少牢云。古文爲胙。是經又有作胙者。不僅加賈疏所舉五字已也。章氏云。特牲注安。亦當爲授。當云授亦當爲墮。亦者。亦上經祝命授祭也。今文或皆改安作授。當云今文或皆改墮作授。皆者。皆上經與此經也。胡氏云。古文墮有爲胙者。以聲近而誤。古文又有作局者。此又因授字形近而誤。授祭與授醢。本屬兩事。吳氏廷華以授祭爲卽搗祭。誤矣。又特牲。佐食授授祭。注出安字。賈士虞疏所舉五字。獨不及安。疑此經文本作佐食授綏祭。鄭云綏亦當爲授。今文或皆改授作綏耳。作安者。又後人以綏字而誤。并有傳寫以授爲授者。敷繼公遂以授祭爲授祭。尤誤之誤者矣。今案章氏胡氏疑注安字之誤。似亦是。今合諸注觀之。鄭意是以隋爲正字。以墮釋隋。以授字亦可通用。其餘字皆鄭所不從。說文。授。推也。玉篇。

韻會。引皆作擯。擯也。段氏云。擯亦有墮下之義。故鄭於特性篇不破按爲隋。至於下記不綴祭注云。綴當爲墮。少牢上佐食以綴祭注云。綴或作按。按讀爲墮。其綴祭如主人之禮。注云。綴亦當作按。有司徹其綴祭。注云。綴皆當作按。按讀爲藏其隋之隋。是皆以綴與隋義別。故易字爲按。而義讀從隋。章氏謂此注與特性注隋與按讀同者。義歸畫一是也。此篇今文亦作綴。鄭從古文隋。而於少牢有司二篇。不從古文斯與擯者。義已詳章氏胡氏說。佐食取黍

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將嘗醴奠之。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疏〕正義曰。上祝命佐食隋祭。即命佐食取以授尸祭也。黍

稷肺之祭爲隋祭。此與特性祝命按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同。吳氏章句云。凡遠于尸者。皆取而授之。尊之也。燕禮。公祭。膳宰贊授肺。此肺祭。祭肺也。下肺脊。則舉肺也。祭奠。先執後祭尊之。蔡氏德晉云。尸既祭

奠。乃讀祝而勸之饗。主人因拜。尸乃嘗醴。以示饗之也。奠之。復於故處也。注云。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者。前陰厭時。祝祝卒。主人拜如初。此經不言卒。注以爲亦祝祝卒。乃拜如彼也。拜爲祝祝故尸不答拜。所祝之

辭。注無明文。李氏云。下記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卽此祝辭。蓋本賈前疏說也。江氏筠云。鄭於下記饗辭注云。勸強尸之辭也。又特性祝饗。在尸執奠後。與此祝祝在尸祭奠後者。其節略同。而鄭於彼注云。其辭取於士

虞記。則賈以圭爲云云當之者。明爲鄭義無疑。今案江說是也。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膾之。左手執之。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疏〕正義曰。特性云。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膾之。左執之。與此同。詳特性禮。特性又云。乃食食舉。少牢亦云食舉。此

經無食舉之文。賈疏謂亦食舉。非也。方氏苞云。虞之異於吉祭者。不設肝俎。不備庶羞。尸不食舉。佐食不舉魚腊。亞飯舉魚腊實于簠。而不以授尸。祝不侑。主人不拜。蓋以主人心絕志擯。不得已而虞以安神。尸乃子屬。與主人同

憂。惟九飯爲饋食之大節。不可減損。賈疏又云。特性舉肺脊在邇敦後。此舉肺脊在邇敦前者。吉凶相變故也。褚氏云。肺脊不在三舉數中。故在邇敦前。注云。右手將有事也者。釋經左手執之之義。有事謂祭餽嘗餽。云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者。此豆亦菹豆也。詳特性尸實舉于菹豆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

黍錯于席上。邇。近。〔疏〕正義曰。錯置也。尸祭餽嘗餽。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疏〕正義曰。注云右手也。餘詳特性。尸祭餽嘗餽。遂以祭豕餽。嘗羊餽。〔疏〕者。謂以右手祭嘗也。

上注云。右手將有事指此。引少牢者。證此經祭嘗亦用柶也。但此無羊餽。惟一豕餽耳。下記亦云餽有柶。泰羹涪。自門入。設于餽南。載四豆設于左。博異味也。涪。肉汁也。

載、切〔疏〕正義曰。土昏禮云。大羹湑在饗。此自門入。蓋新自爨來。欲其熱也。方氏苞云。飯以醬湑。故湑必溫。肉也。是以無尸則無黍羹湑也。上經云。設一罏于豆南。又云。祝奠饗于罏南。則罏南有罏。而此云。設于罏南者。

賈疏云。罏北預留空處。以待黍羹是也。然則上奠罏南時。因黍羹湑未設。故繼罏言之。其實罏在湑南也。李氏云。昏禮。公食禮。大羹皆設于薦右。虞未忍異於生。敖氏云。設湑于右。亦因食生之禮。又以別於吉祭也。今案尸東面以南為右。此設于罏南者。設于右也。特性。設大羹湑于薦北。則在薦左矣。互詳彼下。載四豆者。四豆共一物。故不言所上。特性庶羞四豆。注云。臠炙載醢。少牢四豆。兩載兩醢。此庶羞惟用載者。敖氏云。變於吉。設於左者。

東面以北為左。少牢云。設于薦豆之北。此及特性云。設于左。亦謂薦豆之北也。薦豆。謂菹醢正豆也。庶羞為加豆。詳少牢上佐食羞載兩瓦豆下。注云。博異味也者。以設湑與載。所以廣異味。然喪祭雖設之亦不食。若吉祭則食之矣。少牢云。尸又食食載。特性尸實舉于菹豆。注云。為將食庶羞是也。云湑。肉汁也者。詳土昏禮。云載切肉也者。說文。載。大饗也。饗。切肉也。曲禮左殺右載。鄭注。殺。骨體也。載。切肉也。殺在俎。載在豆是也。但彼經載

在右者。孔疏謂為卿大夫與。尸飯播餘于篚。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疏〕正義曰。少儀云。小飯而亟之。注客燕食之禮。與此異也。尸飯播餘于篚。播餘於會。古文。播為半。〔疏〕云。備噉噉。雖待食之法。凡食皆然。飯小則或取於敦者多。而入於口者少。故有餘飯。○注云。不反餘也者。謂不可反之於敦。故播于篚。篚本以盛餘饌也。云古者飯用手者。曲禮。共飯不澤手。注云。為汗手不繫也。禮飯以手是也。云吉時播餘於會者。會。敦蓋也。此篚之設。本以代肝俎。唯喪祭乃有之。吉時無篚。故知播餘於會也。曲禮。毋放飯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是亦謂著手餘飯。不得反於本器中也。孔疏謂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不知棄於會者。正禮。棄於篚者。變禮。儀禮特牲少牢。不言播餘之法。明播於會者其常。喪祭播於篚。非常禮。故經特言之。云古文播為半者。胡氏承琪云。案播與半。一聲之轉。播。布也。散也。此言尸飯放其餘於篚。播義為近。故鄭從今文。吳氏章句云。一口

為一飯。故播其餘。始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實于篚。飯間啗肉。〔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幹。飯如此。九飯可知。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實于篚。飯間啗肉。安食氣。

祭。而佐食受之以實于篚也。吳氏章句云。每三飯一舉。不言獻幹。喪禮略也。注云。飯間啗肉。安食氣者。特性。舉肺脊以授尸注云。先食啗之。所以道食通氣。少牢食舉注云。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以為道也。彼皆未飯先啗。故云先食啗之。此三飯舉幹。注云。飯間啗肉。明初未食舉可知。敖氏云。不食舉。未忍同於吉是也。安食氣。義與彼同。褚氏云。注飯間啗肉安食氣。取其意耳。實不過啗之。蓋亦謂喪祭與吉祭異也。

又三飯舉

又三飯舉

又三飯舉

又三飯舉

又三飯舉

又三飯舉

脔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尸不受魚腊。〔疏〕正義曰。舉脔。亦佐食舉之也。敖氏云。初謂振祭脔之。下

脔。尸皆振祭脔之。此佐食舉魚腊。即云實于篚。不云尸。以喪不備味也。又三飯舉肩祭如初。後舉肩者。貴要

受脔之。是不受魚腊。與吉祭異。故云以喪不備味也。〔疏〕正義曰。注云。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者。案特牲少牢舉魚

腊。尸皆振祭脔之。此佐食舉魚腊。即云實于篚。不云尸。以喪不備味也。又三飯舉肩祭如初。後舉肩者。貴要

成也者。案祭統云。周人貴肩。故後舉之。要其成也。特牲注云。舉先正脊。後舉肩。終始之次。義與此同。又敖氏

以舉幹舉脔。脔肩爲三舉。禮經釋例。則以舉脊舉脔。脔肩爲四舉。與鄭注舉先正脊之說合。詳少牢食舉下。又此篇

初舉即羞庶羞。特牲少牢再舉始羞庶羞。與此異。俱詳彼下。舉魚腊俎。俎釋二個。猶遺也。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个、

〔疏〕正義曰。賈疏云。此經直舉魚腊俎盛于篚。俎釋三个不言盛性體者。案下記云。羹飪。升左肩臂臠脔。脔脊脅七

性體。故直舉魚腊而已。楊氏復云。俎釋三个。爲祭畢賜厭。設于西北隅。今案爲陽厭。每俎皆釋三个。經但言舉魚腊

俎。不言舉性俎者。以性俎除前舉四體外。在俎止存三个。故不復舉也。盛氏世佐云。此亦佐食舉之實于篚。以賈疏

證之。則舉魚腊俎下。似脫實于篚三字。注云。釋猶遺也者。案釋訓舍。遺亦訓舍。見呂覽注。故注轉釋爲遺。謂

舍之不舉也。遺又訓留。謂留三个於俎。以爲陽厭之用。特牲注云。俎釋三个。爲改饌西北隅遺之是也。云君子不盡

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此曲禮上文。彼注云。歡謂飲食。忠謂衣服。與此不同。鄭蓋取不盡不竭之義。以明釋之爲留

餘也。云个猶枚也者。詳特牲。云此腊亦七體。如其性也者。特牲記云。腊如牲骨。此性七體。故知腊亦七體也。方

氏苞云。牲腊並七體。魚七个。佐食前所舉性體四。則留俎者。惟臂臠脔三。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

故腊亦舉四體。魚舉四个。而留俎者亦三个也。舉者實于篚。故留者曰釋。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

如初設。九飯而已。土禮也。〔疏〕正義曰。禮經釋例云。佐食受肺脊。云受者。蓋亦尸自菹豆操以授之。今案上文

籩。猶吉祭之有井俎。佐食舉肺脊授尸。注云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明卒食。尸還取所奠之肺脊授

佐食。佐食受之以實于篚也。詳特牲尸實舉于菹豆下。江氏筠云。楊信齋敖君善則云。左手執以卒食。而未嘗奠。與注

異。褚氏寅亮云。如其說。則自祭錮以後。只用右手。而左手始終執肺脊不動。直至卒食始授佐食。恐無此儀。今案

而已。士禮也者。詳少牢尸始三飯下。敖氏云。尸九飯雖與吉祭同。然其閒無告飽拜侑之事。亦喪實威儀少也。云籩猶吉祭之有肝俎者。案特牲少牢。吉祭凡尸所食。皆加于肝俎。卒食舉肺脊加于肝。此虞祭無肝俎。以籩代之。凡尸所食。皆實于籩。卒食亦實肺脊于籩。與肝俎同。故云猶吉祭之有肝俎也。詳特牲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嘑之佐食受加于肝俎下。禮經釋例云。陳氏祥道曰。士虞禮不以肝俎而以籩。尙質故也。竊謂肝俎載心舌。籩不載心舌。肝俎設于俎北。籩設于席上。肝俎主人親設。籩則從者錯之。其例亦小異。是與肝俎同而不盡同也。

右饗尸尸九飯

主人洗廢爵酌酒酌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爵無足曰廢爵。酌。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酌酌。變吉也。凡異者皆變吉。古文。酌作酌。

〔疏〕正義曰。自此至升堂復位。言主人獻尸并獻祝及佐食之事。○禮經釋例云。凡卒食酌尸。皆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詳特牲。吳氏章句云。此獻也。曰酌者。示饋食不主飲以安食氣而已。方氏苞云。尸九飯畢而

後主人進酒。故義主於酌。主婦賓長則主於進酒。故並曰獻。褚氏寅亮云。凡受者先拜。雖祭禮亦然。蔡氏德晉云。主人北面。蓋於尸西北面答拜也。注云。爵無足曰廢爵者。據下主婦洗足爵。足爵爲有足者。則此廢爵無足明矣。以服重不敢用成器也。凡無足曰廢。此爵無足謂之廢爵。猶敦無足謂之廢敦也。云酌安食也者。詳特牲禮主人洗角升酌酌尸下。云主人北面以酌酌者。下主人獻祝注云。獻祝因反西面位。是酌尸時北面。受尸酌亦北面也。云變吉也者。謂吉祭。主人酌尸。受尸酌。皆西面拜。此北面拜。故云變吉也。吉祭主人酌尸受酌皆西面。詳特牲初獻主人拜送下。云凡異者皆變吉者。謂此初獻節內。凡有異於吉祭者。皆爲變吉也。云古文酌作酌者。酌當爲酌。亦詳特牲。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抵。右鹽於俎近。禮經釋例云。凡主人初獻。從俎皆以肝。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從俎皆以燔。主人主婦獻祝亦如之。詳特牲。敖氏云。實于俎縮右鹽。言肝鹽在俎之法爾。非謂此時方實之也。今案此羞俎也。羞俎在內西塾。實取以進。俟尸受肝。此俎仍反故處。下云賓降反俎于西塾是也。注云。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者。此從字讀爲縱橫之縱。謂肝在俎。縱設之也。肝炙詳特牲。云喪祭進抵者。據下記載猶進抵也。少牢。吉祭進末。此喪祭反吉。故進抵。抵。本也。謂以肝之本頭向尸也。云右鹽於俎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抵。右鹽於俎近。禮經釋例云。凡主人初獻。從俎皆以肝。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從俎皆以燔。主人主婦獻祝亦如之。詳特牲。敖氏云。實于俎縮右鹽。言肝鹽在俎之法爾。非謂此時方實之也。今案此羞俎也。羞俎在內西塾。實取以進。俟尸受肝。此俎仍反故處。下云賓降反俎于西塾是也。注云。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者。此從字讀爲縱橫之縱。謂肝在俎。縱設之也。肝炙詳特牲。云喪祭進抵者。據下記載猶進抵也。少牢。吉祭進末。此喪祭反吉。故進抵。抵。本也。謂以肝之本頭向尸也。云右鹽於俎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抵。右鹽於俎近。禮經釋例云。凡主人初獻。從俎皆以肝。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從俎皆以燔。主人主婦獻祝亦如之。詳特牲。敖氏云。實于俎縮右鹽。言肝鹽在俎之法爾。非謂此時方實之也。今案此羞俎也。羞俎在內西塾。實取以進。俟尸受肝。此俎仍反故處。下云賓降反俎于西塾是也。注云。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者。此從字讀爲縱橫之縱。謂肝在俎。縱設之也。肝炙詳特牲。云喪祭進抵者。據下記載猶進抵也。少牢。吉祭進末。此喪祭反吉。故進抵。抵。本也。謂以肝之本頭向尸也。云右鹽於俎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抵。右鹽於俎近。禮經釋例云。凡主人初獻。從俎皆以肝。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從俎皆以燔。主人主婦獻祝亦如之。詳特牲。敖氏云。實于俎縮右鹽。言肝鹽在俎之法爾。非謂此時方實之也。今案此羞俎也。羞俎在內西塾。實取以進。俟尸受肝。此俎仍反故處。下云賓降反俎于西塾是也。注云。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者。此從字讀爲縱橫之縱。謂肝在俎。縱設之也。肝炙詳特牲。云喪祭進抵者。據下記載猶進抵也。少牢。吉祭進末。此喪祭反吉。故進抵。抵。本也。謂以肝之本頭向尸也。云右鹽於俎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抵。右鹽於俎近。禮經釋例云。凡主人初獻。從俎皆以肝。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從俎皆以燔。主人主婦獻祝亦如之。詳特牲。敖氏云。實于俎縮右鹽。言肝鹽在俎之法爾。非謂此時方實之也。今案此羞俎也。羞俎在內西塾。實取以進。俟尸受肝。此俎仍反故處。下云賓降反俎于西塾是也。注云。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者。此從字讀爲縱橫之縱。謂肝在俎。縱設之也。肝炙詳特牲。云喪祭進抵者。據下記載猶進抵也。少牢。吉祭進末。此喪祭反吉。故進抵。抵。本也。謂以肝之本頭向尸也。云右鹽於俎

近北。便尸取之也者。張氏爾岐云。右鹽於俎近北。據執俎者而言。左肝右鹽。西面向尸。則鹽在肝之北。故云於俎近北。尸右取肝。左揆鹽爲便也。云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者。謂此俎縱執之。經言右鹽。則肝在左矣。是肝鹽並列也。凡正俎橫執。蓋俎縮執。少牢。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鹽在右。與此同。唯進末爲異耳。尸左執爵。右取肝。搗鹽。振祭。嚼之。加于俎。賓降。反

俎于西塾復位。取肝。右手也。加于俎。從〔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西塾。內西塾上也。云反俎。則舉者於是其性體也。以喪不志於味。〔疏〕取之可知也。張氏爾岐云。復位。復西階前衆兄弟之南東面位。

注云。取肝右手也者。以尸左手執爵。則取肝爲右手可知。據此注似經本無右字。經義述聞云。右字後人所加是也。若有右字。鄭不須注矣。云加于俎。從其性體也。以喪不志於味者。李氏云。特性少牢。尸嚼肝加于菹豆。豆近而俎遠。遠之者不志於味也。敖氏云。加于俎。性俎也。張氏爾岐云。加于俎。盛性體之俎。賓所反則肝俎也。方氏苞云。吉祭之肝。加于菹豆。將合搏黍以啜主人也。虞無蝦。故仍加于俎而反之。禮經釋例云。以特井少牢經文校之。則士

虞加于俎。俎字恐是菹字之誤。蓋加于菹。卽菹豆也。然經文不敢臆改。存此以質知者。今案鄭注以加于俎爲性俎。敖氏張氏從之。方氏則以爲仍加于羞肝之俎。然據有司徹凡以羞俎降者。皆是虛俎。肝不應仍加其上。至性俎是正俎。祭畢將以改饌。似不可以食餘之物加之。釋例疑俎爲菹之誤。殆以是歟。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荅拜。不相爵。喪祭於禮略。相爵者。〔疏〕

正義曰。注引特性以證相爵之事。明喪祭於禮略也。敖氏云。祝相爵。祝酌授尸。尸以錯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命主人拜送爵也。此雖不相爵。而主人猶先拜。蓋其節宜然也。祝酌授尸。尸以錯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醋。〔疏〕正義曰。楊氏復云。尸醋主人。亦北面拜受。坐祭卒爵及主人獻祝之時。乃反西面位。敖氏云。尸無降

拜。醋。〔疏〕席之禮。故祝爲酌之。蔡氏德晉云。尸必醋主人者。禮無不荅也。今案醋同酢。酢報。爾雅釋詁文。主人坐祭卒爵。拜。尸荅拜。〔疏〕正義曰。敖氏云。孝子于是乃飲而卒爵者。爲尊者之賜也。吳氏紱云。神賜不可不飲。且獻祝及佐食。皆承廢爵用之。不卒爵則無以獻也。亞獻足爵。三獻總爵。

並。筵祝南面。祝接神。尊也。〔疏〕正義曰。筵亦執事者設之。敖氏云。筵于北墻下。尊之西也。注云。祝接神同。筵用荏席。尊也者。此解祝有席及先獻之故。褚氏謂對佐食接尸而言是也。云筵用荏席者。李氏云。荏如葦而細。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荅拜。獻祝因反。〔疏〕正義曰。敖氏云。祝與佐食。皆事殯者。尸葦席。祝荏席可也。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荅拜。西面位。〔疏〕也。故於酌尸獻尸之後。因而獻焉。不

儀禮正義 十四 卷三十二

二一

洗者。下尸也。坐受爵者。因尸禮也。或曰。室中地迫隘。故祝受爵授爵。皆坐而不與。方氏苞云。虞惟祝佐食有獻何也。哀痛方深。不暇與賓兄弟爲禮也。禮經釋例云。凡獻尸畢。皆獻祝及佐食。虞祭與吉祭同。詳特性。注云。獻祝因反西面位者。敖氏云。祝既受爵。主人乃反西。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與取肺。坐祭嘏之。與面位而荅拜是也。餘詳前主人洗廢爵酌酒酌尸下。

加於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搗鹽。振祭嘏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荅拜。祝坐授主人。搗鹽。〔疏〕正義

敖氏云。祭薦。亦右手以菹搗醢。祭于豆閒也。先奠爵。乃取肺以祭。離肺用二手也。祭不言絕。文省。郝氏敬云。肝從。次賓從薦也。張氏爾岐云。薦設皆執事者。祝俎不升鼎。詳見下記。授主人者。虛爵也。王氏士讓云。與取肺。變於尸。尸則佐食絕而授之。祝則自取而絕之也。今案祝取肝加于俎。祝俎不改饌。加之無嫌也。注云。今文無搗鹽。案特性少牢。主人獻祝。肝從。祝皆取肝揆于鹽。振祭嘏之。則此亦當有搗鹽二字。故鄭從古文也。主

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出。實于筐。升堂復位。庭。不復入。事已也。〔疏〕正義曰。獻佐食。蔡氏德晉云。于戶西北面獻之。吳氏廷華章句云。據下言出。則亦室亦因取杖乃東面立。

然。今案郝氏敬云。主人受爵出。以虛爵出室也。方氏苞云。出當作降。蓋以筐在堂下故耳。不知下言升堂。則降堂可知。舉升可以該降也。方說非。注云。筐在庭者。上經云。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筐在東。是在庭也。云不復入。事已也者。此釋經升堂復位之義。謂升堂而不入室。以室事已也。云亦因取杖乃東面立者。主人位本在西階上東面。前入室時倚杖西序。故知此時亦因取杖乃東面立。鄭知復位必取杖者。以虞祭杖不入室。則在堂當杖也。

右主人獻尸并獻祝及佐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爵有足。輕者飾也。昏禮曰。〔疏〕正義曰。自此至入于房。言主婦亞

酌尸之儀也。注云。爵有足。輕者飾也者。案足亦所以爲爵飾。輕者飾。對服重者爵無足言也。賈疏云。主婦。主人之婦。爲舅姑齊衰。是輕於主人。或以主婦爲死者之妻。褚氏寅亮云。祭祀之事。夫死則婦人不與。卽喪祭已然。故

內則曰。舅沒則姑老。今案緒說是也。引昏禮者。據經云洗足爵于房中。則房中有洗。經不言設洗之處。故引昏禮爲證也。吳氏廷華章句云。房中未聞有尊。據少以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則酌室中之尊也。自反。兩籩棗

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尙棗。〔疏〕正義曰。李氏云。自反。反而取籩。無贊之者也。方氏苞云。吉祭。宗婦執兩籩

及下獻祝籩。卽上饌于堂上時亞豆東籩也。主婦既獻尸。自反堂上取籩入室設之。故云自反。敷氏疑反爲取之誤。非矣。又上陰厭贊薦菹醢。注云。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此自薦者。李氏云。獻已所有事。非執事是也。注

云。尙棗。棗美者。棗在西。是以棗爲上也。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

初。以虛爵入于房。初。主〔疏〕正義曰。敷氏云。祭籩。祭棗栗于豆閒也。亦祝取而授之。賓謂次賓。燔從蒙如初

於初者也。房中亦有饗盛此爵。今案吉祭。兄弟長以燔從。喪祭。兄弟亦在哀戚中。故以賓代也。注云。初主人儀

者。上言如主人儀。此言如初。初亦指主人儀而言。其實一也。謂祭酒以下。皆如主人獻尸之儀也。○又案吉祭亞獻

右主婦亞獻

賓長洗纒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纒爵。口足之閒。〔疏〕正義曰。此一節言賓長三獻之事。燔從。亦次賓從薦也。

之閒。有篆文。通典。篆下有文字當從之。今本作又。蓋文之訛。依文義。纒上不得加又也。纒飾者。案周禮屨人注

云。纒。縫中紉也。纒本以紉飾屨縫之名。此名纒爵。故知口足閒有篆文爲飾也。上主婦用足爵已有飾。此加以篆文。

故云。纒飾。

右賓長三獻

婦人復位。

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

〔疏〕正義曰。自此至出門亦如之。言祝告利成及尸出之事。注云。婦人復堂上

也。云事已尸將出。當哭踊者。謂室事已。尸將出。故復位於堂以俟之。方氏苞云。吉祭。婦人位在房中。喪奠。則位在堂上。以尸樞在堂。當要奠之升徹而踊也。虞仍位於堂。以要尸之入門入戶而踊也。故尸入哭止則入于房。三獻

畢。婦人復堂上之位。以祝告利成。主人哭。則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丈夫婦人皆哭。尸出戶降堂出門。皆踊如初也。

〔疏〕正義曰。主人哭者。祭畢神將去也。注云。西面告。告主人也者。上主人獻畢升堂復位。注以爲東

不訓養。而其義與養略同。故鄭以猶養釋之。云成畢也。言養禮畢也者。案禮記聘義。日幾中而后禮成。鄭注。成。禮畢也。此利成亦是養禮畢。故訓成爲畢。云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者。賈疏云。若言養禮畢。卽于尸中閒有嫌諷去之。

或本。閒作閑音。以養尸事畢。而尸空閒。嫌諷去之。今案此疏後說是。說文。閒。隙也。閑也。古空閒字多作閒。後人讀作閑音。或又以閑代之。特性。祝東面告利成。賈疏云。閒。閒暇無事。有遺尸出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

是也。餘詳特性。○李氏云。虞三獻而已。特性禮凡六獻。三獻之後。致爵於主人主婦。主人獻賓酬賓奠。其後賓舉以行旅酬。賓兄弟弟子又各舉解於其長。行無算爵。乃告利成。曾子問曰。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

賓不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以次差之。虞不致爵。練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雜記又曰。自諸侯達於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

賓兄弟則皆飲之可也。蓋謂致爵以後受酢則然。其受尸酢。雖虞主人猶卒爵。重神惠。今案虞無致爵以皆哭。丈夫婦

人哭。斯〔疏〕正義曰。案上言主人哭。此言皆哭。明是主祝入尸謾。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

〔疏〕正義曰。注云。謾起也者。爾雅釋言文。詩楚茨曰。臯尸載起。祭統。尸謾。君與孺四人餞。君起。大夫六人

起矣。不待告也。所以不告尸以無事者。恐告之而尸起。有似遺然。故云無遺尊者之道也。敖氏云。祭既畢矣。尸必俟祝入乃起者。禮之節當然也。云古文謾或爲休者。胡氏承琪云。謾之爲休。猶蹙之爲愀。縮之爲會。聲本同部。王

石耀先生云。謾之爲休。聲近而假借耳。然則謾正字。休假字。故鄭不從古文或本也。從者奉篚哭如初。初哭從〔疏〕正義曰。從者。卽前一人哀經從尸入。初哭從〔疏〕者。奉篚。吳氏廷華云。猶歸俎也。

謂如初入時哭從尸也。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疏〕正義曰。注云。前道也者。言祝前尸爲導尸也。特性注云。前。猶導也。方氏苞云。以尸入戶。祝從尸後。故特著前尸。以明其先導也。凡導及詔相必於前。周官寺人職。凡內人弔臨于外。立于其前而詔相之。今案方說是也。前尸之儀。詳下記。云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者。案上經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此出戶如入戶。降堂如升堂。出門如入門。故云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也。吳氏廷華章句云。三言如明尸自出。尸至門。踊不絕也。

右祝告利成尸出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凡在南。扉用席。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凡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扉。隱也。於扉隱之處。從〔疏〕正義曰。自此至贊闔闔尸。言陽厭之事。○禮經釋例云。凡尸既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其幽闔。〔疏〕詳特性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下。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者。謂祝送尸出門。反而入室。徹神前之饌。改設于西北隅。爲陽厭也。如其設也者。謂改設西北隅之饌次第。一如陰厭時設法也。蔡氏德晉云。特性。佐食改設。此祝改設。亦變於吉也。注云。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者。此與特性注略同。謂改設饌。所以求神翼其或饗於此也。云凡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者。上經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東面而右几。亦凡在南矣。此不云右几而云几在南。是變右文也。必變右文者。以特性改饌東面。有司徹不償尸之禮改饌南面。恐言右几。則其爲東面爲南面不明。言几在南。則與特性同東面可知。故云明東面不南面也。云漸也者。以與特性吉祭同東面。爲向吉之漸也。云扉隱也者。爾雅釋言文。云於扉隱之處。從其幽闔者。賈疏謂以席爲障。使之隱。張氏爾岐疑其與注有異。今案特性云。扉用筵。有司徹不償尸之禮云。扉用席。鄭注皆云。扉。隱也。又詩抑篇。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毛傳西北隅謂之屋漏。鄭箋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

據此則鄭意以扉爲隱處。非謂扉爲障也。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孔疏引熊氏云。扉。謂西北隅隱之處。說文。扉。隱也。段氏玉裁注云。案室西北隅曰屋漏。扉者。又西北隅隱蔽之處也。其說似皆本鄭義。然則經云扉用席。而注云於扉隱之處。從其幽闇者。謂於扉隱之處。用席以祭。從乎鬼神尚幽闇之義耳。張氏謂賈疏與注異。是矣。或曰經多言布席設席。此獨言用席。用者。以也。明是以席爲障蔽。蓋西北隅當室之白。得戶明。最爲室中明處。故於祭時必障之以席。使其幽闇。亦求諸幽之義也。此說與賈同。今亦並存之。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徹薦席者。執事者。祝。〔疏〕正義曰。上主人獻祝。云筵祝南面。又云薦菹醢設俎。主婦獻饗燔從。是祝有薦。有席。有俎也。今薦席則執事者徹之以入于房。俎則自執以出者。降於戶與賓也。特性注云。尸俎賓俎。有司歸之。注。知徹薦席是執事者。以設與徹。經未言其人。當使執事爲之也。注云。祝薦席。則初自房來者。以其本自房來。故今仍徹入于房。鄉飲記。鄉射記。皆云薦出自房。公食記云。筵出自房。方氏苞云。以此知佐食雖與祝同獻。而席不設也。贊闔牖戶。鬼神尚居幽闇。或諸遠。〔疏〕正義曰。注云鬼神尚居幽闇者。案有司徹。司宮闔牖戶。注云。閉牖與戶。爲鬼神或者人乎。贊。佐食者。欲幽闇。與此注義同。云或詬遠人乎者。郊特性文。孔疏。諸。語辭。此引之者。謂神或欲遠離人。故闔之也。云贊佐食者。以特性禮佐食闔牖戶。故知此贊。即佐食也。

右改設陽厭

主人降賓出。 宗人詔主人降。〔疏〕正義曰。自此至拜稽顙。言禮畢送賓之事。注云。上宗人詔主人。主人出門。賓則出席門。

哭止皆復位。 門外。未。〔疏〕正義曰。主人出門。亦出殯宮門也。注云。門外未入位者。敖氏云。謂殯宮門。外未入時之位。今案即上經主人及兄弟賓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者是也。宗人

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賓執事者。〔疏〕正義曰。主人送拜稽顙者。蔡氏德晉云。雜

執友。既送葬。又助虞祭。故重拜以謝之也。今案稽顙。喪拜未即吉也。注云。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者。以此時賓已出大門。則主人亦出送於大門外可知。方氏苞云。再言賓出。前所出廟門也。故主人出門則哭止。而賓主人皆

復未入時序列之位。俟宗人告事畢。然後實出大門。而主人拜送於大門外也。云賓執事者皆去。卽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者。卽集釋作則。古卽則字通。謂室中改設之饌。兄弟徹之。吳氏廷華疑義云。少牢下篇婦人徹室中之饌。則此亦婦人徹之可知。注因曾子問取於兄弟語。故爲此說。而不知例在少牢也。○李氏云。荀子曰。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謂喪祭也。毋利舉爵。謂佐食不獻尸。主人有尊。謂納一尊于西北隅。易服。楊倞謂易祭服。蓋謂練祥之祭也。當考。今案易服。楊注謂易祭服。反喪服。考虞禮。經文至拜送賓而止。卽記亦未及送賓以後儀節。但虞祭主人服葬服。則易服當爲易葬服。葬服小記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然則葬而卽虞者。似當服之以終三虞。無所謂易也。閒傳云。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荀子所謂易服。其指此乎。楊注謂爲易祭服。固混。李氏以爲練祥祭服。亦無可徵。且練祥與所云喪祭。亦未合也。至毋利舉爵。李氏謂佐食不獻尸是矣。主人有尊。李氏謂納一尊于西北隅。則非。蓋吉祭設尊在室外。至陽厭改設一尊于室。故特牲云。納一尊。有司徹不償尸之禮云。納一尊于室中。納者。自外而內也。此虞祭本設尊于室中。無所謂納。不若楊注但云主人設尊酌以獻尸之爲愈也。

右禮畢送賓

儀禮正義

卷三十三

記

虞沐浴不櫛

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也。唯〔疏〕在於飾也者。禮記。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未

無沐浴。家語孔子答子夏問云。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是虞而沐浴。爲將祭潔清其體。若櫛則近飾矣。故

不櫛也。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者。此虞祭不櫛。係據主人言之。下祔祭云。沐浴櫛。是主人至祔亦櫛矣。故

李氏云。三年者至祔而櫛。則期虞而櫛可。云今文曰沐浴者。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云。敖氏曰。鄭從古文原無沐。今

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虞氏文詔曰。沐浴當倒爲浴沐。賈疏云。期以下虞而沐浴櫛可證。許氏宗彥

曰。今文曰沐浴。蓋無不櫛二字。異於古文耳。觀後經文沐浴盥。注曰。今文曰沐浴盥。對勘自明矣。蓋後

注言今文無櫛字。此注言今文無不櫛二字。以後證前。毫無可疑。諸校者皆誤。承琪案許說是也。惟後注亦係今文曰

沐浴爲句。蚤翦屬下。或爲蚤揃六字爲句。許以今文曰沐浴蚤翦連句。微誤。今案王尚書經義述聞云。喪服四制。三

月而沐。鄭注。沐謂將虞祭時也。則虞之沐浴明矣。又唐石經及禮記喪服四制正義通典禮四十七下。沐浴搔翦。賈

疏引此文皆作沐浴不櫛。是唐人所見本。皆有沐字。而敖以爲衍文。此辨敖之誤也。又校勘記引單疏陳本要義。俱

作虞而沐浴櫛。并不作浴沐。則虛據誤本疏文以證經。尤不足辨矣。汪衡齋先生云。古文作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

無不櫛二字。所異在不櫛之有無。不在沐浴之增減也。言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言性腊在其中。西上。

尤簡切。鄭以古文有不櫛二字。義較備。故不從今文也。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變吉。寢右者。當升左

胖也。腊用棗。檀弓曰。既〔疏〕正義曰。廣、殯宮也。吳氏廷華章句云。陳牲於門外。亦門右。注云。言性腊在

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疏〕其中者。以經云西上。故知牲中兼有腊也。云西上變吉者。案少牢東上。此西上。

是變吉。又特性。腊東首。牲北首。此云北首西上。則牲與腊同北首可知。亦變於吉也。云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者。特性用右胖。故牲北首而東足。寢左也。此寢右。以處用左胖也。云腊用楸者。楸制詳特性。鄭蓋據彼言之。褚氏寅亮云。牲未殺。故寢於地。楸乾物。必置於腊。乃無不潔之嫌。敦氏謂腊不用楸。非也。引檀弓者。證主人處祭視牲之事。

日中而行事。朝葬日中而處。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處三處。皆質明。必用正。而辰正之中。又取質明。今以當日有葬事。不得用質明。故用日中。亦辰正也。若再處三處祭日無事。必用質明矣。敦氏云。日中行事。亦變於吉祭也。三處皆然。盛氏世佐以敷說近是。謂虞必以日中者。未卒哭以前。朝夕有哭臨之事。不欲其妨也。今案褚說申注義極明。但記渾言日中。未分別始虞再處三處。故敦說亦並存之。

右記沐浴陳牲及舉事之期

殺于廂門西。主人不視豚解。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為喪事略也。豚解。解前後。〔疏〕正義曰。廂門西。亦廂門外。不視殺。凡為喪事略也者。案上注引檀弓曰。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是視牲也。此殺於廂門西。云主人不視。是不視殺也。特性。祭之前一日夕。賓主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又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則吉祭視牲又視殺矣。此不視殺。以喪略於儀也。凡者。舉例之辭。言虞之異吉為喪事略。即此可見例也。云豚解。解前後。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者。案豚解七體。體解二十一體。詳特性及少牢上利升羊下。此云前後。即前後足。謂解前後四足。及一脊二脅。為七體。與士喪禮小斂陳鼎實。云四鬢兩胎一脊同。至熟乃解為二十一體。升於鼎也。鄭必知熟乃體解者。據下升左肩臂臠肫。則每脛已析為三。故知是體解也。云今文無廂者。鄭以古文有廂字較詳。故不從今文也。

羹飪。升左肩臂臠肫。脰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臚上。肺祭一。實于上鼎。肉謂之羹。飪。熟也。祭略。七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疏〕正義曰。升者。自獲升於鼎。左者。謂三。皆判。臚。脰肉也。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殳。殳。殳之殳聲。肩臂以下。皆用左也。禮經釋例云。凡性皆用右胖。唯變禮反吉用左胖。故虞用左。詳鄉飲記。肩臂臠為前脛骨。肫脰為後脛骨。詳特性記。不言脾不升者。於腊見之。膚祭三。即尸未入前。佐食取為神祭于苴者是也。上鼎。北一鼎也。注云。肉謂之羹。爾雅釋器文。飪、

祭略。七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疏〕正義曰。升者。自獲升於鼎。左者。謂三。皆判。臚。脰肉也。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殳。殳。殳之殳聲。肩臂以下。皆用左也。禮經釋例云。凡性皆用右胖。唯變禮反吉用左胖。故虞用左。詳鄉飲記。肩臂臠為前脛骨。肫脰為後脛骨。詳特性記。不言脾不升者。於腊見之。膚祭三。即尸未入前。佐食取為神祭于苴者是也。上鼎。北一鼎也。注云。肉謂之羹。爾雅釋器文。飪、

猶士喪既夕也。若吉祭則牲及腊進下魚進腍。詳少牢禮。凡喪奠之所以進抵進鬻者。以未忍異於生。若即吉則異於生。而有致死其親之意矣。故注云言未可以吉也。然則喪禮之必反吉者。殆以此。敖氏說深得制禮精意。故特錄之。餘詳公食禮。盛氏世佐云。抵猶腍也。變腍云抵者。對吉祭之下而言也。鄉飲鄉射。公食皆云進腍。與此同。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閒敦東。不升於鼎。賤也。統以離肺。〔疏〕正義曰。敦氏云。髀亦左髀也。脊脅。其亦脰脊代脅歟。戶三俎。用豕魚腊。祝之俎實。惟用豕者。亦升於鼎。賤也者。此祝之俎實。自饌而徑載於俎。不復升於鼎。與上戶俎升于鼎。而後載于俎者異。故云賤也。云統於敦。明神惠也者。上經云饌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此記云陳于階閒敦東。明此俎繼敦而東。故注以爲統於敦也。然階閒是陳俎常處。特性亦云執事之俎。陳于階閒。而敦在西堂。則統於敦之說。不可通矣。褚氏寅亮曰。云敦東。明不正在東西之中也。注謂統於敦明神惠。似可商。蓋亦有疑於注說也。

右記牲殺體數鼎俎陳設之法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匱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疏〕正義曰。皆

尸盥。宗人授巾。不言面位。故特明之。詳特性記。注云。槃以盛棄水。爲淺污人也者。謂沃盥棄水注於地。恐淺汚人。故以槃盛之。釋文。淺音箭。張氏爾岐云。音義如澗是也。詳上經匱水錯于槃中南流下。云執巾不授巾。卑也。者。詳特性記。

右記沃尸面位

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案主人在堂。則宗人立階前。主人在室。當詔主人入室事。〔疏〕則宗人立戶外。詔禮者宜近其人也。皆北面鄉之。今案以經但言

主人在堂時。宗人面位。未及主人在室時面位。故特明之。戶外。室戶外。空立。戶也。注云當詔主人入室事者。以主人入室。宗人當升堂詔主人室中事也。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室中尊不

牖之閒謂〔疏〕正義曰。敖氏云。負依南面。明與宗人不相統也。佐食室中無正位。故立於此。吳氏廷華云。佐食無之依。事輒出。經已屢言之。此特詳其面位也。今案上經饗神時云。佐食出立于戶西。又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復位。注云。復位出立于戶西。此負依之位。與戶西一也。又特牲記云。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此出戶負依南面。與戶外南面亦一也。但彼言當事。又言無事。與此異者。此言無事。謂室中事暫已。而尚有後事。故出立於此以俟之。與特牲言當事同。至特牲所言無事。則無未有事之先及事已俱畢時也。互詳特牲記。注云。室中尊不空立者。此解佐食有事方入室。無事即暫出。不空立室中。故出立於戶外也。云戶牖之閒謂之依者。爾雅釋宮文。戶牖之閒。戶西牖東也。詳觀禮天子設筵依下。

右記宗人佐食面位

銅莖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荳。有枲。苦、苦茶也。萱、萱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萱。古文。苦爲枯。今文。或作荳。〔疏〕正義曰。注今

作。釋文作爲。嚴本作作荳。閩葛俱誤作荳。毛本誤荳。嚴徐釋文集釋。俱作荳。云古文苦爲枲者。胡氏承珙云。苦枲。同聲假借。云今文或作荳者。則今文正本作苦矣。餘俱詳公食禮記。豆實葵菹。菹以

西。羸醢。籩棗。烝栗。擇。棗烝栗擇。則菹刊也。棗烝栗。〔疏〕正義曰。此記豆籩所實之物。敖氏云。經惟言菹醢。此醢在西時言之。若設于室。則醢在北矣。棗烝栗擇。詳聘禮夫人勞聘賓下。注云。棗烝栗擇則菹刊也。棗烝栗擇。則豆不駢籩有籩也者。案刊。謂切也。土喪禮。大斂奠。云駢豆兩其實。葵菹芋羸醢。兩籩無籩。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脰。案葵菹言芋。不切也。駢。白也。籩。綠也。葵菹芋。栗不擇。是喪奠麇略之意。豆白而籩無綠。是用素不飾之意。今籩實既用棗烝栗擇。與喪奠之栗不擇者異。則菹亦切之可知。豆亦不白。籩亦有綠可知。故鄭云然也。敖

氏云。記惟言棗烝栗擇。則是豆籩之類。皆未變也。此時戶用葦席素几。主人醕以廢齋。則其他可知矣。褚氏寅亮云。籩實既與吉祭同矣。何妨用稍有飾之豆籩。注是也。

右記銅莖與豆籩之實

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疏〕正義曰。注云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

陰厭時。主人倚杖入。祝從。是主人在祝前也。今記者以尸入。祝當從尸。故特記此以明祝在主人前。嫌如初時主人

在祝前也。云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者。此解陰厭時。主人先入之意也。云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者。

此解尸入。祝當在主人前之義也。詔侑尸者。即上經尸及階。祝延尸是也。敖氏云。入謂入門也。言祝從尸者。嫌其

如迎尸之時。猶先行也。祝始出迎尸。先行入門。及尸入。祝乃居後而從之。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

亦辟尸使先行也。入門如是。則入尸亦從尸可知。褚氏寅亮云。記有二義。一以明迎尸時。祝在前而尸在後。既入門。

則尸在前而祝在後也。一以明陰厭時。主人尚若親存。故先入室而祝從之。至尸入室則祝以接神。故先從入室。而主

人從之也。敖說可參用。盛氏世佐云。案經云尸及階。祝延尸。由後詔相之曰延。則自入門已後。祝即轉居尸後矣。

言此者。明其與出時異也。尸出之時。祝前。今案鄭以此記為對陰厭時言。敖以此記為對迎尸時言。褚氏所謂記有

二義也。盛氏以為對尸出祝前。尸坐不說屨。侍神不敢燕惰也。敖氏云。禮

言。則又一義也。今竝存之。尸坐不說屨。侍神不敢燕惰也。今文說為稅。詳士昏禮。尸謾祝前鄉尸也。前道

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鄭注。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孔疏。凡祭。謂天子至。尸謾祝前鄉尸也。前道

士悉然也。跣。說屨也。今案彼注云。主敬。即此不敢燕惰之義。今文說為稅。詳士昏禮。尸謾祝前鄉尸也。前道

祝道尸。必先鄉。〔疏〕正義曰。此以下記前尸之儀也。祝前。祝在尸前也。鄉。面尸也。注云。前道也者。詳上經

之。為之節。〔疏〕祝前尸出戶下。云祝道尸必先鄉之。為之節者。總解記內鄉尸之義也。此鄉尸在出戶前也。

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疏〕正義曰。還轉也。與旋同

必先以面鄉尸。乃轉身前行。謂之還是也。還出戶。謂轉身前行出戶也。前後皆以戶階門為節。與上經同。但彼止言

踊。未及道尸之儀。故記詳言之。此言還降階又鄉尸。下復言降階者。敖氏云。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尸也。

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面而行。張氏爾岐云。上降階。謂正降時。此時祝以面鄉尸。下降階。謂既降時祝

則轉身前行。方氏苞云。再言降階。而後言還者。祝先降鄉尸立。待尸之盡階而後還也。今案方說與敖同。似勝張說。此

注解記不言及階而言過主人之義也。斯時主人在西階上。過主人則及階矣。不言及階。而言過主人。兼以明主人見

尸有踰階之容也。敖氏云。祝出戶而西行。當階而南行。乃過主人也。吳氏疑義云。此以過主人為鄉尸之節也。

降階還及門如出戶

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閒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疏〕正義曰。降階義。詳

義述聞云。下降階二字衍文。當以降階又鄉尸還六字連讀。上文經尸及階祝延尸。賈疏引此已作降階還。則其誤久矣。敖繼公曰。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尸也。案降階若分祝與尸。則記當云祝降階。又鄉尸。尸降階還。文義方明。

何得上下兩言降階。而不爲之區別乎。上文出戶過主人。亦是祝先尸後。何以不兩言出戶。兩言過主人乎。敖說非也。又案。注內降階如升時五字。當是後人所加。降階時祝在尸前。升階則祝在尸後。是升之與降。絕不相同。安得曰降

階如升時乎。此必非鄭注原文也。今案記疊降階二字。卽如敖氏說亦尙可。至注降階如升時五字。則斷爲衍文無疑。蓋降時祝在尸前。故云降階又鄉尸。若升則祝在尸後。安得鄉尸面乎。此必因上經視前尸出戶踊如初注云。如初者。

出如入。降如升。此注又有將出門如出戶語。淺人遂加降階如升時五字於其上。而賈不察。輒爲作疏。沿誤至今。述聞之辨。爲功經義不淺矣。此還及門下。當云又鄉尸還出門。而記以如出戶。括之。此省字之法。所云如者。謂如出

戶之先。鄉尸還出戶非謂如出戶之後又鄉尸。故注以將出門言之。若出門後。則祝送尸而反矣。無所謂鄉尸也。上注云。祝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者。方氏苞云。鄉尸雖無辭。若告尸以行與轉之節。其說是也。如出戶之先。鄉尸若告

以將出戶。過主人之先。鄉尸若告以過主人。降階之先。鄉尸若告以將降階。至降階後又鄉尸者。若恐尸之降階。或有顛躓。而又鄉之。必待其降階乃還也。及門又鄉尸。若告以將出門。此鄭所謂節也。記云及門如出戶。是謂及門時如

出戶之先鄉尸明矣。注云。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閒無節也者。謂自階至門中間。無鄉尸之節也。云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也者。謂將出門如將出戶。二者皆還尸也。此注還字。與記還字義異。蓋祝在尸前。其鄉尸時亦必先

轉身以面鄉尸。故云還鄉尸。至記還字在鄉尸後。則謂既鄉尸後轉身前行。義實不同。或謂注言還鄉尸。與記文背。非矣。云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者。此總釋記中還字義。避退。卽逡巡之意。謂不敢徑遂直行也。云凡前尸之禮儀在此

者。謂諸篇中言道尸之儀節。莫備於此。特性尸。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疏〕正義曰。上經曰。讓祝前。注云前尸之儀。士虞禮備矣。卽謂此也。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疏〕正義曰。上經

入門卽位之初。云祝入門左北面。故此云復位。復門左北面之位也。詔降。詔主人降也。記以經但云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又云祝自執其俎出。不見有復位之事。又但云主人降。不言宗人詔。故特明之。盛氏世佐云。經主人之降在

陽厭後。云復位。然後宗人詔降。然後緩辭。言此以別於吉祭也。特性禮。尸讓。祝前主人降。○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據此記。似祝入未徹。宗人卽詔降。與經不合。蓋記言尸出祝反入。卽謂入徹也。既徹。執其俎出。則未便出門之

門左。復位北面。宗人乃詔主人降耳。記於經所言皆略之。故不言徹也。下記無尸云。既徹視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可互明。今案據張說。則記當以視反入為句也。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

性士玄端也。不以齋弁服為上者。祭於君之。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疏〕正義曰。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也。注云。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者。案特牲記云。尸服玄端。故鄭以此上服為玄端。如特牲也。江氏筠云。案

深衣為善衣之次。則玄端得上稱。禘氏云。士有上中下三等。則玄端服有玄裳黃裳襍裳之異。各視卒者之等以為服也。云不以齋弁服為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者。案齋弁服。土服。以助祭於君。祿記所謂士弁而祭於公是也。至特牲自祭亦服玄端。不服齋弁服。故云非所以自配鬼神也。曾子問曰。尸弁冕而出。鄭注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孔疏云。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然則士尸不得

服助祭之服也。云士之妻則宵衣耳者。以虞祭有女尸。故并言之。云宵衣者。據特牲主婦祭服。纁笄宵衣言也。敖氏云。卒者士也。其上服則齋弁服。是亦異於吉祭者也。吉祭之尸服玄端。王氏士讓云。士喪陳襲衣三稱。齋弁服為上。記明言卒者之上服。則是齋弁服明矣。蓋士之冠昏。服齋弁服。人道於此始。士之襲斂以齋弁服。人道於此終。尸象

神也。虞迎精而反。象其上服。所以安之也。若歲祀常事。則尸亦但服玄端常服。今案敖氏以反吉。言似有理。王氏之說甚辨。故並存之。又案盛氏世佐云。士妻則椽衣歛。蓋亦有疑於宵衣之說也。男男尸女女尸

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疏〕正義曰。李氏云。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自禮祭

難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凡。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凡。精氣合。今案此鄭氏司几筵注也。李引之以證喪祭之異儀。義亦猶此。儀禮細解引何氏克思云。吉祭有男尸。無女尸。陰統於陽也。抑亦以有男尸。則不便更立女凡也。虞卒哭祔

練祥禫。若女喪則男不可以為女尸。故須別立。或並喪則其虞祔等祭。亦必有先後也。餘詳特牲筮尸下。注云。異姓婦也者。以記云必使異姓。明是以孫列之婦為之。不使女孫也。敖氏云。據夫家而言之。故曰異姓。吳氏章句云。女孫雖親。不得承祖母之重。故用婦。云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案鄭意。蓋以尸不用庶與妾

。故又申之曰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庶孫之妾尤賤。故特舉以言之。賈疏謂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乃使庶孫妻。似失鄭意。又記必使異姓不使賤者二語。緊相承接。故注以

為皆指女尸言。盛氏世佐謂不使賤者。兼男女尸言。非矣。

右記虞尸儀服與侍尸之儀爲尸之人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禮謂衣服卽位升降。〔疏〕

正義曰。此以下記虞祭無尸之儀也。注云。無尸

必以孫。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孔疏謂耳。同姓昭穆孫行適者。今云無尸。是無孫列可使者也。曾子問又云。祭成喪而無尸。是瘞之也。則祭瘞無尸可知。故云瘞亦是也。盛氏世佐云。無尸者。禮之窮也。蓋尸不使賤。又必取諸無父者。

若是。則成人之喪而闕焉者蓋有矣。非直爲瘞祭也。郝氏因之爲瘞虞。誤。云禮謂衣服卽位升降者。謂衣服及面位升降之儀。蔡氏德晉云。薦饌。謂神席前俎豆之類。如初。謂與有尸者同。○方氏苞云。世儒多謂古祭用尸。不若後

世無尸爲安。不知無尸則儀節不得不簡。而羣義皆無由而見。惟既葬日中而虞。各致其哀而退。尙若可行。若時祭如此。則與奠告無異。於追養爲率慢。而不足以萃祖考之精神。於親賓爲涼薄。而不足以盡十倫之義類矣。既

饗祭于苴祝祝卒。記異者。〔疏〕正義曰。饗卽上經祝饗是也。祭于苴。卽上經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是也。祝祝卒。蓋有尸者。此後有迎尸及綏祭等事。無尸則無迎尸以下事。是饗神與有尸者同。而饗神以後。與有尸者異。故記特言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以明此後乃言其異者。故云記異者之節也。不綏祭。無黍羹涪載。

從獻。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疏〕正義曰。綏祭。卽上經尸入。祝命佐食情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始於綏祭。終於從獻。綏當爲墮。〔疏〕尸祭之者是。今無尸則不綏祭也。黍羹涪載。卽上經黍羹涪自門入設

于銅南。載四豆設于左是也。楊氏復云。黍羹涪載。爲尸加也。從獻。卽上經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尸。賓長三獻尸。皆以燔從是也。今無尸則不用加。亦不獻。故無黍羹無載。無從獻。賈疏謂三事。皆蒙無字解之是也。

王氏士讓云。既無尸不行獻禮。則祝佐食亦無獻可知。注云。不綏言獻。記終始也者。謂記言不綏言獻。是舉終始言之。故卽申之曰。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此鄭解記舉四事。以明異於有尸者之義也。云綏當爲墮者。詳上

經祝命佐食。隋祭下。主人哭出復位。於祝祝。〔疏〕正義曰。注云於祝祝卒者。謂主人於祝祝卒時。卽哭而出。復西階上東面

不綏祭無黍羹涪載從獻之後者。蓋亦記異者之節。以主人出而祝闔牖戶降出位于門西。門西北面。〔疏〕正義曰。方氏苞云

祝闔牖戶。其事相因。故記於此。以起下祝闔牖戶之文也。

祭之祝是也。諸侯遷廟禮曰。祝聲三。曰。孝嗣侯某。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辟如食閒。擯者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饗。言如食閒者。庶幾神之饗是。故又祝饗以勸強之。是無尸者。亦備祝辭饗辭。禮也。士虞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其。祝視卒。主人哭出復位。祝闔闔戶。如食閒。祝聲三。啓戶。主人入。祝從。啓闔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吾友江震蒼筠云。鄉當爲饗。案聘禮。公子賓再饗。注云。今文饗作鄉。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云。古文饗或作鄉。是饗鄉。古通用字也。虞禮祝饗在隋祭時。無尸者不墮。猶祝饗與有尸同。故曰饗如初。前云禮及薦饌如初。後云宗人詔降如初。皆謂其與有尸同禮。上云祝視卒。主人哭出復位。此云饗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先祝後饗。禮與諸侯遷廟相符。唯祭于其。祝饗。其辭別無考見。鄭君以哀子某哀顯相之辭當之。因以下經祝視卒者爲釋孝子祭辭。此殆非也。今案江氏以鄉如初之鄉。爲饗字之誤。金氏因據大戴諸侯遷廟禮。無尸者亦祝辭饗辭俱有。以上祝視卒爲祝。以初之饗如初爲祝饗。其說似確。至謂祭于其。祝饗其辭別無考見。辨已詳上經祝饗命佐食祭下。以主人哭出復位。堂上位〔疏〕正義曰。復堂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疏〕正義曰。注云。祝復門于門西下。云佐食復西方位者。上經入門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于西方。此佐食賓也。故知復西方位。云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闔戶饗也者。案有尸者。有陰厭。有陽厭。陽厭時。饗闔闔戶。今無尸者。正祭已闔闔戶。若又改饌西北隅。重闔闔戶。懼其饗。故不復設也。宗人詔降如初。初贊闔闔戶。宗人詔主人降之者。〔疏〕正義曰。注云。初贊闔闔戶。宗人詔主人降之者。上經贊人詔降。是有尸者祭畢。主人降。宗人詔之也。此祝佐食復位後。亦宗人詔降。與有尸者同。故云如初也。

右記虞祭無尸之儀

始虞用柔日。

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陰取其靜。

〔疏〕正義曰。此以下記三虞卒哭祝辭。及用日不同之事。○敖氏云。柔日

即於葬日始虞。而用柔日者。對下三虞卒哭用剛日也。江氏筠云。此言用者。乃對下用剛日立文。敖以其言用。而謂非葬日。誤矣。今案蔡氏江氏之說是也。張氏爾岐云。古人葬日例用柔日。今案葬之日日中虞。是始虞用柔日也。

及虞所以用柔日之義。柔屬陰靜不動。故安也。
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疏〕。正義曰。敷氏云。哀子。主人也。哀顯相。衆主人以下也。方氏苞云。清廟。肅雍顯相。不寧。悲思不安。如稱亞獻之主婦。則不得云顯。稱三獻之賓長。則不得云哀。蓋謂衆子及嗣孫也。弟副兄。孫承祖。皆天之顯道。故云哀顯相。吳氏章句云。主人之外衆主人。皆助主人祭者也。故與主人並曰哀。助祭不名。略也。悲思之至。無時自安。今案注云顯相助祭者也。未言何人。敷氏方氏吳氏之說近是。夙與夜處不寧。猶詩之言明發不寐耳。敢用絜牲剛鬣。敢。冒昧之辭。豕曰剛鬣。〔疏〕。正義曰。賈疏云。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觸尊。不自明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此言〔疏〕。正義曰。注云黍也者。謂此香合爲黍也。曲禮。黍曰薶合。梁疏云。夫穀稊者曰黍稊。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香合也。云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者。賈疏云。特性少牢。黍稷合言普淖。此別號黍爲香合。故知記誤也。云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者。賈疏云。依設薦法。先設菹醢。次設俎。後設黍稷。今黍在嘉薦之上。此亦記者之誤。故鄭非之也。○方氏苞云。尸所飯惟黍。故獨舉香合。籩豆之薦。陸產水草之和具備。正所謂嘉薦普淖也。辭意本不待釋而明。注誤以曲禮剛鬣香合等爲人君祝號。而不知其爲上下之通稱。由此曲生枝節。王氏士讓云。案首敘牲。次敘盛。卽篇首所云特豕饋食。盛氏世佐云。祭時黍稷俱有。唯言黍者。舉其尊也。此祝辭但以物之輕重爲先後。初不依設薦之次。若依設薦之次。則豕俎亦不當在薦上矣。先言俎者。賈疏云。祭以牲爲主故也。然則黍稷之馨香。獨非祭之所重乎。記固未可輕嘗也。今案此記牲物之號。與少牢等篇不同。說者紛紛。今仍依鄭釋之。而附載各家說於下。俟後人考定焉。嘉薦

普淖。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正義曰。注云嘉薦。菹醢也者。薦兼籩豆言。士冠禮注云。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疏〕。嘉薦。脯醢也。是也。此云菹醢者。以正祭時唯說菹醢也。二豆四籩則用以從獻。故止云菹醢也。云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此鄭解普淖爲黍稷。而又申言其義如是也。少牢注亦略同。彼注又引左傳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以證德能大和。乃有黍稷之義。○盛氏世佐云。案上既言香合。則普淖必非黍稷之謂。明齊淥酒。明齊。新水以文次考之。蓋謂剛也。剛和羹也。故以是名之歟。今案方氏以嘉薦普淖爲一物。詳上。

明齊淥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

也。言以新

也。言以新

也。言以新

也。言以新

也。言以新

也。言以新

也。言以新

也。言以新

也。言以新

水澆釀此酒也。郊特性曰。明水洗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疏〕此酒也者。案鄭以新水釋明齊。而又云以新水澆釀此酒。今今文曰明棗。棗。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澆爲酸。清。謂之澆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據彼注。則明水與澆齊爲二物。賈疏申之云。鄭引之直取新義是同。故引爲證。非謂爲一物也。云或曰當爲明視。謂免腊也。今文曰明棗。棗。稷也。皆非其次者。賈疏云。士祭有免腊。是故或有人作如此說。若以明齊當爲明視。作免腊解者。應在上與性爲次。何因退在下。今文又爲稷解者。上已云普淖兼黍稷。何用又見稷也。故知二者。皆非其次也。胡氏承琪云。臧氏琳曰。鄭以普淖爲黍稷。故從禮經古文以明齊爲新水。作明棗者。乃聲近之誤。鄭所不從。鄭司農注太祝蠶號。引士虞禮剛鬣香合。而不引明齊澆酒。是先鄭亦不以明齊爲明棗。案臧說是也。周禮。小宗伯辨六齋之名物。注曰。蠶讀爲棗。說文。蠶。黍稷器。所以祀者。从皿齊聲。蠶又省作齊。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君云。故書。齊爲蠶。鄭司農云。蠶讀皆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齊讀皆爲棗。故今文以明齊爲明棗。曲禮孔疏據此。以爲當有稷曰明棗句。駁王邵之非。臧氏申王駁孔。其說甚辨。是曲禮本無稷曰明棗。足見今文以明齊爲明棗之誤矣。孔氏廣森禮學厄言云。案周官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棗。禮運棗醒在堂。棗醒者。醒齊也。然則今文字雖爲棗。義亦訓齊。以棗爲稷。說今文者之誤。曲禮稷曰明棗。亦治今文儀禮者加之。故隋祕書監王劭立八疑十二證。謂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棗句。又云。惠氏周禮古義曰。太祝蠶號注所引。亦無是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蔡氏獨斷。載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棗一句。今案孔氏申王劭之說甚確。故並引之。云今文澆爲酸者。胡氏承琪云。說文。澆。浸洪也。从水交聲。鄭云澆釀。與浸沃義合。說文西部無酸字。聘禮。酸黍清皆兩壺。注云。酸。白酒也。與此澆酒爲澆釀無涉。故今文作酸。亦鄭所不從也。○敷氏云。明齊蓋言醴也。郊特性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又曰。明水洗齊。貴新也。蓋用明水洗醴齊。故曰明齊也。祝祝之時。奠用醴而已。不用酒也。云澆酒似衍文。盛氏世佐云。明齊謂醴。澆酒謂酒。記文甚明。酒以醴尸。尸卽神象也。祝祝之時。言醴而井及於酒。不亦宜乎。褚氏寅亮云。注以明齊澆酒。爲酒而無醴。敷氏謂有醴而無酒。不可從。下云普薦澆酒。專言酒不及醴。斯可知無醴矣。經義述聞云。案水不可謂之齊。郊特性云。明水洗齊。又云祭齊加明水。則明水與齊爲二。不得謂明水爲明齊也。敖繼公以明齊爲醴齊。案下文之澆酒。舉酒以該醴也。耐祝辭但言澆酒而不言醴。與此同。明齊非謂醴也。古無謂醴齊爲明齊者。澆酒之澆。今文作酸。鄭注聘禮云。酸。白酒也。下耐祝辭。單言澆酒。則澆酒乃酒名。不連明齊爲義。亦不得云以新水澆釀此酒也。明齊二字。疑當在香合之上。寫者錯亂在下。

耳。絜性剛鬣。明齊香合。相對爲文。據今文作明粢。則齊爲粢盛之粢明甚。字通作齏。春官大祝辨六號。四曰牲號。五曰齏號。此云絜性剛鬣。所謂牲號也。明齊香合。所謂齏號也。剛鬣香合。乃其專號。絜性明齊。則其總號也。明猶絜也。明齊。絜粢也。桓六年左傳。絜粢豐盛是也。周官司烜氏。共祭祀之明齏明燭。鄭注曰。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明齏與明齊同。小雅甫田篇。以我齊絜。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曰。器實曰齏。在器曰盛。箋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齊明卽明齊。倒文以爲韻耳。明齊兼有黍稷。而但曰香合者。舉黍以該稷也。蓋實尊黍。言其尊者耳。特牲饋食禮曰。佐食搏黍授祝。注曰。獨用黍者。食之主。是黍尊於稷也。明齊香合。已言黍矣。不得又以善淖爲黍稷。淖者。濡且濁之稱。廣雅。淖。溼也。又曰。淖。濁也。爾雅釋言。釋文引字林曰。淖。濡甚也。管子水地篇。夫淖水弱以清。呂氏春秋別類篇。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淮南原道篇。甚淖而溇。高誘注曰。饘粥多溇者謂之淖。是淖爲濡且濁之稱也。釋名曰。羹汪也。汁汪郎也。是羹爲濡且濁之物也。淖又訓和。和味者莫如羹。商頌烈祖曰。亦有和羹。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羹羹加鹽菜矣。是羹羹乃和五味。普淖之名。非羹羹不足以當之也。經曰。設一錡于豆南。豆則嘉薦。錡則普淖也。故祝辭連言之。錡羹已謂之普淖矣。則耐祝辭之普薦。非錡羹也。黍稷謂之明齊。今云普薦。則亦非兩敦黍稷也。房中之饌。豆籩錡俎。設于豆東。敦設于俎南。尹祭爲籩實。嘉薦爲豆實。普淖爲錡實。則普薦爲俎實歟。特牲饋食禮。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耐禮如特牲饋食。則所謂普薦者。當謂性與魚腊之俎也。虞祝言絜性剛鬣。則不言普薦。耐祝言普薦則不言牲。明普薦中已兼有牲矣。祭義曰。薦其薦俎。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蒸。宣十六年左傳。作享有體薦。正義曰。注國語者。皆云牛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蒸。傳言體薦卽房蒸也。是俎亦得謂之薦。今案敖氏之說。諸家辨之是矣。至述聞以明齊爲齏號。以普淖爲錡羹。以耐祝辭之普薦爲俎實。說可並存。故詳錄焉。哀薦禘事。始虞謂之禘事者。主欲其禘先祖也。〔疏〕正義禮經釋例云。禘字見於禮經。唯此一事耳。至於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王制。天子植酌禘禘嘗禘烝。諸侯酌。禘一植一禘。嘗禘烝禘。曾子問。禘祭于祖。大傳。于禘及其高祖。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生。以饋食享先生。後鄭注。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又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禘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則皆傳注之文。於經蓋無徵也。士虞記。始虞謂之禘。再虞謂之虞。三虞謂之成。然則禘者。蓋始虞之祭耳。若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則皆指王者

之大祭而言。而禮經無明文。故後儒多聚訟矣。注云。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者。此鄭解始虞稱祫之義也。白虎通云。祫者。合也。鄭注禮記。亦云祫合也。此注云與先祖合者。據下文適爾皇祖某甫言也。云今文曰古事者。校勘記云。集釋古作合。周學健云。祫之言合也。作合字。文義方協。今案周說是也。適爾皇祖某甫。爾。女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疏〕正義曰。注云爾女也者。詳士冠禮。云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者。虞祭主安。告之以適皇祖。正所以安者。詳特牲。○案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十字。後人多疑爲祫辭之錯簡。似有理。吳氏章句云。此本虞祭。當如下再虞之辭曰。哀薦虞事。安有始祭不言虞。反言祫。至再祭始言虞事之理。此應在以其班祫之下。蓋祫辭錯簡於此爾。適爾皇祖某甫。亦祫祖之辭。重出於此。經義述聞云。案下文卒哭祝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隣祫爾于爾皇祖某甫。是卒哭之祭。始告以明日祫于皇祖。不應始虞而已言之也。且凡祭之祝言薦某事者。皆謂此日祭祀之事。不應舍此日之虞。而稱將來之祫也。始虞爲虞之始。而不稱虞事。至再虞而後稱之。始虞去祫祭甚遠。而預稱祫事。再虞三虞卒哭。去祫漸近矣。而反不稱祫事。而稱虞事成事。先王制禮。豈有如是之顛倒者乎。今案哀薦祫事。祫當作虞。葬日虞爲虞之始。故曰哀薦虞事也。始虞曰哀薦虞事。下文再虞三虞。又曰哀薦虞事。明始虞再虞三虞。祝無異辭。猶下文葦而小祥。古文曰薦此祥事。又葦而大祥。亦曰薦此祥事。所以明其同也。其薦祫事之文。則當在祫祭祝辭內。錯亂在此耳。皇祖當爲皇考。曲禮曰祭父曰皇考。然則虞祭當稱皇考矣。蓋本作適爾皇考某甫。因下祫祭適爾皇祖某甫之文而誤也。云適爾皇考者。謂以此虞事適爾皇考之寢而薦之。猶特牲饋食禮云。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也。爾。爾皇考也。今案述聞之說。與吳氏小異。互詳勸彊之〔疏〕正義曰。詳特牲尸答拜執奠祝饗下。敖氏云。以再虞皆如下祫辭適爾皇祖某甫以隣祫爾孫某甫下。饗也。〔疏〕正義曰。詳特牲尸答拜執奠祝饗下。敖氏云。以再虞皆如下

初曰哀薦虞事。丁日葬。則已日再虞。〔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皆如初者。謂用柔日與祝辭也。吳氏章句云。其祝辭異者。一言耳。〔疏〕如初用柔日以下。皆字包三虞言。今案經義述聞以下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上。詳下。云虞事者。盛氏世佐云。虞。安也。若曰適爾皇祖。則神乃安矣。敖訓爲度。非。注云。丁日葬則已日再虞者。賈疏云。初虞再虞皆用柔日。始虞用了日。隔戊日。故知再虞用己日。蔡氏德晉云。再虞。後於始虞二日是也。云其祝辭異者一言耳者。案有以一句爲一言者。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也。有以一字爲一言者。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是也。上始虞云。哀薦祫事。此云哀薦虞事。不過

儀禮正義 十四 卷三十三 四三

一字之異。故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也。當耐於祖。爲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異者一言耳也。

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

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疏〕正義曰。禘氏寅亮云。他字絕句。三虞也。祭。明日耐於祖父。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今文。他爲它。

初曰祫事。以當耐於祖。告。乃異日祫祭於祖廟之始事也。再曰虞事。魄體有歸。得從先人於廟。則靈魂可安也。卒曰

成事。詰且而耐。禮終事備也。今案亦如初。謂祝辭與始虞亦同也。注云。當耐於祖。爲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

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者。謂神以耐廟乃安。故後虞改用剛日。取陽動之意。以將耐廟也。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

卒哭者。以三虞卒哭皆用剛日。故已日再虞。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也。云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者。以易虞事爲成

事。亦一言之異也。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閒。有祭事者。

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者。案鄭注喪服小記云。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

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孔疏。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用事。故死而即葬。不得待三月。即此注所謂

不及時而葬也。孔疏又云。急虞。謂亦葬竟。急設虞。雖急即虞而不即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奪於

哀痛。故不忍急而待哀殺也。今案禮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是士之常禮。葬與虞卒哭。皆在三月。今急葬

急虞。不待三月。而卒哭猶待三月。故虞與卒哭。爲日既遠。其閒容有當祭之事。以無定名。故謂之爲他也。檀弓曰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彼注亦引他用剛日釋之。孔疏。虞禮謂之他。

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言之也。云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者。案他祭在虞

卒哭之閒。文當在卒哭上。今在卒哭下者。以虞卒哭是正禮。令其相次。他祭非常禮。故退在下。此鄭解記先言卒哭

而後言他之意也。禮經釋例云。賈疏云。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爲一事。禮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

耐皆太牢。鄭注云。卒哭成事耐言皆。則卒哭成事耐。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是三虞一祭。卒

哭一祭。他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敖氏繼公曰。他者。變易之辭。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云他也。近

吳氏廷華主其說。張氏爾岐曰。他字殆義文。並與注異。又敖氏以三虞爲即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今案禮記

孔疏云。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盛氏世佐猶欲存敖說。非矣。引檀弓者。證辭稱成事之義。云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者。係據檀弓以吉祭易喪祭之文言之。李氏云。下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卒哭對虞爲吉祭。對禫後吉祭。則猶爲喪祭。互詳前側亨于廟外門之右下。云今文他爲它者。胡氏承琪云。說文。它。虫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引申之。爲無他故之義。經典又相承。假負何之它爲之。俗又作他。此經古文當本作它。今文作它。鄭以經典通用。從古文作它。故注檀弓。引儀禮此文亦作它也。○經義述聞云。萬氏充宗儀禮商曰。詳玩記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包有三虞。故於哀薦虞事下。出三虞二字以足之。三虞不與下卒哭連讀。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故祝辭曰。哀薦成事也。謹案萬說近之矣。而文義未安也。始虞者第一虞。再虞者第二虞也。不得包有三虞。三虞者。第三虞也。亦非統舉上文之辭。上喪禮下篇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彼三虞。乃總括前後虞祭之辭。此三虞。承始虞再虞言之。則最後一虞。且不得但曰三虞而不言其禮也。今三復記文。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上。寫者錯亂在下耳。再虞三虞是兩事。故曰皆如初。皆者。統兩事而言之也。若止再虞一事。則但云如初可矣。何得言皆乎。然則再虞皆如初。當爲再虞三虞皆如初明甚。鄭不悟三虞爲錯亂在下之文。而以三虞卒哭連讀。於是用柔日之三虞。誤以爲用剛日矣。禫記注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是鄭亦謂卒哭成事。不與虞同。然則三虞當與始虞再虞。同用柔日。而稱虞事斷無與卒哭同用剛日。而稱成事之理也。學者據禫記之注。以正此注可矣。又云。案三虞二字。誤置於卒哭他用剛日之上。故漢世說虞祭者。皆以最後一虞爲用剛日。而虞祭所歷之日。遂少一日。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曰。天子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見曲禮正義。蓋謂始虞以下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則天子之弟九虞。在弟八虞之明日。而爲十六日。諸侯之弟七虞。在弟六虞之明日。而爲十二日。大夫之弟五虞。在弟四虞之明日。而爲八日。士之弟三虞。在弟二虞之明日。而爲四日矣。其實虞祭始終皆用柔日。天子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七虞凡十三日。大夫五虞凡九日。士三虞凡五日也。如天子九虞。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乙日五虞。丁日六虞。己日七虞。辛日八虞。案九虞當在癸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以下準此推之。又云。卒哭他用剛日。敦繼公曰。他者。變易之詞。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云他也。謹案鄭謂他爲不及時而葬者之祭。在虞卒哭之間。其說誠不安矣。敷以他爲變易之詞。若然。則經文但云卒哭用剛日。已別於虞之用柔日。何必枝蔓其辭而云他乎。案上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注曰。丁日葬則己日再虞。是始虞與再虞間一日矣。以是例之。則三虞與再虞。亦當間一日。己日再虞。則辛日三虞可知。其三虞之明日爲壬日。卽是剛

日。似可卒哭矣。然士喪禮下篇曰。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禭。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士喪禮及檀弓。皆言耐在卒哭之明日。而不言卒哭在三虞之明日。是卒哭之日。與三虞之日。不相接也。蓋三虞之明日雖爲剛日。而不以之卒哭。必用明日以後之剛日。乃爲卒哭之日。故不直曰用剛日。而曰他用剛日。明所用者他日。非明日也。如用三虞之明日。則當依明日以其班耐之例。而云三虞明日卒哭。文義始明。不用三虞之明日。則當遠言之。若但云用剛日。則明日正是剛日。無以見所用者之非明日也。此經文之所以云他也。他用剛日。蓋三虞以後之第二剛日也。如辛日三虞。則甲日卒哭。以其差遠於明日之壬日。則謂之他矣。或曰三虞以後剛日尙多。何以知其必爲第二剛日也。曰日無常則當卜筮。今卒哭不聞諷日。是有常日矣。三虞以後。避去明日不用。則所用者非第二剛日而何。曰始虞再虞三虞皆開一日。而三虞與卒哭乃開二日何也。曰孝子思親。朝夕悲哀。不忍卒哭之速。故開二日而後卒哭也。且始虞再虞三虞。皆虞也。故皆開一日。卒哭成事。則變而之吉祭矣。故開二日以別之。禭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檀弓正義曰。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是大夫以上三虞。與卒哭相隔。且以月計。士卑禮殺。故相隔以二日也。說此者。必尋討士喪禮檀弓之文。而知卒哭之日。非三虞之明日。而後經文他字之義。較然明耳。今案述聞以三虞二字。當在再虞下。三虞亦用柔日。以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作一事解。又解他字爲他日之義。皆與注異。檀弓卒哭曰成事。鄭注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孔疏虞祭之時。以其尙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又曾子問云。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禭記亦云。卒哭成事。據此則成事之辭。唯用於卒哭。而不用於虞祭明矣。吳氏章句云。卒哭他用剛日。謂惟卒哭用剛日。蓋卒哭之明日卽耐日。故曰他。筠謂改柔爲剛。不必言他。蓋不用相連接之剛日而用其後者。故言他用。猶他日之義云爾。諸說皆與述聞合。故並錄焉。又案述聞以虞祭始終皆用柔日。謂天子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七虞凡十三日。大夫五虞凡九日。士三虞凡五日。據禮記四曲禮下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原有九虞者以柔日之句。則十六日十二日八日四日。乃計日之偶誤。附識於此。

右記三虞卒哭用日不同及祝辭之異者

獻畢未徹乃餞。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凍。飲〔疏〕。正義曰。此以下記餞尸之事。祭畢徹薦俎之屬。云未徹乃餞者。明餞尸之禮。卽於卒哭之日相接爲之也。注云。卒哭之祭。既三獻也者。以上云卒哭亦如初。是卒哭與虞祭同三獻。卒哭在虞祭後。故知此云獻畢。謂卒哭祭三獻之禮畢也。云餞送行者之酒者。文選注引韓詩章句云。送行飲酒曰餞。詩崧高箋云。餞。送行飲酒也。引詩出宿于涕。飲餞于禰者。邶風泉水篇文。毛傳云。祖而舍軻。飲酒于其側曰餞。案彼是生人餞行。此祭祀餞尸。禮異而名餞之義同。故引爲證也。云尸且將始耐於皇祖。是以餞送之者。下云明日以其班耐。是尸詰朝將耐。故云且。對以餞行於卒哭後已連日晏言也。虞卒哭在寢。耐乃在廟。此餞亦在寢。爲神將移於廟。故餞送之。張氏爾岐云。卒哭。祭之明日。將耐于廟。故卒哭祭畢。餞之於寢門之外是也。云古文餞爲踐者。胡氏承珙云。案司尊彝朝踐注云。故書踐作餞。是古二字互相假借。鄭以此爲餞送。故不從古文作踐。

尊兩甌于厖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也。言水者。喪質。無甌不久陳。古文甌爲廡也。〔疏〕。正義曰。厖門。寢門也。寢門而曰厖門者。詳卷而餞於寢門之西。尊尸。東鄉也。水尊在酒西。西上也。與吉禮同。注云。少南將有事於北者。以下行禮在尊北也。云有玄酒卽吉也者。案水尊。玄酒之尊也。虞祭。兩甌一醴一酒。此無醴而有玄酒。與吉祭同。故云卽吉也。云此在西尙凶也者。吉祭尊於戶東。此在門外。不於門東而於門西。仍變於吉。故云尙凶也。李氏云。凶禮反吉。洗篚亨饗。皆在西方是也。云言水者。喪質者。凡吉禮謂水爲玄酒。此言水是質言之也。云無甌不久陳者。以餞尸僅有三獻。無酬酢及陰厭陽厭之事。是不久陳。

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在洗之左。又少南者。以記云洗在尊東南。故知又少南於尊也。敖氏云。洗取節於尊。是猶未離於廟門外之西方也。吳氏章句云。洗與尊竝在門西。注云謂在門之左。若然。則當言門。不必言尊矣。盛氏世佐云。是三者亦皆在廟門外之右。但與尊爲少東耳。注說非。褚氏寅亮云。水東而篚西。略仿堂下直東榮之處矣。故注云在門之左。未。饌籩豆脯四脰。酒必在西方。今案楊圖。水洗篚皆不遠於尊。張氏惠言圖則皆在門外之東矣。疑故諸說竝存焉。

脯也。古文〔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虞祭兩豆菹醢。錢則一豆一籩。是其異也。脯。籩實也。不言豆實。亦醢可脰爲脰。〔疏〕。知。吳氏疑義云。禮亦用脯。士冠禮已然。注說非也。今案注云。酒宜脯也者。據鄉飲鄉射皆用脯。

儀禮正義 十四卷三十三 四七

言之。彼五脰。此四脰。李氏以為大夫士之異。敖氏以為變於吉。似敖說是也。云古文脰為挺者。各本作挺。毛本作挺。胡氏承琪云。毛本不誤。詳鄉射記。

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

西塾。

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烏翅矣。折以為俎實。優尸。〔疏〕正義曰。在西塾。兼籩豆折俎言也。注云。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古文。縮為蹙。〔疏〕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烏翅矣者。周禮

。膳人掌乾肉。鄭注。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彼疏云。若今涼州烏翅者。解肉乾之狀也。云折以為俎實者。謂折乾肉以為俎實。詳士冠禮。云優尸也者。以餞主於飲。故無牲。今有乾肉折俎。是優之也。云尹。

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者。尹正。爾雅釋言文。此解乾肉稱尹之義。云縮。從也。古文縮為蹙者。詳鄉飲記。李氏云。從置半尹於上以為祭。敖氏云。二尹云縮。則祭半尹橫矣。是李讀縮字屬下為句。敖讀屬上為句。今案據鄉飲記云。

。薦脯五脰。橫祭于其上。鄉射記云。薦脯用籩。五臠祭。牛臠橫于上。橫皆指祭言之。則此縮亦指祭言明矣。蓋二尹者。正體二方。無所謂橫縱也。縮祭半尹者。又截正體之半。以備授祭而縮置於其上也。若如敖讀。則記文為不辭

矣。尸出執几從席從。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疏〕正義曰。從。謂從尸出也。盛氏世佐云。尸出。執者二人。几先席後也。吳氏章句云。几從席從。不言篚從可知。今案下。餞畢尸謾。從者執篚哭從之。明此時亦有篚從也。注云。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者。上入字是衍文。謂卒哭之祭。祝亦告利成。入室前尸。尸乃出

室也。云几席。素几葦席也者。上虞祭用素几葦席。卒哭與虞同。此即用卒哭祭之几。故知是素几葦席也。云以几席從執事也者。謂執几執席以從者。皆賓執事者也。尸出門右南面。侯設席。〔疏〕

正義曰。此尸出寢門也。注云。侯設席也者。據下尸即席。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坐當東面。此時席尚未設。故暫立於門右南面以俟之也。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賓繼兄弟北上。門東北面西上。〔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几在南。在席之南也。今案几在南。是右几也。亦錯篚

於門外。如朝夕臨位。乃入門卒哭與虞祭同。故知此賓出復位。即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

復其初時門外之位。引士喪禮者。證賓門外將入臨之位如此也。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

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位少南者。為婦人當位於其北也。衆主人以下

重錢尸。〔疏〕亦在主人之南如臨位。云哭不止。見其哭而出也。方氏苞云。即位

後。皆哭無停聲。以俟尸之卽席。親將離其室。故哀更深。今案婦人位亦當南上。統於主人皆西面。鄉尸也。李氏云。喪之常。婦人無外位。今出寢門之外。故注以爲重饒尸也。或曰。主婦須亞獻。故出。是亦重饒之義。尸卽

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胸在南。胸脯及乾肉之

南。變〔疏〕正義曰。敖氏云。是時唯主人不哭。爲將行禮也。然則亞獻三獻之時。主婦賓長亦不哭。特於此見之也。於吉。〔疏〕吳氏章句云。拜受東面。拜送北面。方氏苞云。尸卽席。主人將有事。故以敬抑哀。既拜送則獻事畢。

哀心不能自抑矣。曰哭復位者。號泣而行。別於卽位而後哭也。又云。錢則喪祭既終。而吉祭以始。故用吉祭之辭。而曰拜送。今案錢尸初獻用廢爵。亞獻用足爵。三獻用總爵。與虞禮同。注云。胸脯及乾肉之屈也者。據記云。設俎

于薦東。胸在南。則胸專指乾肉言矣。注兼言脯者。案曲禮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彼注云。屈中曰胸。則脯及乾肉之屈者。均謂之胸也。廖氏云。申者爲脛。屈者爲胸。云屈者在南。變於吉者。賈疏云。曲禮左胸右末。則吉時屈者

在左。今尸東面而云胸在南。是凶禮屈者在右。末頭在左。故云變於吉也。尸左執爵。取脯搗醢祭之。佐食授噉。授乾肉〔疏〕正義曰。注云授乾肉

者。卽俎內乾肉之祭也。李氏云。尸受振祭噉。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疏〕正義曰。蔡氏德晉

云。南方。薦之南也。盛氏世佐云。鄉飲記。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此不舉而奠于右。亦變吉也。吳氏紱云。禮祭祀賓客無以虛爵奠者。以虛爵奠惟此。注云。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者。以上取於俎以授尸祭者。是佐食

。故知然也。云尸奠爵禮有終者。謂卒爵。不拜不酢而奠之。示禮有終。方氏苞云。吉祭。卒爵。獻者拜。尸答拜。象祖考康樂。嘉孝子之追養也。虞以安神。故承用其儀。若錢則獻者哭。男女衆賓皆踊。而用從容獻酢之儀。則悖人

情而失禮。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總爵三獻。如亞

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謾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

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疏〕正義曰。敖氏云。如主人儀。謂自薦脯醢至反之之外。皆如之也。從。從獻者無事尸之禮也。古文。謾作休。〔疏〕也。如燔之類。盛氏世佐云。案錢尸之禮。主人既不以肝從獻。則主婦之不以

燔從可知。不待言也。此云無從者。謂籩也。上經云。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以其繼齋而進。亦得云從。并此而無之。禮尤殺也。今案盛說是也。方氏苞云。初獻尸卒齋。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亞獻。主婦及婦人踊如初。則主人及兄弟亦如之。三獻。則凡在列者皆踊。哭之久。踊之多。幾與嬪前啓後等。哀親之體魄既藏。而靈魂亦將離其室也。今案取俎。謂取俎中之乾肉以實于篚也。注云。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者。上虞祭尸謾亦哭。此哭而從者。以錢之禮宜送也。云哭者皆從。則男女皆從尸矣。上即位西面。婦人在主人之北。是男在左。女在右。今轉而南行。亦男由左。女由右為便。與王制言道路之禮。男子由右。婦人由左異也。云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者。以記云及大門內。是不出大門也。賈疏云。在廟以廟門為限。在寢門外以大門為限。正祭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錢在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從尸不出大門也。云古文謾作休者。詳前。尸出門哭者止。以錢於外。大門猶廟門。注云。以錢於外。大門猶廟門。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送賓拜於大門外。〔疏〕正義曰。此賓出大門。故知送。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疏〕正義曰。注云。大門外。拜在大門外也。稽顙義詳前。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疏〕正義曰。注云。主人拜送男賓。明此主婦所拜。是女賓也。云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闔門之內者。對上言賓出主人送。明拜送於大門外。此不言出。不言送。故以為拜於闔門之內。春秋傳所謂婦人送迎不出門是也。云闔門如今東西掖門者。賈疏云。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為況也。蔡氏德晉云。主婦拜女賓。蓋在大門之內。今案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闔。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說文。闔。宮中之門也。周禮保氏鄭注。闔。宮中之巷門。據此則闔門在宮中。當在寢門之內。此錢尸在寢門外。不應復入寢門而拜之於此。故蔡疑為在大門內也。然釋鄭注云。闔門如今東西掖門。則似寢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左傳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徒攻闔與大門。似闔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通之小門。謂之闔也。

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疏〕正義曰。敖氏云。喪服之始。經帶先加。故於將。則服葛者為耐期。今文。說為稅。〔疏〕變之始。亦先說之。今案經帶。要經也。閒傳曰。男子重首。婦人重帶。下云婦人說首經。則此為要經明矣。于廟門外。明錢畢即說也。注云。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者。閒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案去麻服葛。即指經帶言之。是鄭說所本也。又喪服注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大夫以上與士異也。云夕日則服葛者為耐期者。案卒哭而錢。錢畢即說經帶。變麻服葛。是卒哭之夕日。即服葛也。所以然者。

燔從可知。不待言也。此云無從者。謂籩也。上經云。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以其繼齋而進。亦得云從。并此而無之。禮尤殺也。今案盛說是也。方氏苞云。初獻尸卒齋。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亞獻。主婦及婦人踊如初。則主人及兄弟亦如之。三獻。則凡在列者皆踊。哭之久。踊之多。幾與嬪前啓後等。哀親之體魄既藏。而靈魂亦將離其室也。今案取俎。謂取俎中之乾肉以實于篚也。注云。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者。上虞祭尸謾亦哭。此哭而從者。以錢之禮宜送也。云哭者皆從。則男女皆從尸矣。上即位西面。婦人在主人之北。是男在左。女在右。今轉而南行。亦男由左。女由右為便。與王制言道路之禮。男子由右。婦人由左異也。云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者。以記云及大門內。是不出大門也。賈疏云。在廟以廟門為限。在寢門外以大門為限。正祭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錢在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從尸不出大門也。云古文謾作休者。詳前。尸出門哭者止。以錢於外。大門猶廟門。注云。以錢於外。大門猶廟門。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送賓拜於大門外。〔疏〕正義曰。此賓出大門。故知送。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疏〕正義曰。注云。大門外。拜在大門外也。稽顙義詳前。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疏〕正義曰。注云。主人拜送男賓。明此主婦所拜。是女賓也。云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闔門之內者。對上言賓出主人送。明拜送於大門外。此不言出。不言送。故以為拜於闔門之內。春秋傳所謂婦人送迎不出門是也。云闔門如今東西掖門者。賈疏云。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為況也。蔡氏德晉云。主婦拜女賓。蓋在大門之內。今案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闔。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說文。闔。宮中之門也。周禮保氏鄭注。闔。宮中之巷門。據此則闔門在宮中。當在寢門之內。此錢尸在寢門外。不應復入寢門而拜之於此。故蔡疑為在大門內也。然釋鄭注云。闔門如今東西掖門。則似寢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左傳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徒攻闔與大門。似闔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通之小門。謂之闔也。

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疏〕正義曰。敖氏云。喪服之始。經帶先加。故於將。則服葛者為耐期。今文。說為稅。〔疏〕變之始。亦先說之。今案經帶。要經也。閒傳曰。男子重首。婦人重帶。下云婦人說首經。則此為要經明矣。于廟門外。明錢畢即說也。注云。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者。閒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案去麻服葛。即指經帶言之。是鄭說所本也。又喪服注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大夫以上與士異也。云夕日則服葛者為耐期者。案卒哭而錢。錢畢即說經帶。變麻服葛。是卒哭之夕日。即服葛也。所以然者。

•明日耐。耐前日之夕。有爲期之禮。李氏云。夕當爲耐。入徹。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古文。與爲豫。

〔疏〕正義曰。注云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者。以記云主人不與。明兄弟大功以下爲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故鄭據言之。云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者。謂丈夫婦人亦在不徹之中也。

李氏云。不徹者。齊斬之服。不執事也。吉祭則君婦廢徹。方氏苞云。文立於丈夫脫經帶之後。婦人脫首經之前。以見婦人不與徹也。錢設於大門之外。非婦人所宜有事。褚氏寅亮云。齊斬既不與饋。則亦不與徹可知。注是也。

婦人說首經不說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疏〕

正義曰。郝氏敬云。婦人重要經。男子重首經。易服先輕者。故卒哭男子以葛易帶。婦人以葛易首經。男不脫首經。婦不脫要帶。至小祥。男子乃去首經而帶如故。婦人乃去帶而首經如故。所謂除服先除重也。注云。不說帶。齊斬

婦人帶不變也者。謂齊斬。婦人帶有除無變。始終皆麻也。云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者。如喪服小記。婦人齊衰惡筭以終喪。及箭筭終喪三年。有除無變。皆是少變服之事。男子服重上。婦人服重下。而帶爲下體之上。故重

之。云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至耐。葛帶以卽位者。謂大功以下變麻服葛矣。但此卒哭之夕。仍服麻者。變者文。不變者質。是時主婦不說。故大功以下亦不說。言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明

日耐。則易葛帶以卽位矣。引檀弓者。證不說帶之義也。案檀弓婦人不葛帶。鄭注。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已。少儀。葛絰而麻帶。鄭注。謂既虞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又開

傳注。婦人葛絰不葛帶。孔疏云。士虞禮婦人不說帶注云。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其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也。故喪服

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是男女共焉。卽知大功婦人亦變葛也。此節賈疏云。案

大功章云。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又小左章云。布衰裳。澡麻帶絰。卽葛五月者

•二者章內。皆男女並陳。明大功小功。婦人皆葛帶可知。是皆據此注申之也。敖氏則以不說帶兼五服言。云婦人重帶。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其總麻者。此時亦不說。既退則除之。歎。今案喪服大功小功二章。無婦人葛帶之文。所謂卽葛者。或卽指首經言之。據少儀云。葛絰而麻帶。檀弓云。婦人不葛帶。並未分別齊斬與功服之異。則敖氏說。似亦可並存耳。

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以餞尸者。本爲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古文。席爲筵。

〔疏〕正義曰。無尸義詳前。郝氏敬云。拾踊三。丈夫婦人賓客更迭踊三者三也。盛氏世佐云。不餞則不獻。設如初而設几席送神不異也。云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者。鄭意蓋以猶出几席為句。以記未言丈夫婦人。故補言之。方氏苞云。上記尸出門右几席既設。賓出復位。主人出即位於門東。婦人出即位於主人之北。故此記明雖不餞。而主人主婦及賓猶出也。猶出斷句。几席設如初斷句。又云曰拾踊三。則賓亦出可知矣。虞祔而退之賓。義比於兄弟。故與衆主人同踊。今案方說是也。哀止告事畢。賓出〔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人也。言此者。見哭止之後。無他禮。且與下賓出為節也。吳氏章句云。此言告。則上餞者可知。

右記卒哭祭畢餞尸與無尸可餞者送神之禮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謂士也。禮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三月而葬。葬。七月而卒哭。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間。其義或殊。〔疏〕正義曰。三日而葬。葬。三月而葬。遂卒哭。謂士也。禮記云。遂卒哭者。謂三月而葬。遂於葬月卒哭也。禮記曰。士

葬。亦見王制。但彼文大夫士同。此注云謂士也者。據記云。遂卒哭者。謂三月而葬。遂於葬月卒哭也。禮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是此記指土言也。若大夫以上。卒哭與葬異月矣。故又引禮記以明之。記不言三虞者。三虞在卒哭前。舉卒哭可以該之也。注云。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間。其義或殊者。以記者不一人。故言有更端也。方氏苞云。前記至告事畢賓出而止。後記別一人所為。故始於死三日而殯。終於祥禫吉祭。凡禮事禮辭。為前記所未備者

則以所聞補之是也。將且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疏〕正義曰。且。明日之且。以將且而祔。故於前夕薦。此薦為祔設也。吳氏而訛。今案吳氏方氏以薦為餞是也。但字本作薦。不必改字。上餞尸之禮。薦脯醢。設折俎而無牲。故但以薦言。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薦略於祭。且無尸者不餞。亦設几席以送神。故此記變言薦。以包無

尸不餞之禮。必以薦為餞之訛。則非矣。注云。薦謂卒哭之祭者。以卒哭獻畢未徹乃餞。則餞尸之禮。即於卒哭之末行之。故亦以為卒哭之祭也。敖氏則謂既餞而復薦於寢。告以祔期。是既餞送於門外。而復薦於寢中。顛倒甚矣。且

同日之間。既卒哭而餞尸。又薦告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隋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卒辭。卒哭之祝辭。不亦黷乎。方氏禘氏駁之是也。

也。不稱饌。明主爲告〔疏〕正義曰。哀子某。某名也。來日某。某甲子也。黃氏幹云。卒哭是以吉祭易喪祭。合稱

也。今文。隣爲齊。〔疏〕孝子。今尙稱哀者。豈孝子不忍忘其哀。至耐而神之。乃稱孝歟。注云。卒辭。卒哭

之祝辭者。以薦在卒哭祭未徹之時。故亦以卒哭言之。其實卒哭自有辭。上記云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是

也。不得又以此爲卒哭祝辭。敖氏云。卒謂已薦也。已薦則祝告以此辭。盛氏世佐云。卒辭。卒祝之辭也。金氏榜云

此著其與虞辭所易者。故曰卒辭。特性。卒曰篋子爲某尸。注云。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與此同義。今案卒字略逗

。敖說得之。卒辭者。謂已薦而告以將耐之辭也。上虞辭云。適爾皇祖某甫。已告以將耐矣。此則於餞送時。復告以

耐期也。云隣升也者。孫入祖廟。故曰升。云尙庶幾也者。詳特性。云不稱饌。明主爲告耐也者。鄭意以主爲告耐。

故不稱牲饌。然餞尸之禮。止有脯醢乾肉而無牲。是本無饌。故不稱饌也。云今文隣爲齊者。胡氏承珙云。詩朝隣于

西。傳云隣升。周禮。既祫。九日隣。司農注云。隣者。升氣也。說文作隣。廣韻隣與隣同。禮記樂記。地

氣上齊。孔子閒居。至于湯齊。二齊字。鄭注皆讀爲隣。而訓以升也。此隣耐亦升義。故不從。今文作齊。女子曰

皇祖妣某氏。女孫耐於〔疏〕也。正義曰。此著其所易之辭。謂耐女子。則辭當云隣爾于爾皇祖妣某氏。某、祖妣姓氏

耐者言之。賈疏云。此女子謂未嫁而死。或出而歸。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婦差〔疏〕正義

或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家。既葬耐於祖母也。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婦差〔疏〕正義曰。此亦著其所易之辭。謂耐婦則辭當云隣耐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也。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

主之。又云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注云。不言爾曰孫婦。婦差疏也者。凡祝辭稱爾。爲親辭。婦

差疏。故不言爾也。褚氏寅亮云。記文孫婦二字。卽以代男子之爾字。蓋對所耐者而言。故曰孫婦也。云今文無某氏

者。案祖姑或非一人。必須言某氏以別之。上耐女子云皇祖妣某氏。此亦當有某氏二字。今文無之。故鄭不從也。

其他辭一也。來日某隣〔疏〕正義曰。耐女子耐婦所易之辭。已見於上。其他辭則與耐男子同。故注以來日某隣耐

亦未能一。竊謂句當於他字略斷。其他者。以男言之。如耐諸父及昆弟之類。以女言之。則或有歸宗姑姊妹。及妾耐

於妾祖姑之類。其辭總皆以皇祖皇祖妣皇祖姑爲稱。是之謂一。蓋卽下以其班三字之疏義耳。今案江說亦可通。存之。

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圭。絜也。詩〔疏〕正義曰。此記饗尸之辭也。上經虞

祭尸入九飯節。佐食取黍稷肺祭授

尸。尸祭之。祭奠。祝祝卽用此辭也。此饗辭。三虞卒哭及祔練祥吉祭皆用之。故鄭於特牲尸入九飯節。尸卽席坐。主人拜安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下。亦引此辭。以爲祝饗之辭也。鄭上注解饗爲勸強之。故以饗辭爲勸強尸之辭也。云勸強尸。則鄭意不以此辭爲饗神之辭明矣。注云。圭。圭。繫也。詩曰。吉圭爲饋者。敖氏云。大戴禮云。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注豈據此而訓圭爲潔歟。今案圭本有繫義。敖說非也。繫與潔通。孟子必有圭田。趙注訓圭爲繫。廣雅釋詁。圭潔也。引詩者。小雅天保篇。吉蠲爲饋。韓詩作圭。戴氏震云。鄭注周禮秋官蜡氏除不蠲云。蠲讀如吉圭惟饋之圭。箋詩吉蠲爲饋。云蠲。潔也。至此注引詩。則爲與惟圭與蠲互異。陸德明置此注所引吉圭弗釋。而於詩吉蠲。周禮不蠲。皆云古玄反。舊音圭。竟若未見本文有作圭者。宋董道撰廣川詩。故其時韓嬰章句尙存。知韓詩作吉圭。因以鄭注周禮之吉圭惟饋。證明圭字作蠲音。足補箋疏釋文所未備。據此是韓詩作圭也。云凡吉祭饗尸曰孝子者。鄭以此饗尸之辭。吉祭用之。則改哀爲孝。禮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是也。

右記卒哭薦告祔之辭與饗尸之辭

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疏〕正義曰。於寢。如既祔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古文。班或爲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爲胖。注云卒哭之明日也者。謂記云明日。是卒哭之明日也。既夕注云。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爾雅釋詁。祔。禴祖也。郭注。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說文。祔。後死者合食于先祖。釋名又祭曰祔。祭于祖廟以後。死孫祔于祖也。字或作付。或作附。以祔爲正。周禮大祝。付練祥。鄭注付當爲祔。禮記上下篇。言附者非一。鄭注並云。附皆當爲祔是也。云班。次也。小爾雅文。云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者。言祔有一定之次。昭祔昭。穆祔穆。設若所祔之昭無可祔。則閒穆一代而仍祔於昭。所謂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也。但小記原文。本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蓋祖妾之有無不定。故有中一以上而祔之禮。彼注云。中。猶閒也。此注引祔必以其昭穆。而并引亡則中一以上者。正以見祔必以其班之義。檀弓曰。明日祔於祖父。孫與祖昭穆同班。卽此以其班祔者。祔之正禮也。喪服小記禮記等篇所言。多祔之變禮。然亦必以昭穆言。學者依文求之可矣。云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祔主反其廟者。此鄭推言天子諸侯之禮。故云凡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祔也。大祔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視迎

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踴。蓋祭畢毀廟之主。仍藏于太祖廟。未毀廟之主。則各反其廟。是以有出祭入廟之儀。今此耐祭於祖廟。祭訖主仍反於寢。有似裕然。故以爲況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云。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于主。服氏注云。特祀于主。謂在寢。則固與鄭說同矣。陳氏祥道云。先儒謂既耐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既耐。柩不可反。孰謂將耐而既耐。主可反乎。萬氏斯大亦據坊記喪禮。每加以遠。檀弓喪事有進無退二語。以駁耐已主反於寢之說。然鄭注朱子實取之。嘗云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耐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又云。既耐之後。主不當復於寢。陸子靜力主此說。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余以儀禮注告之。子靜謂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今更言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大祥之後。除喪而遷矣。其初言耐不言遷。則既耐之後。主復於寢。至此方遷於廟矣。徐氏乾學云。遷廟篇中載君先至廟告徒。即告於殯宮之几筵也。士虞禮注。鬼神所在則言廟。是寢亦可得稱廟矣。中有奉衣服至碑語。據賈聘禮疏。謂寢內亦有碑。則遷廟篇中所云出廟門。其爲出殯宮無疑。近張氏履云。遷廟篇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案諸侯廟制。五廟並列。每門有隔牆。隔牆有通門。謂之閤門。從廟之廟出所耐廟。過一閤門。即入新廟矣。又安用車。即曰車以尊神也。而記曰國君下宗廟。則君車無入廟門閤門之理也。今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則是君若臣皆於閤門之中。廟門之前乘車也。而豈有是哉。且一牆之隔。又安得有大溝渠乎哉。由君臣皆車及大溝渠之文。而知主之從寢之廟明也。從寢之廟而耐。後之復於寢又明也。寢則曷爲亦名廟。曰盧注謂廟殯宮。時葬久矣。神所棲卽廟也。今案以大戴禮遷廟篇證鄭注。自朱子始。其說自確。篇中雖但言奉衣服。不言奉主。然不可以是臆斷爲無主。昔人已辨之矣。張氏又云。古者事神之道。必多其方以求之。記曰。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於彼乎。於此乎。故喪之奠也。在寢。而又別有下室之饋。今以神之將依於祖乎。則爲之饋其尸而耐祭之。以神之或猶安於寢乎。則爲之反其主而特祀之。魂氣無不之。非神之一進不可復退。一遠不可復近也。江氏筠云。曾子問已葬而世子生。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此未知其去葬久近。其文承君薨而下。則所謂禰者。其卽上所云殯宮無疑也。而下云三月乃名於禰。夫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周卒哭而耐。則其在耐後也。明矣。而其文乃不異。且下云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別言宗廟。豈非復反於寢之明驗邪。金氏榜云。或有疑復寢之說。曰七廟無虛主。又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喪禮每加以遠。榜謂曾子問之文。爲取七廟之主以行者言之。非謂主本在寢者。爲不可反之於寢也。檀弓之言有進無退。所以明反柩之失。坊記之言每加以遠。所以立不葬之坊。其文皆據尸柩而言。與廟主不相涉。凡此皆申明注耐已復寢之義也。云練而後遷

庶者。賈疏謂鄭據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橋可也。改塗可也。是練而遷廟。與左
 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者不同。又據周禮鬯人。廟用卣。以為練而遷廟之
 祭。又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案朱子云。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
 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朱子主三年遷廟之說。徐氏譚禮通考。亦斷以遷廟當在三年
 吉禘之時。吳氏章句據穀梁疏云。作主在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畢。遂謂鄭誤解傳說。今案鄭云練而後遷廟。明有後
 字。謂練後乃可遷廟。非謂練卽遷廟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古者虞時作桑主。練時作栗主。既作栗
 主。則埋虞主於道左。見鄭駁五經異義。虞主不可用以遷廟。故必俟既練作栗主之後。乃可遷廟。此注言練而後遷廟
 之義也。然則耐已復寢者。固由孝子之意。不忍盡變事生之禮。實亦以耐時用。虞主。虞主不可藏於廟。故耐祭訖。
 主反於寢也。公羊傳又曰。用栗者。藏主也。是可證矣。朱子云。耐與遷自是兩事。又據大戴禮遷廟篇。君及從者皆
 玄服。謂遷廟在大祥除喪之後是也。近儒謂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故遷廟用玄服。皆由讀此注忘却後字。謂練而遷
 廟。故為此牽合附會耳。遷廟既在除喪後。則練祥禫之祭。自當在寢行之。賈疏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則是耐
 時主反於寢。練而遷廟。祭訖仍反於寢。將來又必遷廟。禮豈有如是之煩瀆者乎。其必不然矣。云古文班或為辨。辨
 氏姓或然者。惠氏棟云。古辨字或讀為班。故古文班亦作辨。史記五帝紀云。辯于羣臣。徐廣曰。辯音班。春秋傳襄
 二十五年。男女以班賂晉侯。此今文也。哀元年云。蔡人男女以辯。此古文也。說見劉光伯規過。胡氏承琪云。班或
 為辨。是古文有兩本。漢書王莽傳音義引孟康曰。辨或作班。故鄭以古文班為辨者。其義或然。云今文為辨者。既夕
 注亦云。今文班為辨。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故書。版為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為版。又唐人臚辨注。鄭大夫云。
 辨讀為判。杜子春讀辨為版。版既為班。辨亦可讀班。故今文借辨為班。鄭所不從也。○檀弓曰。殷練而耐。周卒哭
 而耐。孔子善殷。朱子云。期年而神之。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儀禮自始死以至祥禫。
 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爾。今案死者體魄以葬為歸。死者魂氣以廟為歸。周制虞而
 作主。卒哭耐廟。奉新死者之主。祭於祖廟。并祭其祖。使魂氣相連屬。故耐不於練。而於卒哭焉。欲其神之早得所
 歸也。然人子居廬哭泣。不忍遽以為神而遠之。故耐訖反主於寢。且亦以舊廟未毀。新廟未成。主不可以遽入也。至
 練更作栗主於寢祭之。自是而祥禫皆然。以喪祭不可行於祖廟中也。至三年喪畢。乃遷栗主於新廟。而四時之祭行焉。
 又以體死者不忍遽毀其祖廟之意。沐浴櫛搔剪。彌自飾也。搔當音爪。今文曰。沐〔疏〕正義曰。注云彌自飾也
 而遷廟必於三年焉。則周制亦善矣。沐浴櫛搔剪。浴搔剪。或為蚤揃。揃或為髡。

而更加以搔剔。是彌自飾也。胡氏承琪云。注云搔當爲爪者。鄭於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云。蚤讀爲爪。古人多以覆手之爪。爲又甲之叉。說已見前。蓋手足甲謂之爪。斷手足甲亦謂之爪。喪大記。小臣爪足。注云。爪足。斷足爪也。內則。疾痛苛養。敬抑搔之。與斷手足甲義無涉。故鄭正其字曰搔當爲爪。今文曰沐浴。無節字。鄭所不從。說已見前。云搔剔或爲蚤揃。揃或爲髻者。此皆據別本。搔蚤皆假借字。揃者。說文云揃也。段氏玉裁云。急就篇。沐浴。揃。揃。揃。同。莊子。皆揃可以休老。本亦作揃。揃者。道家修養之法。手部擊下云。一曰擊。揃。揃。旁也。擊。揃。即莊子之皆揃。謂剔其頰旁。養生家之一法也。若士喪禮士虞禮之蚤揃。蚤讀爲爪。謂斷爪。揃許作荆。謂荆須也。案說文荆。齊斷也。經典多借剔爲之。故爾雅釋言及魯頌毛傳。皆云剔齊也。此經剔或爲揃者。鄭於士喪禮注。不云揃當爲剔。故於此或作亦復存之。揃或爲髻者。髻亦剔之假借字。鄭意蓋以爪與剔爲正字。蚤搔揃髻。皆所不從也。今案此經正文作剔。士喪禮作揃。生入法容。或有理其須而剔之。使齊者。若事死則斷無剔須之理。互詳士喪禮蚤揃如他日下。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臄。專。猶厚也。折俎。謂多折骨以爲之。今以脰臄貶於純吉。今文字爲折俎。〔疏〕正義曰。敖氏云。惟云取諸脰臄。是不分左右皆用之矣。而說以爲折俎。亦甚誣矣。古文。脰臄爲脰臄也。〔疏〕褚氏云。既虛右胖不用。雖脰臄亦取連左胖者。今案耐亦當與虞同。記不言左。省文。褚說是也。注云。專猶厚也者。膚有厚薄。此云用專膚。明是取其厚也。云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者。李氏云。特性禮。主婦佐食皆殼折。今案不言折俎。鄭意蓋以爲用正體也。云體盡人多折骨以爲之者。此鄭解吉祭折俎之義也。云今以脰臄貶於純吉者。案虞無折俎。耐有之。已漸卽吉。但不用體骨而用膚。是貶於純吉也。褚氏云。虞不致齋。練不旅酬。耐在虞練之間。容得致齋。故主婦以下有俎。云今文字爲折俎。而說以爲折俎。亦甚誣矣者。蓋當時今文家有解折俎爲折俎者。故鄭辨之。吳氏廷華謂膚用專爲尸俎。案虞祭尸俎用七體。耐何獨用膚乎。其不然明矣。云古文脰臄爲頭臄也者。臄氏琳云。說文無臄字。口部臄。咽也。臄。臄。臄。文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則臄字當從古文。今亦從今文小誤。胡氏承琪云。案說文。脰。項也。項。頭後也。古文以頭爲脰。同音假借。臄爲正字。鄭注取諸左臄上云。臄臄肉也。此注於脰不從古文假頭。而於臄又從今文假臄者。殆當時頭臄殊別。噉臄通借。學。其他如饋食。如特性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虞。右胖耐。今此如饋食。〔疏〕正義曰。賈疏云。知不知者所易曉歟。則尸俎折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疏〕士虞饋食禮者。虞不致齋。則夫婦無俎矣。上文有俎。則耐時夫婦致齋。其辭稱孝。與特性同。故云如特性饋食之事也。王氏士讓云。練尙不旅。則耐祭只有獻致齋而不旅可知。云其他如者。亦大概之辭。徐氏秉義云。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

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做初虞爲之矣。至卒哭之後。初有耐練祥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蓋士虞記篇末。略陳耐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卽特性饋食禮也。士之耐祭做之。則練祥禫三祭。自做特性可知。云或云以左胖虞右胖耐者。當時有人解云。虞與耐共用一牲。以左胖爲虞祭。右胖爲耐祭。故鄭破之。云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胙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者。李氏云。特性饋食禮。尸俎右臂。胙俎臂用左。胙俎。主人俎也。今胙作胙。非。經義述聞云。注胙當爲胙俎。今作胙俎者。涉上注而誤。胙俎心舌。安得有臂乎。肩胙字也。特性記曰。尸俎右肩臂。胙俎臂。是尸俎胙俎皆有臂也。若肩則尸俎有而胙俎無。不得云皆有。今案李氏及述聞之說是也。鄭以如饋食。則尸俎胙俎皆有臂。豈復取虞祭之臂而用之乎。此以決其不然也。用嗣尸。虞耐尙質。〔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嗣。繼也。卽虞訖耐。理宜專用一尸。若更易之。則神失所主矣。然獨於此言之者。以上祭猶是閒日。此則連日。恐或思有以息之。又或因餞之門外之故。而疑禮得更端。故特明之。王氏士讓云。敖氏謂耐用子行之次子爲虞尸者。是虞耐異尸。誤矣。記言餞尸。正爲耐廟而餞之。豈有餞者一尸。耐者又一尸乎。李寶之指嗣爲主人嗣子。不知凡喪。主人或年少。未必盡有嗣。且亦未可以特性之嗣舉奠例也。注云。虞耐尙質。未暇筮尸者。此鄭解用一尸之義也。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是練祥以後之祭。皆筮尸矣。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疏〕正義曰。此記耐云。此祭兩告之。而辭乃惟以孝子爲稱者。蓋主於耐者也。蔡氏德晉云。小心畏忌不惰。言中心之敬。不敢稍怠也。其身不寧。言敬形于身。踧踏而不安也。今案當以小心畏忌爲句。不惰其身爲句。言心常存畏忌而身不敢惰慢也。前虞辭云。夙興夜處不寧。此更增此八字耳。方氏苞云。春秋傳曰。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若主喪者及衆主人心無畏忌。身實懈惰。夙興夜寐。無甚不安。而以此告於先靈。能不怵然內愧。而忤於嫗族友黨乎。先王制哭踊之節。正薦告之辭。皆所以振發人之本心。而俾自循省也。○經義述聞云。孝子某。子當爲孫。下文適爾皇祖某甫以隣附爾孫某甫。皆告祖之辭。猶金縢言若爾三王。惟爾元孫某也。自稱當言孝孫。不當言孝子。蓋因上文三言哀子某而誤。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今所祭之祖于祭者曾祖也。而但謂之皇祖者。王父以上。亦得稱爲皇祖。魯頌閟宮。美僖公享祀。曰皇祖后稷。又曰周公皇祖。哀二年左傳。衛太子蒯聩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則自始祖以下皆得稱皇祖也。對皇祖言之。則曰孝孫矣。又云。兩爾字皆稱其祖。非上爾其父。下爾其祖也。鄭注以爲兩告之。非是。上文卒辭曰。隣耐爾于爾皇祖某甫。已告其父矣。至耐祭則統于尊而告祖。不得兩告也。適爾皇祖。謂孝孫以此祿事適皇祖之廟而薦

之。非謂其父適皇祖之廟也。下隣耐爾孫。始謂耐其父于皇祖耳。今案述聞之說特精。並錄存焉。注云。稱孝者吉祭者。謂易哀爲孝。用尹祭。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

〔疏〕正義曰。曲禮。脯曰尹祭。故知尹祭爲脯也。鄭意以曲禮所云。是天子諸侯稱號。云大夫士祭無云脯者。據特牲少牢言也。上虞辭云。絜牲剛鬣。是牲號。故云今不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之誤。賈疏云。亦者。亦上文

香合也。或曰。尹正也。謂用吉祭嘉薦普淖普薦澆酒。普薦鏹羹。不稱牲。記其〔疏〕者。正義曰。注云。普薦鏹羹之正禮。或曰。用上當有致字。嘉薦普淖普薦澆酒。異者。今文。澆爲醲。〔疏〕者。賈疏云。虞禮一鏹

此云如饋食。與特性同二鏹。故云普薦也。敖氏云。普薦未詳。則不以賈說爲然矣。云不稱牲。記其異者。以鏹有羊鏹豕鏹。此不稱牲而言普薦。是記其名之異者。云今文澆爲醲。詳前。○今案經義述聞。以尹祭爲籩實。嘉薦爲豆實

實。詳前明齊澆酒下。適爾皇祖某甫以隣耐爾孫某甫尙饗。欲其耐合兩告之。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

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疏〕正義曰。注云。欲其耐合兩告之者。既夕注云。耐猶屬也。耐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疏〕之祭。欲耐者與所耐者神相屬。故兩告之。蔡氏德晉云。適爾

皇祖某甫。以告耐者。隣耐爾孫某甫。以告皇祖。今案兩告之而用一尸者。方氏苞云。像新死者進見于祖。祖之尸不必設也。引曾子問而云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者。褚氏寅亮云。祝取

羣廟之主。藏于太祖。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此天子諸侯之禮也。大夫士無主。則皆以幣告之。卽許氏愼東帛依神之謂禮經釋例云。詳注意天子諸侯有主。則耐廟反寢及反廟皆以主。大夫士無主。則皆以幣告之。卽許氏愼東帛依神之謂

也。今案崔氏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耐。耐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其卽本此注言之歟。又江氏筠云。卒哭反廟。乃天子諸侯禮。注謂士之皇祖亦然。非也。案士之一廟者無羣廟。卽二廟者亦止祖廟廟祖。無太祖廟。說

似難通矣。○經義述聞云。適爾皇祖之上。當云薦此耐事。耐者合也。合于皇祖也。薦此耐事適爾皇祖某甫。謂以此耐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猶特牲云。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少牢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

伯某也。且虞稱虞事。卒哭稱成事。小祥大祥稱祥事。而耐獨不稱所薦之事。非祝辭之例矣。故薦此耐事之當在耐祭。可以他祭比類而得之也。薦耐事不言哀者。上文祝稱孝子。已是吉祭之辭。不得復稱哀薦。當與祥祭皆稱薦。此蓋

薦此某事之文。耐與祥同。所不同者。或稱耐。或稱祥耳。薦此耐事適爾皇祖某甫。與始虞之哀薦虞事適爾皇考某甫相亂。遂至脫于此而反見于彼。于是始虞之祝與耐祭無別。解者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矣。今案互詳始虞祝辭適爾

皇祖某甫下。

右記耐祭之禮與告耐之辭

綦而小祥。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疏〕正義曰。杜氏佑云周制。士喪周而小祥。今案周卽綦年也。注云歸祥肉。古文。綦皆作基。

除首服。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吳氏紱云。此卽練祭也。以一綦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

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禮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謂特祭于祖廟。不可從。今案喪服四制云。期而練。又云。十三月而練冠。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縹綠。葛要絰。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長祛。祛。祛之可也。喪服

小記云。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孔疏。練謂小祥也。曾子問曰。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

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鄭注。奠無尸。虞不致齋。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齋。彌吉。禘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案練小祥也。祥大祥也。十一月而練。此父在爲母之禮。萬氏斯大云。卒哭

耐祭。于三虞後相繼而行。故日與尸不更筮。賓不更宿。小祥之去耐。大祥之去小祥。爲日遠矣。日也尸也賓也。無

不筮不宿可知。考虞禮記第云薦此某事。不著二祥之禮。此當放特性饋食禮爲節。自筮日筮尸宿賓至獻兄弟及私臣內

兄弟。小祥之節也。不旅酬。自筮日筮尸宿賓至賓主黨旅酬交錯。大祥之節也。無無算齋。冠服用練祥所宜。不得端

玄耳。萬氏斯大云。禘記云。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啻之。衆賓兄弟則皆啻之。大祥主人啻之。衆賓

兄弟飲之。考士虞禮。喪祭也。尸酢主人。主人飲卒齋。練祥喪祭。何反止于啻啻。孔疏云。此主人啻之啻之。謂正

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時也。衆賓兄弟啻之飲之。謂祭未受獻時也。賓長之酢止于啻啻。而尸酢反卒齋者

神惠重。賓酢輕也。通練祥二祭于特性禮者。不可不知。云檀弓曰歸祥肉者。引以證祥爲祭名也。檀弓本云饋。此

云歸者。古饋與歸通。云古文綦皆作基者。皆下又綦而大祥也。惠氏棟云。案堯母碑綦字亦作。祝辭之

基。胡氏承珙云。士喪禮兆基之基。古文又作期。蓋古文二字互借。鄭各取本義。故皆從今文。曰薦此常事。祝辭之言常者。綦而祭禮也。〔疏〕正義曰。注云祝辭之異者。祝辭與耐同。惟薦此常事爲異耳。云言常者。綦而祭禮也者。古文。常爲祥。〔疏〕案期而祭。禮也。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此謂練祭也。孔疏。歲序改易。隨時懷感。故一

期而爲練祭。于禮當然。是以言常也。云古文常爲祥者。胡氏承琪云。言常事者。此爲小祥當與大祥辭別。故鄭不從古文。○經義述聞云。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常聲近。故誤爲常耳。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性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今案吳氏疑義云。喪祭皆非常之事。此言常者誤也。當以古文作祥爲是。與述聞說合。

又碁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又。復。〔疏〕正義曰。釋名云。又。期而大祥。亦祭名也。

孝子除練服。服朝服。編冠。加大善之飾也。杜氏佑云。周制。自小祥又周而大祥。蔡氏德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今案喪服小記曰。大祥吉服而篋戶。禮記曰。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玉藻曰。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又。復也者。詩小宛。天命不又。毛傳。中月而禫。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云。又。復也。復碁則天道再變。故行大祥之祭。而其辭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禮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

〔疏〕正義曰。注云中猶閒也。謂閒隔也。云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而大祥。禫或爲導。者。禫大祥後除服祭名。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閒隔一月。故云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也。云禫之言澹澹平安意也者。澹與淡通。謂哀痛慘切之念。至此漸平。向之夙夜不安者。至此稍安也。釋名云。閒月而禫。亦祭名也。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

說與鄭同。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徒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縞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其詳載檀弓孟獻子禫節疏內。李氏云。聘禮記。士中日則二雙。喪服小記。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學記。中年考校。中皆謂閒也。王肅謂禫在祥是月之中。讀此中月與文中身享國之中同。案是月禫。自爲下生文。猶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是日之文。亦上無所屬。王義非也。汪氏琬云。案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閒月。豈三年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倍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義無疑。金氏榜云。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十七月。義本相通。杜氏通典。

載鄭學之徒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又云。通典承用鄭義。謂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榜謂禫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綬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祥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野言。浮辨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學者猶或依違其間。甚矣禮學之難明易晦也。今案禮記閒傳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曰。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又曰。期而小祥。練冠纒緣。要經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纒無所不佩。據閒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爲特起之辭。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如王肅之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爲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祭。不嫌于數乎。禮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禫與祥異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祥月中也。禮文章顯如是。而後人有謂王肅實本于禮。親喪宜厚。故鄭說沿用至今何歟。云古文禫或爲導者。說文於丙字檢字下。皆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於突字下云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惠氏棟云。導服卽禫服。从古文故曰導。近有人作字書。名正字通。斥許君說爲妄。是未讀儀禮。段氏玉裁云。士虞禮注曰。古文禫或爲導。檀弓喪大記注皆曰禫。或作道。是今文禮作禫。古文禮作導。鄭從今文。故見古文於注。許從古文。故谷部木部穴部。皆云三年導服。而示部無禫。今有者。後人增也。導服者。導凶之吉也。不云讀若導。而云三年導服之導者。三年導服之導。古語蓋讀如澹。故今文變爲禫字。是其音不與凡導同也。胡氏承琪云。經典皆相承作禫。故鄭從今文。此注云古文禫或爲導。是古文本亦有作禫者也。徐氏乾學云。禫祭之禮。全用特牲饋食篇之儀。蓋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齋。禫則既加以旅酬。又加以無算齋。一如特牲禮行之。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疏〕正義曰。吉祭。四時之常祭。曰吉者。對禫以前爲喪祭言也。褚氏寅亮云。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死之父。而母先沒者言。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者。此指吉祭在禫月者言之。謂禫月而當

四時之祭月。則既禮之後。行吉祭如常也。吉祭與禮同月。一月而兩祭者。禮專祭新死者于寢。吉祭在廟也。云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者。吳氏章句云。吉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者。爲父祔而母先卒者言之。蓋死者初遷廟。生者初除喪。餘哀尙在。不敢純用吉禮也。盛氏世佐云。婦人無廟。其妃之先卒者。祔於皇祖姑。俟其夫遷廟之後。乃合食焉。所謂配也。未配則但祭考而已。江氏筠云。注引少牢禮祝辭。特以證明配字耳。又云。猶未配。蓋主于母之先亡者言。萬季野謂無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其言是矣。而又云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于祖廟。此但祫祭祖廟。而不以新死者配之。案士祫祭之禮未聞。且卽祫食于祖廟。亦不得言配。其說非也。今案吉祭猶未配。謂前此喪祭。固未以母配。今吉祭在禮月。猶未以母配也。若禮月後而遇吉祭。則當以母配矣。配字之義。諸家指母先亡者言之。甚是。互詳特性筮日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下。

右記小祥大祥禫祭吉祭之節與祝辭之異

儀禮正義

卷三十四

特性饋食禮第十五

鄭目錄云。特性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七。小戴第十三。別錄第十五。〔疏〕

正義曰。先大夫目錄按禮云。賈疏本作謂諸侯

之士祭祖禰。無以歲時及其及之禮六字。此依釋文所引增。釋文禰作庶。賈本於五禮上。又有非天子之士而六字。是因疏文訛入。大戴以下十四字舊脫。吳氏澄補。據士冠禮疏。當作小戴第十。第十三乃士喪禮。戴氏震云。似釋文所引。乃鄭目錄本文。阮氏校勘記云。釋文庶字誤。當從賈作禰。威氏庸校本祖禰下增庶字。又經作小戴第十。今俱從校證本。○李氏如圭云。特性。一豕也。韋昭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官氏獻瑤云。大夫曰少牢饋食。所以別於天子國君之大牢也。士曰特性饋食。所以別於卿大夫之少牢也。蔡氏德晉云。士喪遺奠用羊豕。是士之祭亦有用少牢者。蓋特性其常。而少牢乃其盛禮也。賈疏申鄭義謂曲禮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爲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性少牢。爲諸侯大夫士。似未盡是。詳少牢禮。萬氏斯大云。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祿及其高祖。干、求也。祿、合祭也。必求於君而後得祿。則其常時。但得特祭而不得合祭可知。考此特性少牢二篇祝祠及命筮之詞。惟及皇祖而自稱孝孫。此常時之祭也。其爲特祭昭昭矣。蓋舉皇祖以爲例。其祭高曾也。以此推之。其祭禰也。亦以此推之。又云。先儒謂大夫士惟得祭祖禰。何其泥歟。今案此篇所言儀節器物。祭祖與祭禰同。但祭禰則易其皇祖孝孫之詞耳。萬氏以爲常時之特祭。非合祭。又謂舉皇祖以爲例。其說皆是。惟推之以及高曾。謂祭祖禰之說爲泥。則非。士祭及高曾。惟祿祭爾。鄭注大傳云。干猶空也。空祿謂無廟。祿祭之于壇。蓋士止有一廟二廟。其高曾則無廟。故鄭以爲祿祭于壇。此篇是言廟祭。則不得推及高曾。故鄭云祭祖禰也。云以歲時祭。則是時享。非祿也。饋食義詳下。士廟制詳少牢篇首。云於五禮屬吉禮者。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故知屬吉禮也。郝氏敬云。士虞後繼以特性者。自凶趨吉也。特性後繼以少牢者。自殺趨隆也。皆記禮之序。盛氏世佐辨之云。諸篇次第。皆出于漢儒所定。未必合作經者之舊。今案儀禮全經。當有天子諸侯祭禮。今皆亡。惟此及少牢

篇。僅存大夫士祭禮。則已殘闕不完。又二戴與劉氏次弟皆不同。郝氏據今本以言序謬矣。○萬氏斯大云。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衆仲言羽數。大夫四。士二。是大夫士皆有樂舞矣。特性少牢。皆不用樂何歟。嘗考之郊特性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凡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竊意特性少牢皆用食禮。故名曰饋食而無樂也。汪衡齋先生亦主此說。今附錄於此。俟考。吳氏紱云。古者大夫士四時之祭。用燕禮則有樂。用食禮則無樂。觀特性尸九飯。少牢尸十一飯。則用食禮明矣。

特性饋食之禮不誨日。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誨。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以下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與牲。凡五節。皆祭前戒備之事。注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者。古熟字多作執。先大夫目錄校證云。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言饋食者。著有黍稷。蓋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先裸獻而後薦熟黍稷。大夫士之祭。直自饋熟始。無裸獻之禮。故曰饋食。今案司尊彝云。裸云朝踐。朝踐即謂薦血腥。又云。饋獻即謂薦熟。是宗廟之祭。始裸神。次薦腥。次薦熟。故禮運曰。腥其俎。執其殽。鄭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法大古也。執其殽。謂體解而烝之。法中古也。周禮肆獻裸饋食分三節。裸爲一節。獻爲一節。肆與饋食共爲一節。以薦黍稷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食。實一時事。故鄭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又周禮籛人。有朝事之籛。饋食之籛。朝事即朝踐。鄭注。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饋食。薦熟也。今吉禮存者。特性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裸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義與此同也。云饋食者。食道也者。食道。謂生人飲食之道。檀弓曰。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鄭注。食道。禮器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絜。一獻執。鄭注。近人情者。養而遠之者。敬。又郊特性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是祭祀用食道。近爲殺。用血腥法古爲隆。鄭言此者。欲見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爲殺於天子諸侯也。萬氏斯大云。特性少牢二禮。不曰祭而曰饋食者。祭以黍盛爲重也。就二禮考之。尸者。祭祀之主。食飯惟尸。而他人不及。嘏者。受福之重。嘏惟用黍。而他物不及。此食之所以重也。而特舉以爲名也。士虞禮。尸入之後。亦先九飯而後三獻。略與特性禮同。故篇首亦曰特豕饋食。今案萬說。即大宗伯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之義。諛謀詳下。江氏筠云。此云不誨日。而下筮日云。諛此某事者。此諛爲人謀。下諛爲鬼謀也。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

先與有司於廟門諷丁巳之日者。案少牢云。日用丁巳。彼注云。必先諷此日。明日乃筮。是所諷者。爲祭之日。非筮之日也。敖氏云。諷日。謂諷其筮日之日。張氏爾岐云。不諷日者。不預諷前月下旬之丁巳。以筮來月上旬之丁巳。似誤。江氏筠云。少牢之子祭日。先諷之而後筮之。此則即筮爲始耳。今案大夫以上。先諷日而後筮日。士則但筮日而不諷日。亦尊者禮詳。卑者禮略。鄭必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者。蓋君祭。大夫士均有事焉。大夫祭。士或又有事焉。此所以職褻事繁。不能預諷祭日。但可以祭。即擇日而筮之。亦不必定用丁巳之日也。乃賈因士不諷日。于少牢疏云。士只有致齊無散齋。其說亦非。吳氏疑義云。據祭統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則祭前十日爲齊期。故必筮于十日之前。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卜日遂戒。少牢筮甸有一日。皆此義也。士雖卑于大夫。既立之廟。使祭其先。即職業業業。而大禮必不可廢。豈有不事七日三日之齊。遽行廟祭之禮。恐非先生所以體羣臣之意。據此則士之筮日。亦當在十日之前也。云今文諷皆爲詛者。胡氏承珙云。說文。諷。聚謀也。詛。誦也。詛。詛也。誦。詛即今之呪字。詛。詛訓互訓。與諷義別。今案今文。殆假詛爲諷。故鄭不從。皆者。皆下諷此某事也。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於門外西面。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疏〕正義曰。筮日。敖氏以爲筮之日。江氏如求日之儀。則此可知矣。今案據經言及敖說似亦可通。李氏如圭云。筮日者。孝子不知鬼神降格之期。故因卜筮以請。敬之至也。敖氏云。士筮當朝服。今乃玄端者。不可踰其祭服也。禮經釋例云。特性饋食禮。筮日筮戶用玄端。蓋士禮。士冠禮用朝服。如少牢筮日者。冠禮攝盛故也。然則敖氏謂士筮當朝服。非矣。蔡氏德晉云。門外西面。主位也。注云。冠端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賈疏云。不玄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不著玄端故也。若然。玄端一冠冠兩服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朝服玄端。漢衣。皆用玄冠。又云。朝服素鞞。玄裳黃裳。襪云。大夫以上玄端。衣用侈袂。本周禮司服注。皆與朝服異者也。禮經釋例云。案素裳白屨。則爲朝服。玄裳黃裳。襪裳黑屨。則爲玄端。餘皆同也。蓋據士言之也。云門謂廣門者。賈疏云。士冠禮筮于廣門。此爲祭廣筮。在廣門可知也。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於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疏〕正義曰。子姓兄弟。如主人服。亦玄冠玄端也。立于主人之南。西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疏〕面北上。統於主人也。李氏如圭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祭統曰。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注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者。案白虎通云。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故鄭注禮記。亦云姓之言生也。盛氏世佐云。變孫言姓者。子孫止於二世。

言子所生。則曾玄而下皆該之矣。先子姓而後兄弟者。子姓據所祭者而言。兄弟據主祭者而言是也。官氏獻瑤云。子姓者。依主人之嗣子立文也。兄弟者。伯叔父及其他上下行皆該焉。退兄弟於子姓之後者。觀下文嗣舉奠。而兄弟不得與焉。祭畢餼嗣爲上。而兄弟不致躐焉。今案鄭意。以子姓兄弟。皆爲所祭者之後人。祭時咸來。故下又云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也。若以爲依主人之嗣子立文。是以子姓爲主人之子姓。不若鄭義之該括。云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者。白虎通曰。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鄭注喪服小記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蓋本班說。此云來與。謂來與於祭也。如祭禰。則同禰者皆來。祭祖。則同祖者皆來。祭曾祖高祖。則同曾祖同高祖者皆來也。云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卽白虎通所謂大宗也。族人是與宗子同始祖者也。故白虎通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尙書大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詩湛露毛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是皆鄭所本也。有事。謂祀事也。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

士之屬吏也

〔疏〕

正義曰。儀禮釋官云。此經上有子姓兄弟。則有司不兼子弟可知。賈疏引左傳士有隸子弟。非也。不直云有司。而

兼云羣執事。蓋公有司私臣皆統之矣。有司羣執事。分言之。凡職有專司者。謂之有司。無專司而臨事來助祭者。謂之羣執事。士虞禮有賓執事者。注謂賓客來執事者。統言之。則自主人以下。凡有事於廟中者。皆可以執事稱之。下云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注云。執事。謂有司及兄弟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是也。今案如兄弟服。亦玄冠玄端也。方氏苞云。玄冠玄端同。而於有司羣執事則曰如兄弟。於尸於賓則曰如主人。尊卑各以其倫。亦言之序。敖氏云。此時未有賓。故有司羣執事。皆如賓位。西方東面北上。○注。屬吏。說詳士冠禮。席於門中闌西闕外。爲筮人設之也。古文。〔疏〕正義曰。賈疏云。闌作榮。闕作聲。〔疏〕正義曰。賈疏云。筮與席

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乃言布席于門中。筮人執筴。抽上讀兼執之。此不言具饌于西塾。但言席于門中。取筮于西塾。又不云抽上讀者。皆是互見省文之義。注云。爲筮人設之也者。因上未言筮席。故特明之。餘詳士冠禮。筮

人取筮於西塾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筮人。官名也。筮。問也。取〔疏〕正義曰。筮陳在西塾。故就取之。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著也。〔疏〕正義曰。筮陳在西塾。故就取之。

食禮云。東面受命于主人。與此同。士冠禮不言東面。省文。注云。筮人官名。詳士冠禮。云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著也者。鄭意以經云取筮。係謂著而云筮者。筮之義爲問。而所用以問吉凶於神明者是著。故謂取著爲取

筮也。詩氓。爾卜爾筮。毛傳云。著曰筮。蓋用著以筮。因卽謂著爲筮也。鄭注周禮云。問著曰筮。又注士冠禮筮與席云。筮所以問吉凶。謂著也。義與此同。曲禮孔疏引劉氏。亦云筮。問也。宰自主人之左

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詎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尙饗。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佐也。達也。贊命由左者。爲神求變也。士祭曰歲事。此言

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皇、君也。言君。主人名也。郊特性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

稱也。爾雅釋詁曰。適、往也。適其皇祖某子。謂往祭於其廟也。注云。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佐也。達也者。俱詳士冠禮。云贊命由左者。爲神求變也者。敖氏云。儀禮他篇。凡贊命皆言自右。與少儀詔辭自右合。此經

言自左。似無他義。蓋字誤耳。左當作右。褚氏寅亮云。贊命在左。猶祭禮視釋辭而在左。事神之禮宜然。與冠不同。敖氏改左爲右。謬。云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者。謂士祭當曰歲事。此言某

事。空其文。萬氏斯大云。士虞禮記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考少牢禮祝辭曰。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此禮祝辭不及配。故知爲禫月吉祭也。旣曰吉祭。則四時常祭矣。何以不及配。在禫月也。禫月何以不

及配。喪終矣。哀未忘也。因父喪之禫。而廢祖之配可乎。曰喪三年不祭。並廢久矣。至是而始復焉。復以其漸也。江氏筠云。士虞記注云。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蓋主於亡者言之。非謂其祭祖然也。卽

特性不配注云。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亦謂祖喪之禫月耳。非謂禫月爲父喪。而祭祖之禮如此也。自疏以羣廟爲言。而後之讀者。遂誤以祭祖不配妣爲注義。抑思禮記云。男子附於王父則配。附且猶配。何況禫後。蓋母先亡。則

值父禫之月。猶未以母配吉祭。若母禫在父亡後。其不卽以配父而祭可知。祖喪之禮亦然。不忍遽同之於吉也。今案此云某事。而下宿賓又云歲事。可見周公作經。係設言其禮。如此四時常祭用之。禫月之吉祭亦用之。故經文辭多互

見。萬氏申鄭義頗詳。但因父喪而廢祖之配。於理未合。江氏以爲祖喪之禫月是也。蓋此禮士歲時祭祖用之。祭禫亦用之。父喪禫月之吉祭用之。適孫承重祖喪禫月之吉祭亦用之。經特舉其一以爲例耳。或謂某事卽歲事。如春曰祠事。秋曰嘗事之類。因時異名。故空其文。然經不言以某妃配。又何義乎。鄭氏之說。固未可易也。云皇。君也者。釋詁

文。云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者。賈疏云。以其某在子上爲男子美稱。故以某爲伯仲叔季五十字。下篇云皇祖

伯某。鄭注云。伯某且字也。不爲五十字者。以某在伯下。故爲且字解之。與此異也。方氏云。大射。於大夫曰某子。士之祭稱某子。以該其祖之爲大夫者。大夫之祭稱伯某。以該其祖之爲士者。今案此與少牢云伯某。皆假設之詞耳。

據聘禮記云。皇祖某甫。皇考某子。亦兩稱互備。方說似亦可通。云尙。庶幾也者。說文同。蓋願望之詞。敖氏云。謂其日若吉。則庶幾其神饗之也。下筮戶放此。盛氏世佐云。緣孝子孝孫之心。以神歆其祀為吉也。筮者

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封者。〔疏〕正義曰。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疏〕據此經則

是卦者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士冠禮當亦同。但文有詳略耳。餘詳士冠禮。注云。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者。賈疏云。決下少牢云。乃釋饋立筮。與士不同。知著有長短者。案三正記云。天子筮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

三尺是也。又少牢注云。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賈疏云。長五尺。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筮長。立筮為便。對士之著三尺。坐筮為便。若然。諸侯著七尺。天子著九尺。立筮可知。云卦者主畫地識爻者。詳士冠

禮。云爻備以方寫之者。謂六爻備成卦。乃寫之方版也。主人受視。反之。還。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於主人。占曰吉。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

〔疏〕正義曰。占曰吉。告主人之辭。餘詳士冠禮。注云。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者。若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謂以年之長幼次第旅占之。此云長占亦旅占。士冠禮云。旅占亦長占。互文見義也。

初儀。遠日。句。〔疏〕正義曰。此經及注。俱與士冠禮同。賈氏彼疏云。曲禮。吉事先近日。此冠禮是吉事。故先筮禮之內曰。近某日。為指祭禮特性句內筮日言。句之外曰。遠某日。為指少牢筮句有一日言。此疏說亦略同。誤甚。案曲禮曰。凡卜筮日。句之外曰。遠某日。句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注。句、十日也。喪事。葬與練祥

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據經遠日近日。即承上遠某日近某日言。據注冠取與祭祀同。亦不言尊卑有異。若如賈說。則經所謂遠某日者。係專指大夫言之。近某日。係專指士言之。而大夫之吉事亦先遠日。則大夫無先近日之事。經所謂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皆為士言矣。豈其然。蓋句之外。句之內。皆據上句言之。每月三旬。惟初旬可云

句。若再旬為二十日。三旬為三十日。即不得僅云句矣。古人卜筮日之法。皆以此月之下旬。卜筮來月之日。如吉事則以此月之下旬。先卜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卜筮中旬。又不吉。卜筮下旬。喪事則以此月之下旬。先卜筮來月之下

旬。不吉。卜筮中旬。又不吉。卜筮上旬。此所謂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也。孔疏釋喪事先遠日二句。尚無大謬。而於句之外曰。遠某日二句。亦據特性少牢言之。則是經文遠某日近某日。與下遠日近日分作兩解。誤與賈同。總由誤

以少牢筮句有一日為遠日也。不知士與大夫之異。在諷日不筮日。而筮日則皆在祭前十日之前。所以然者。祭前散齊

而於句之外曰。遠某日二句。亦據特性少牢言之。則是經文遠某日近某日。與下遠日近日分作兩解。誤與賈同。總由誤以少牢筮句有一日為遠日也。不知士與大夫之異。在諷日不筮日。而筮日則皆在祭前十日之前。所以然者。祭前散齊

七日。致齊三日。無論尊卑皆同。故皆以此月之下旬。筮來月之上旬。所謂旬之內也。不吉。筮中甸下旬。則爲旬之外矣。少牢言筮旬有一日。而特牲不言者。省文互見。非有異耳。孔疏亦謂士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豈非誤以少牢筮旬有一日爲遠日。并誤以士與大夫異乎。至賈氏士冠禮疏。謂士筮初甸不吉。即筮中甸。中甸不吉。即筮下旬。同日預筮三旬。大夫則不并筮。於前月筮來月之上旬。不吉。至上甸又筮中甸。不吉。至中甸又筮下旬。據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與此經云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者異。其說尙是。然少牢疏又引曲禮。吉事先近日。謂近日即上甸丁巳。則與前說以近某日爲指特性筮日言者。又相矛盾。其誤益見矣。經云如初儀者。張氏爾岐云。大夫諷日而筮。上甸不吉。必待上甸乃更筮之。其云如初。乃自筮于廟門以下至告吉也。此特性及士冠禮。若筮上甸不吉。即筮中甸。不更待他日。其云如初儀。止從進受命於主人以下。今案張氏謂大夫諷日而筮與筮是矣。其云初儀從進受命於主人以下。未密。詳士冠禮。曲禮曰。卜筮不過三。鄭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賈孔皆謂三不吉。則止不祭。張橫渠云。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諷日而祭。更不筮。據儀禮唯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只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諷用下甸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褚氏寅亮云。先儒皆以三卜不吉。則止不祭。故春秋有免牲之文。其廢祭也。順鬼神之意也。且可思鬼神所以不歆之故。而恐懼修省也。若如橫渠之說。則筮爲虛文。恐未然。今案褚氏之說。似得經旨。恐懼修省一層。尤宗人告事畢。於聖人神道設教之義有合。然揆諸仁人孝子之心。廢祭究有所不安。則張子之言。亦自可從耳。

〔疏〕正義曰。敖氏云。亦徹筮席。乃告。

右筮日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尙饗。者。三日

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疏〕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朝。早也。鄭注禮記奔喪云。朝。且也。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疏〕前期三日之朝。謂祭前三日之早。且明時也。敖氏云。如求日之儀。兼若不吉而改筮者言也。命筮之辭異。故特見之。明其餘皆同也。注云。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者。鄭解所以必前期三日之故。爲容宿尸宿賓視濯視牲之事也。宿賓與宿尸同日。視濯與視牲同日。故言宿賓視濯以該之。褚氏

寅亮云。祭前三日筮尸。前二日宿尸兼宿賓。前一日視濯與牲。經文次第最分明。今案下文。夙與主人視側殺。是祭日也。又厥明夕。視濯視牲。是祭前一日也。宿尸宿賓。在厥明夕之前。是祭前二日也。云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者。解經上某爲尸父字。下某爲尸名也。尸之父所以必稱字者。賈疏云。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彼注云。尊者之處。爲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曲禮又云。卒哭乃諱。諱則不稱名也。少牢注云。字尸父。尊鬼神也。亦爲其已死。故尊之不稱名也。云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者。張氏爾岐云。尸父與祭者彌親。連言尸之父。欲其神馮依之也。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者。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祭統曰。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鄭注。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是以孫之倫爲尸也。據祭統言人君祭禮。而亦云孫爲王父尸。則天子諸侯與大夫士同矣。此注舉大夫士言者。以儀禮所載。是大夫士祭禮故也。大戴禮曰。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爲庶人言之也。又士虞禮記曰。男男尸。女女尸。此言祭惟有男尸。官氏獻瑤云。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其精氣合也。必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無妨其尊也。此數者。喪祭吉祭同也。其有不同者。喪祭不筮尸。尙質也。練與大祥亦筮尸。漸而之吉也。吉祭無女尸。喪祭有之。以婦人喪。不可以男子爲尸也。吉祭而後同几。有胖合之道焉。陽統陰。陰從陽。斯不用女尸矣。祭成喪者必有尸。無尸則不接祭。不緦不旅。其禮之略至與。瘡祭同。子孫而瘡其祖考可乎。今案官氏說甚詳明。公羊傳宣八年。何休注云。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案鄭注祭統。但云取於同姓之適。不云取有爵者爲尸。則鄭意不與何同。詩既醉。公尸嘉告。毛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鄭箋。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此蓋就毛傳申之。孔疏引白虎通。王者祭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何。避嫌也。而又引祭統孫爲王父尸云。云謂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於同姓中用其適者。非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據此則孔亦以祭統注爲正。不取白虎通之說矣。

右筮尸

乃宿尸。

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古〔疏〕正義曰。賈疏云。乃緩辭。則與筮尸別日矣。今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疏〕案凡宿必先戒。詳士冠禮。此不言戒。文不具。

下宿賓亦然。注云。宿讀爲肅。肅進也者。宿之義爲久宿。故宿訓爲豫。又宿與夙同。故凡先期豫戒者爲宿。又禮之大例。先戒後宿。故又引申爲再戒申戒之義。鄉飲酒禮記。不宿戒。注云。再戒爲宿。又公食大夫禮注云。申戒爲宿是也。此宿戶。鄭意謂進之使來。故讀爲肅而以進訓之。肅、進也。爾雅釋詁文。謂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少牢注。宿讀爲肅。義與此同。又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是取宿戒之義。讀同而義微別。然進之使來。亦是戒告進之。則宿實兼二義矣。古宿肅速三字。經典多通用。鄭注士冠禮云。宿進也。下宿賓注云。今特肅之。皆不云讀爲肅。是徑以宿爲肅矣。爾雅釋詁云。肅、速也。是肅又通速矣。故鄭於此注發其凡。云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者。謂字雖有異。義實同也。賈疏云。宿或作速。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禮經釋例云。鄉飲酒禮。主人速賓。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速卽宿也。特性注凡宿或作速。此其證也。賈疏又引曲禮。主人肅客而入。證宿作肅。賈意殆以注云記。謂禮記也。周禮亦作宿者。若大宗伯宿胙滌濯。太史戒及宿之日是也。云古文宿皆作羞者。胡氏承球云。爾雅。羞進也。漢書百官公廡表。上林苑有御羞。顏師古曰。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羞宿聲相近。今案羞雖亦訓進。而各經宿戒字無作羞者。故鄭不從古文也。主人立於戶外門外。子姓兄弟立於主人之後。北面東上。不東面者。來

姓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疏〕正義曰。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則主人亦北面可知。蔡氏德晉云。主人親宿戶。子姓兄弟皆從往。重其事也。北面。事神之禮。注云。不東面者。來不爲賓客者。凡賓客在門外東面。此宿戶不敢爲賓客。故北面也。或曰。注爲字當讀去聲。此來係爲尸。不爲賓客。對下宿賓主

人東面也。云上當其後者。賈疏云。東頭爲上者。不得過主人。故爲上者。當主人之後也。尸如主人服。出門

左西面。不敢南面。〔疏〕正義曰。主人宿戶不言服。蓋亦玄冠玄端也。出門左。在門外之東西面。迎賓之位。注當尊。當尊。不敢南面當尊者。上主人北面宿戶。是以尊者之禮事之。擬尸以南面臨已。今尸不南面

而西面。是不敢以尊禮自居也。主人辟。皆東面北上。順尸。〔疏〕正義曰。辟。邊避位也。敖氏云。辟者。起敬也。蓋在尸出門

當其後也。今案注云。順尸者。蓋尸不南面而西面。故主人亦易北面爲東面。順之也。主人再拜尸答拜。主人先拜。〔疏〕正義曰。少牢云。主人再拜稽首。先拜尊尸者。下宿賓。賓先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此主人先拜。是尊尸也。

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

儀禮 正義 卷三十四 七三

辭所易也。〔疏〕正義曰。凡釋辭。皆擯者事。故云宗人擯辭。某尸。或言祖尸。或言禰尸。不稱名與字也。注

今文無敢。〔疏〕云。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者。賈疏云。以其云筮尸如求日之儀。筮

日時有宰贊命。則筮尸時亦有宰贊命可知。故此得如之也。張氏爾岐云。如初。如初筮尸曰。孝孫某諷此事。適其

皇祖某子。乃易去下二語。而曰筮子為某尸。占者吉。敢宿。蔡氏德晉云。卒、語末也。語末以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

宿。易前筮某之某為尸尙變。餘竝同也。云今文無敢者。胡氏承珙云。案下祝許諾致命。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

文宿賓辭曰敢宿。少牢禮宿尸辭亦曰敢宿。則此有敢為是。故鄭從古文。祝許諾致命。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

皆西面受命。〔疏〕正義曰。注云。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者。謂祝受宗人辭。許諾。遂致主人之命於尸也。云始

東面釋之。〔疏〕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者。謂始時主人與子姓兄弟立於尸門外北面。則宗人

祝從之。亦北面可知。尸出門西面。主人轉而東面。其時宗人祝仍北面。至於傳命。則宗人西

面受命於主人。東面傳於祝。祝西面受於宗人。東面傳於尸。故云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也。尸許諾。主人再拜

右宿尸

稽首。其許。亦宗人受於。〔疏〕正義曰。尸不禮辭而許諾者。高氏愈云。為尸重典。不可以筮吉而苟易故也。敖氏云。

祝而告主人者。以上祝受宗人辭傳之於尸。明此亦祝受尸辭。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疏〕正義曰。此經當

傳之於宗人。宗人以告主人也。祝事尸者。故使為尸傳辭也。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疏〕云主人退。尸入。

而序尸入於上者。見入與退同時也。凡送賓之法。送者必俟退者之遠去而後入。故經每云賓不顧也。此則同時入退。

故注以為相揖而去。亦以著尸之尊也。少牢宿尸云。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彼注云。尸不拜者。尸尊。此注云。尸不

拜送。尸尊。義一耳。士冠禮。宿賓及下宿賓。賓皆拜送。此尸送不拜。故注云尸尊。此與少牢文有詳略。皆互文見

耳。此經云尸入。主人退。則知少牢亦入退同時矣。少牢云。尸送揖不拜。則知此尸送亦不拜矣。此經不云揖。注云

揖者。即據少牢言之。注云。尸不拜送者。謂尸不拜而送耳。非謂不送也。不拜亦據少牢言之。賈疏誤以

為尸不送。遂有士卑大夫尊之說。皆鄭義所無。不可從。敖氏以為變于大夫。又謂先入而不揖。皆非也。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泄之。敢宿。薦。進

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疏〕正義曰。賓如主人服。亦玄冠玄端也。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皆與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

故曰歲事。書洛誥曰。王在新邑。絜祭歲是也。吾子將涖之。敢宿。亦與士冠禮宿賓之辭同。據彼注云。宿者。必先戒。則宿賓前有戒賓之明矣。少牢言戒而此不言戒。文不具也。李氏如圭云。不筮賓者。主人爲獻主。賓助祭而已。

注云。薦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涖。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者。張氏爾岐云。士前祭二日。選屬吏爲賓。特肅一人以備三獻。屬吏必來助祭。故云吾子將涖之。此申注有司之義也。今案士冠禮。

主人戒賓。注云。賓。主人之僚友。又宿贊冠者一人。注云。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此經助祭亦有公有司。則賓不必定在有司私臣中也。云今特肅之。尊賓耳者。鄭意蓋謂衆賓則不宿也。士冠禮注云。其不宿者爲衆賓。義與

此同。又經云宿。而注云肅者。蓋卽以宿爲肅。義見前。賈疏云。宿戶與宿賓中。無厥明之文。則二者同日明矣。其說是也。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

拜送〔疏〕正義曰。某。賓名也。士冠禮。賓辭曰。某敢不夙興。此云敬從者。祭與冠異。故其辭加虔也。自主人

再拜以下文。俱與彼同。又冠禮戒賓宿賓等辭。俱總錄於經後。此篇及少牢禮。卽於序事之間出之。又一例也。

右宿賓

厥明夕。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有〔疏〕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門外〔疏〕正義曰。羃詳士冠禮。他篇陳鼎。多

其實亦有屬也。禮經釋例云。凡陳鼎。大夫士門外北面。北上。諸侯門外南面。西上。反吉則西面。注云。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者。鄭以厥明夕。爲宿賓明日之夕。是祭前一日之夕也。云門外北面。當門也者。或以少牢陳鼎在門東。

謂此亦在門外東方。褚氏寅亮云。經不言門之左右東西。則當門可知。注。於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順。義爲長。當門。辟大夫也。不南面。辟君也。古文羃爲密。詳士冠禮。於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順。

也。櫨之制。如今大木榿矣。上〔疏〕正義曰。櫨在其南。在鼎南也。南順。卽南直陳也。方氏苞云。獸腊去毛。不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宜置地上。故加於櫨。排其足於櫨上爲伏狀。故但言東首。不言足所鄉。與牲

異。注云。順猶從也者。鄭注樂記云。從、順也。二字互訓。云椽之制如大木疊矣。上有四周。下無足者。鄭以漢制爲況。既夕記注。亦云椽今之轡也。段氏玉裁說文轡字注云。案左傳云。陳舂榻。榻者士轡。漢五行志作奉。溝洫志山行則榻。韋昭曰。榻、木器。如今疊牀。人舉以行也。然則奉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轡。或作輿。今案鄭以椽制同輿。是亦四方如輿也。云上有四周。則其上四旁。似皆有木爲欄也。下無足。亦與輿同。此獸椽也。又有承饌之椽。承尊之椽。既夕記。設椽于東堂下。脯醢醴酒。皆饌于其上。不專以承尊。此承饌之椽也。注亦云。今之舉則與獸椽制同。禮器。大夫士椽禁。鄭注。椽斯禁也。謂之椽者。無足有似於椽。或因名云耳。玉藻。大夫側尊用椽。注略同。此則承尊之斯禁。謂之椽。特以其無足相似而名之。注不云今之轡。則與此獸椽之制有異矣。禮器孔疏。以爲長方而有畫飾。詳下記壺椽禁饌于東序下。云獸。腊也者。士腊用兔。鄭注周禮腊人云。小物全乾爲腊是也。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其西。椽西也。東足者。尙。〔疏〕正義曰。牲在獸西。獸東首而牲北首者。褚氏寅亮云。獸橫凡不用之。胖寢於地。據此是東足爲尙右也。牲豕也。以其生。故但縛之而寢於地。不用椽也。設洗於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疏〕正義曰。設洗。詳少牢饋食禮。壺禁。詳下記。豆籩鉶。虛器未實。在上之文。惟主於器。褚氏寅亮云。少牢之豆籩及饌。自東而至西。此則自南而至北。彼橫陳。此縱陳也。今案几席用以安神。兩敦用以盛黍稷。亦未實也。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者。賈疏以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故士冠禮陳服于房中。昏禮側尊。餼饌于房中。皆不言東。以其直有一房。不嫌非東房。今此經特言東房。明房內近東邊。故云東房也。李氏釋宮云。注曰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江氏永云。夾北有壁隔之。與房東房西相當。不相通也。近洪頤煊作宮室答問。謂夾北有戶以通于房。不知夾之近北處爲室。若夾北有戶。則不成室制。且顧命設席于夾。聘禮設饌于夾。若有戶。則其設之或當戶。或于戶東。或于戶西。經注何以無一語及之。又考大射儀。乃命執箒者。鄭注羞膳者從而東。曰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案堂東。卽東堂下也。羞膳者既至堂東。不徑從東夾以達于房。而必轉而之北。升北階以至於房。則夾與房固不相通。江氏之說信矣。孔氏廣森云。經之東房。不當釋爲房中之東。然據鄭意。以東夾之北。通爲房中。可見夾室是在房前之偏。故東房戶必近西。西房戶必近東。乃可以達於堂。而東房內之東。西房內之西。則皆正當夾室牆後也。近世或以兩夾與房

室平列作五間。此必不然。今案鄭氏注禮。以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故於此經東房解爲房中之東。然箋詩以東房西室。爲燕寢之制。則大夫士宗廟正寢。亦有東房西房矣。說詳大射儀。此注解東房未的。而言夾制甚精。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夾之在正堂東西。此定論也。宋楊氏儀禮圖。始圖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並列。說者謂其誤。始於崔靈恩三禮義宗。然禮記內則疏引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夫房外有序。謂房之南外也。序外有夾室。謂堂之東西序外也。崔氏言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而不言房之左右爲夾。則固不以夾與房平列矣。古人謂房之南爲房外。士昏禮席于房外南面。注房外。房戶外之西。又云。毋南面于房外可證也。堂上之東西序。牆在房南。故云房外有序。近人論夾室。以楊圖爲據。多由誤讀崔氏房外一語耳。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者。案下記其餘在東堂。注亦云東堂。東夾之前近南。蓋夾有室有堂。夾是總名。近北爲室。近南爲堂。此二注最精。嘗考東夾西夾之制。東夾在堂東序之東。西夾在堂西序之西。皆南嚮。其北有墉。接東房西房。東夾之東。西夾之西。亦皆有墉。東夾西夾。一名東箱西箱。又名左个右个。左達右達。左卽東也。右卽西也。夾也。箱也。个也。達也。異名而同實。統言之爲東夾西夾。分言之則夾之近北者爲室。近南者爲堂。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書顧命云。西夾南嚮。聘禮云。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又云。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公食禮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皆言東夾西夾。不云夾室。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爲夾者。以夾輔乎中堂也。鄭氏注聘禮饌于東方云。東方東夾室。蓋以下有西北上之文。謂設饌當在北墉下夾之近後處。故云東夾室。謂東夾之室耳。注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云達夾室。蓋以閣皮食物。設之當在夾之近後處。故指言室。然不云達夾爲一。而云達夾室。則似達專爲夾室名矣。說文。夾。持也。夾在堂之兩旁。有左右夾持之象。故云夾。又謂之箱者。說文。箱。大車軋服也。鄭氏注考工記。釋軋服爲較。較在車之兩旁。與夾在堂之兩旁同。又謂之个者。射侯有左右个。鄭氏鄉射記注云。居兩旁謂之个。个居侯之兩旁。亦猶夾居堂之兩旁。故得通稱。夫以在兩旁之義。而謂之爲个爲箱。則个與箱自當統夾之前後明之。覲禮記曰。几俟于東箱。東箱。卽東夾也。注乃云東箱。東夾之前。是以東箱爲東堂。分夾與箱而二之矣。案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如以東西箱爲專指東西堂。則是室之有東西箱者。爲無後室。而僅有前堂。室之無東西箱者。爲無前堂。而尙有後室可乎。其說之非。不待辨而明矣。爾雅東西箱。郭注云。夾室前堂。蓋亦沿覲禮注之誤。互詳聘禮設殯。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於門東如初。初筮位〔疏〕正義曰。此及下門西。賓及衆賓。卽位於門

西東面北上

不蒙如初者。以宰〔疏〕正義曰。此東面北上。即上筵日有司羣執事之位也。似當蒙主人及子姓兄弟。在而宗人視不在。〔疏〕之文。言如初。注云。不蒙如初者。以宰在而宗人視不在者。李氏如圭云。

筵時祝宗人在其中。惟宰在門東。今宰在衆賓中。祝宗人別自爲位。與筵位異。此所以不蒙上如初之文也。劉氏台拱云。案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西北上。而不曰門西。蓋與子姓兄弟東西對立。而不得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之後。

賓與主人一東一西相對矣。此所以不蒙如初。今案劉說甚精。又放氏云。此時方修祭事。助祭之賓宜來視之。以其不在。是者有司羣執事之中。故此雖東面北上。而不蒙如初之文。賓既位於此。則公臣私臣。不敢與之齒而位於他所矣。

引下記公有司門西北面。私臣門東北面爲證。案此說似是而實非。蓋助祭之賓與衆賓。俱于公有司私臣中選之。上筵日時未立賓。故但言有司羣執事。此時已立賓。故以賓主相對爲文。至記所云門西北面。門東北面。乃祭時門內之位。

非門外之位。門外之位。則但有賓主兩行。凡非子姓兄弟皆列實行。公有司私臣。當在賓之下與賓同東面。經不言者。衆賓中足以該之矣。詳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於門外如初下。宗人祝立於賓西北。

東面南上。事彌至。位彌異。宗〔疏〕正義曰。宗人及祝立賓西北。稍遯居賓後也。以南爲上。變於賓也。注云。人祝於祭宜近席。〔疏〕事彌至位彌異者。以上筵時。不別言宗人祝之位。此別言之。故云事彌至。位

彌異也。云宗人祝於祭宜近廟者。樂記曰。宗祝辨乎宗廟之禮。以其宜近廟。故異於賓也。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二拜衆賓。衆賓答再拜。衆賓再拜者。士賤。衆賓再拜者。士賤。衆賓答再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而妄改經文乎。下

〔疏〕正義曰。敷氏云。衆賓答一拜。言再者。字誤也。盛氏世佐云。此士旅拜法。敷說非。褚氏寅亮云。鄉飲酒。經主人拜賓如初亦同。注云。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者。對大夫。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

之賓一拜。爲不備禮也。賈疏以一一獨答拜。與一時拜爲言。非。詳訂疑。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

位於堂下。如外位。爲視濯。〔疏〕正義曰。云即位於堂下如外位。則此時亦主賓分爲兩行。一在阼階前西面。一在

視。省文也。高氏愈云。視濯省性之類。不惟主人親之。而且賓與衆賓監視之。敬之至也。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濯、漑

言敦錫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緣賓意。〔疏〕正義曰。吳氏紱云。宗人先視壺濯。祭以酌獻爲先也。獻而後祭薦。故欲聞也。言濯具不言絮。以有几席。豆籩次之。褚氏云。洗者則告濯。不洗者則告具。敷謂所濯者已具偏矣。故

注云。濯漑義見前。云不言敦錫者。省文也者。注意以敦錫亦須濯。經不言者。以靈統之也。據上文所陳尙有几席。注不與敦錫兼及者。以几席不須濯也。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者。以斯時主人四面。宗人不東面告主人。而東北面告者。以賓在西亦欲聞之也。云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者。告濯是言已洗濯。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爲視牲也。今

文。復〔疏〕正義曰。出。出廟門也。經惟言賓主人出。文又省矣。注云。今文復爲反者。復反。宗人視牲告充爲反。〔疏〕義亦通。但此篇惟記云。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其餘皆言復位。故鄭從古文也。宗人視牲告充

雍正作豕。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疏〕正義曰。注云充猶肥也者。充之義爲盈爲滿。盈滿則肥也。鄭注周禮釋官云。雍正。私臣。掌割亨者。雍正卽雍人也。少牢有雍人。又有雍正。故雍正爲雍人之長。此土之官。當止一人也。云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者。北面在牲之南。爲不肯主賓也。豕縛而寢於地。故必以策動作之。乃可視其聲氣以知疾否也。宗人視牲。而雍正作豕者。猶

周禮充人。展牲則告恡頤。性則贊也。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鼐告絜。具。〔疏〕正義曰。獸、兔也。牲由豢養傷調。故必以備爲貴。鄭訓備爲具。謂完具無殘闕也。廣雅亦云。備具也。請期曰羹飪。肉謂之羹。飪、熱也。謂吳氏廷華云。必以尾告者。卽小以見大也。鼎亦濯。以在門外。故別言之。請期曰羹飪。明日實明時而曰肉熟。重

豫勞賓。宗人既得期。〔疏〕正義曰。宗人請而主人告以羹飪也。此期主人自告之。亦異於少牢者。注云。肉謂之實明而云肉熟者。土之實多僚友。故重豫勞之。肉熟以資肉熟爲節也。云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者。以期由主人出。故不須告主人。而惟告賓有司也。賓有司皆東面。此西北面告者。亦欲兄弟共聞之。王氏士讓云。案祭義云。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此

告濯具。告充。告備。告絜。而後請期。卽豫與備也。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疏〕正義曰。告事畢。亦宗人告也。周禮。大宗伯曰。祗滌濯。小宗伯曰。大祭禮。省牲。祗滌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肆師曰。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是祀事皆宗官主之。故此亦宗人主其事也。賓出。出外門也。送亦送於外門外也。○方氏苞云。祭前一日。設器陳牲省牲視濯之儀。主人兄弟賓長衆賓之位。具詳於特性。而少牢則闕焉。牲體之數。實鼎升俎之人。陳俎執匕割制升載之法。具詳於少牢。而特性則闕焉。何也。牲牢鼎俎豆籩。至大夫而倍加於士。自宜詳於少牢。設器陳牲省牲視濯。上下同之。主人

儀禮正義 卷三十四

七九

儀禮正義 卷三十四

七九

七九

七九

七九

七九

承祀。而兄弟子姓從賓長備獻。而衆賓助。亦上下同之。匹士以上始得廟祭。其儀自宜具於特性也。

右視濯視牲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

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側殺。殺一牲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

子中庭。言祭日陳設及位次之事。○夙興。祭日之早也。東方。蓋當東塾少南。注云。夙、早也。爾雅釋詁文。興、起也。爾雅釋言及說文同。云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服如初。玄冠玄端也。若其餘有不玄端者。謂賓及兄弟皆朝服也。惟尸祝佐食與主人同。玄端詳下記。云側殺。殺一牲也者。謂豕也。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注云。側亨。亨一胖也。義雖異。其以側爲一同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于服北。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是也。賈疏引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周禮司弓矢。凡祭祀。其射牲之弓矢。謂天子尊。於郊射牲。諸侯降天子。故宗廟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不親殺。褚氏寅亮云。天子諸侯饋食前。有朝踐薦毛血之禮。故牲必親殺。大夫士祭自饋。主婦視饋饗於西堂下。炊黍稷曰饋。宗婦爲之。饗、竈也。西堂下者。堂之熱始。故惟視殺而已。非以辟君故。主婦視饋饗於西堂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於坵。古文。饋作糈。周禮作饌。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主人視側殺。主婦視饋饗。所謂共承宗廟。夫婦親之。內外之義也。注云。炊黍稷曰饋。士虞注同。又云。古文饋作糈。周禮作饗者。胡氏承琪云。案說文。饋、酒食也。從食喜聲。詩曰。可以饋饋。饋或从鬲糈。饋或从米。今毛詩天保潤酌。皆作饋。傳皆曰饋。酒食也。與爾雅釋訓同。惟商頌烈祖作糈。箋云。糈。黍稷也。此特性注云。炊黍稷曰饋。雖依文生訓。其義相因。黍稷所以爲酒食者。酒食曰饋。因而黍稷曰饋。炊黍稷亦曰饋。故下記注又云。饋、炊也。周禮。地官饋人注云。故書饋作饌。說文以饌糈皆爲或作。鄭注禮經。從今文作饋。以糈爲古文。其箋詩七月大田等。又云喜讀爲饋。此又古文假喜爲饋也。今案說文作饌。周禮注作饌。後人傳寫加心耳。云宗婦爲之者。周禮饋人。掌凡祭祀共盛。鄭注炊而共之。其下有奄二人。女饋八人。奚四十人。士無饋人之官。故使宗婦爲之。其下亦當有女饋之屬也。云饗也者。士虞注同。周禮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鄭注。饗。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賈氏此疏及士虞疏。遂謂周公時謂之饗。孔子時謂之竈。前後異名。故鄭舉後決前。并引論語媚于竈爲證。但據說文饗炊也。炊、饗也。二字互訓。則饗之義爲炊竈。是其所炊之處。因饗必於竈。故謂竈爲饗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主人視側殺。主婦視饋饗。所謂共承宗廟。夫婦親之。內外之義也。注云。炊黍稷曰饋。士虞注同。又云。古文饋作糈。周禮作饗者。胡氏承琪云。案說文。饋、酒食也。從食喜聲。詩曰。可以饋饋。饋或从鬲糈。饋或从米。今毛詩天保潤酌。皆作饋。傳皆曰饋。酒食也。與爾雅釋訓同。惟商頌烈祖作糈。箋云。糈。黍稷也。此特性注云。炊黍稷曰饋。雖依文生訓。其義相因。黍稷所以爲酒食者。酒食曰饋。因而黍稷曰饋。炊黍稷亦曰饋。故下記注又云。饋、炊也。周禮。地官饋人注云。故書饋作饌。說文以饌糈皆爲或作。鄭注禮經。從今文作饋。以糈爲古文。其箋詩七月大田等。又云喜讀爲饋。此又古文假喜爲饋也。今案說文作饌。周禮注作饌。後人傳寫加心耳。云宗婦爲之者。周禮饋人。掌凡祭祀共盛。鄭注炊而共之。其下有奄二人。女饋八人。奚四十人。士無饋人之官。故使宗婦爲之。其下亦當有女饋之屬也。云饗也者。士虞注同。周禮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鄭注。饗。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賈氏此疏及士虞疏。遂謂周公時謂之饗。孔子時謂之竈。前後異名。故鄭舉後決前。并引論語媚于竈爲證。但據說文饗炊也。炊、饗也。二字互訓。則饗之義爲炊竈。是其所炊之處。因饗必於竈。故謂竈爲饗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主人視側殺。主婦視饋饗。所謂共承宗廟。夫婦親之。內外之義也。注云。炊黍稷曰饋。士虞注同。又云。古文饋作糈。周禮作饗者。胡氏承琪云。案說文。饋、酒食也。從食喜聲。詩曰。可以饋饋。饋或从鬲糈。饋或从米。今毛詩天保潤酌。皆作饋。傳皆曰饋。酒食也。與爾雅釋訓同。惟商頌烈祖作糈。箋云。糈。黍稷也。此特性注云。炊黍稷曰饋。雖依文生訓。其義相因。黍稷所以爲酒食者。酒食曰饋。因而黍稷曰饋。炊黍稷亦曰饋。故下記注又云。饋、炊也。周禮。地官饋人注云。故書饋作饌。說文以饌糈皆爲或作。鄭注禮經。從今文作饋。以糈爲古文。其箋詩七月大田等。又云喜讀爲饋。此又古文假喜爲饋也。今案說文作饌。周禮注作饌。後人傳寫加心耳。云宗婦爲之者。周禮饋人。掌凡祭祀共盛。鄭注炊而共之。其下有奄二人。女饋八人。奚四十人。士無饋人之官。故使宗婦爲之。其下亦當有女饋之屬也。云饗也者。士虞注同。周禮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鄭注。饗。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賈氏此疏及士虞疏。遂謂周公時謂之饗。孔子時謂之竈。前後異名。故鄭舉後決前。并引論語媚于竈爲證。但據說文饗炊也。炊、饗也。二字互訓。則饗之義爲炊竈。是其所炊之處。因饗必於竈。故謂竈爲饗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主人視側殺。主婦視饋饗。所謂共承宗廟。夫婦親之。內外之義也。注云。炊黍稷曰饋。士虞注同。又云。古文饋作糈。周禮作饗者。胡氏承琪云。案說文。饋、酒食也。從食喜聲。詩曰。可以饋饋。饋或从鬲糈。饋或从米。今毛詩天保潤酌。皆作饋。傳皆曰饋。酒食也。與爾雅釋訓同。惟商頌烈祖作糈。箋云。糈。黍稷也。此特性注云。炊黍稷曰饋。雖依文生訓。其義相因。黍稷所以爲酒食者。酒食曰饋。因而黍稷曰饋。炊黍稷亦曰饋。故下記注又云。饋、炊也。周禮。地官饋人注云。故書饋作饌。說文以饌糈皆爲或作。鄭注禮經。從今文作饋。以糈爲古文。其箋詩七月大田等。又云喜讀爲饋。此又古文假喜爲饋也。今案說文作饌。周禮注作饌。後人傳寫加心耳。云宗婦爲之者。周禮饋人。掌凡祭祀共盛。鄭注炊而共之。其下有奄二人。女饋八人。奚四十人。士無饋人之官。故使宗婦爲之。其下亦當有女饋之屬也。云饗也者。士虞注同。周禮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鄭注。饗。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賈氏此疏及士虞疏。遂謂周公時謂之饗。孔子時謂之竈。前後異名。故鄭舉後決前。并引論語媚于竈爲證。但據說文饗炊也。炊、饗也。二字互訓。則饗之義爲炊竈。是其所炊之處。因饗必於竈。故謂竈爲饗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主人視側殺。主婦視饋饗。所謂共承宗廟。夫婦親之。內外之義也。注云。炊黍稷曰饋。士虞注同。又云。古文饋作糈。周禮作饗者。胡氏承琪云。案說文。饋、酒食也。從食喜聲。詩曰。可以饋饋。饋或从鬲糈。饋或从米。今毛詩天保潤酌。皆作饋。傳皆曰饋。酒食也。與爾雅釋訓同。惟商頌烈祖作糈。箋云。糈。黍稷也。此特性注云。炊黍稷曰饋。雖依文生訓。其義相因。黍稷所以爲酒食者。酒食曰饋。因而黍稷曰饋。炊黍稷亦曰饋。故下記注又云。饋、炊也。周禮。地官饋人注云。故書饋作饌。說文以饌糈皆爲或作。鄭注禮經。從今文作饋。以糈爲古文。其箋詩七月大田等。又云喜讀爲饋。此又古文假喜爲饋也。今案說文作饌。周禮注作饌。後人傳寫加心耳。云宗婦爲之者。周禮饋人。掌凡祭祀共盛。鄭注炊而共之。其下有奄二人。女饋八人。奚四十人。士無饋人之官。故使宗婦爲之。其下亦當有女饋之屬也。云饗也者。士虞注同。周禮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鄭注。饗。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賈氏此疏及士虞疏。遂謂周公時謂之饗。孔子時謂之竈。前後異名。故鄭舉後決前。并引論語媚于竈爲證。但據說文饗炊也。炊、饗也。二字互訓。則饗之義爲炊竈。是其所炊之處。因饗必於竈。故謂竈爲饗

也。云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於坳者。西堂詳前。鄭意西堂下。非西堂之南下。乃西堂之西下。故又近西壁。南齊於坳。謂在坳之北。其南與坳齊也。李氏如圭云。坳在堂角。既夕記曰。設楹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坳。知在東西堂下者。皆齊於坳下。記館饗在西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是與經云西堂下同。又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栝。稷在南。謂黍饗在北。稷饗在南。其南上與屋栝齊也。士虞禮。館饗在東壁西面。注云。館北上。上齊於屋宇。案北上者。亦謂黍饗在北。云上齊於屋宇者。謂饗之南下。與坳齊。其上則與屋宇齊也。屋宇即屋栝。與記注所引舊說同。但特性在西壁。士虞則在東壁。虞禮反吉耳。然皆在門內者。以婦人主之故也。此士禮也。大夫則廩人掌之。在門外。少牢禮。虞饗在雍饗之北是也。○賈疏云。主婦視館饗。猶主人視殺牲。故易歸妹上六云。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鄭注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如館之時兼視之可知。亨於門外東方西面。

北上。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饗各一饗。〔疏〕正義曰。少牢云。雍饗在門。東南北上。此云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詩云。誰能亨魚。漑之釜鬻。〔疏〕據下記云。牲饗在席門外東南。魚腊饗在其南。則亦在廟門外之東南也。敖氏云。北上。豕饗在北。魚腊亞之。案士虞禮。側亨于席門外之右東面。魚腊饗亞之。是亨於西方。變於吉也。注云。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饗各一饗者。禮經釋例云。凡亨牲體之器曰饗。凡升牲體之器曰鼎。是亨於饗而後升於鼎也。少牢有羊饗豕饗。則以饗者。亦豕魚腊各一饗。故各一饗也。引詩者。證亨須以饗也。羹飪實鼎。陳於門外如初。初視濯。〔疏〕正義曰。實鼎。各自其廷華云。此又言陳。則舉鼎就饗既實。復陳之門外也。注云。初視濯也者。謂如視濯時。尊於戶東。玄酒在西。陳鼎北面上也。姜氏兆錫云。凡言如初。即謂厥明夕之故位也。若改位即不言如初矣。尊於戶東。玄酒在西。戶東。室戶東。玄酒在西。〔疏〕正義曰。尊即壺也。吳氏廷華云。尊本在東序。此乃實而設之。不言禁及審。省文。尚之。凡尊酌者在左。注云。戶東。室戶東者。凡堂上設尊。多在房戶之間。房戶間。謂房西室戶東。故知此尊於戶東。爲室戶東也。云玄酒在西。尚之者。以西爲上也。張氏爾岐云。鄭注云。凡尊酌者在左。玄酒不酌故在右。是以東西爲左右。少儀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又據酌者北面臨尊而言。左右以西爲左。其位置雖同。而言有殊也。實豆籩餹。陳於房中如初。如初者。取而實。〔疏〕正義曰。前此豆籩餹之屬皆虛設。至此則以脯醢和羹之屬。實

在房中南上。今取而實之。既實仍反於房中。亦南上。故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云如初也。鄭言此者。決上尊于戶東。非反其故處也。故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

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執事與祭者。皆有俎。陳于兩階間。分爲二列。東西相並。自不升鼎者。異於神。〔疏〕北陳而南也。注云。執事謂有司及兄弟者。此有司謂賓也。鄭意以賓亦在有司中。

故舉有司爲言。又以該凡助祭者也。云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者。賓之屬在西。兄弟之屬東也。云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者。以祝是接神者。主人主婦是共承祭者。恐人疑其俎不在執事之列。故特明之。敖氏云。此執事之文。所包者廣。與前後所云者不同是也。云不升鼎者。異於神者。吳氏疑義云。尸俎用右胖。升于鼎內。俎隨鼎入。匕而載之。此皆用左胖。自鑊升俎而不升鼎。故不隨鼎入。而先設于階間耳。高氏愈云。此時尸俎之外。凡有十三俎。主人俎也。

主婦俎也。祝俎也。佐食俎也。賓俎也。長兄弟俎也。宗人俎也。衆賓俎也。衆兄。盛兩敦陳於西堂。藉用萑。凡弟俎也。內賓俎也。宗婦俎也。公有司俎也。私臣俎也。蓋皆得以執事名之者也。盛兩敦陳於西堂。藉用萑。凡

席陳於西堂如初。盛黍稷者。宗婦也。萑。〔疏〕正義曰。兩敦。一盛黍。一盛稷也。藉之用萑。重黍稷。以其爲細葦。古文用爲子。祭主也。前兩敦。几席在西堂。今仍陳於此。故云如初也。吳氏

廷華云。几席復言陳者。因諸器而連及之也。今案以上各器。視灌時已詳言所在矣。此復言之者。以祭日有加實及易置之事。易置則不言如初。不易置者。須言如初以別之。此几席仍陳於西堂。故言如初。敖氏疑上有脫文。非也。

注云。盛黍稷者。宗婦也者。以炊黍稷。係宗婦主其事。故知盛之者亦宗婦也。云古文用爲子者。胡氏承琪云。案士虞禮。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有司徹。右几屏用席。皆作用。不作于。故鄭從今文。尸盥匱

水實於槃中。箔巾在門內之右。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疏〕正義曰。云統於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尸盥者。以

槃匱之屬。爲尸盥設也。張氏爾岐云。以匱貯水而置之。待尸盥則執匱沃水而槃承之。箔巾。箔中貯巾也。門內之右。門東也。餘詳士虞禮。匱水錯于槃中。南流下。注云。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者。以不就洗。故須設盥

水。不揮。故須設巾也。揮振去水。使手乾也。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者。以洗設于階東南。匱槃之設亦在東方。是象洗也。西上。則匱槃在箔巾之西也。云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此申言門右爲

東。據鄉內言之也。○盛氏世佐云。案下經云。槃入門左北面盥。則槃匱之屬。在門內之西明矣。門西曰右者。從堂上視之也。必在門西者。取其便於尸盥。且與洗位相變也。郝氏以西爲右之說得之。吳氏廷華云。鄉內鄉外以人言。

此陳器自當以堂爲斷。况此與少牢尸盥並在西。何匱水獨祝筵几於室中東面。爲神數席也。至〔疏〕正義曰。李

有東西之別乎。今案盛氏吳氏說。似亦可從。並附錄焉。祝筵几於室中東面。爲神數席也。至〔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

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筵于室中西南隅。今案西南隅奧也。凡布席于奧者。東面。敖氏云。几亦右之。前此視濯視牲。祝未有事。今爲神筵几于室中。故注云。至此使祝接神也。

主婦纁笄宵衣。

立於房中南面。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纁筵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纁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

〔疏〕正義曰。纁以緇髮。笄以安髮。詳士冠禮。纁筵宵衣。士妻之常服也。昏禮曰。夙興。婦沐浴。纁筵於姑。宵衣以俟見。房中。東房中也。婦人入廟。其位在此。注云。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者。以經言主婦。是有夫之稱。故云主人之妻也。姑、主人之母。禮七十老而傳家事。故雖姑存。亦使其妻主之。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是也。若舅沒而姑年未七十。亦傳家事於婦。內則所謂舅沒則姑老也。但姑雖傳家事。婦猶必稟命焉。故內則又云。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是鄭取證內則之義也。云纁筵首服。詳前。云宵。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纁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者。案詩唐風揚之水。素衣朱纁。素衣朱纁。毛傳。諸侯纁黼丹朱中衣。鄭箋。纁當爲纁。纁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纁黼爲領。丹朱爲純也。禮記郊特性。纁黼丹朱中衣。鄭注。纁讀爲纁。纁名也。詩云素衣朱纁。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褻。玄纁衣以裼之。注。纁、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士昏禮。姆纁笄宵衣。注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纁之纁。魯詩以纁爲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纁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不纁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纁衣而侈其袂耳。考鄭各注。皆以宵爲纁。說文。纁、生絲也。段氏注云。生絲。未凍之絲也。以此生絲織纁曰纁。仍從絲得名也。故或云纁名。或云綺屬。綺卽文縉也。宵假借字。今案鄭云纁綺屬。郊特性注又云。纁名。故段釋之。周禮內司服六服。袿衣爲下。鄭注內司服云。男子之袿衣黑。則是亦黑也。又云。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袿衣。又注追師云。外內命婦。非王祭禮。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引少牢。主婦髮衣移袂。及此經主婦纁笄宵衣爲證。又云。移袂。袿衣之袂。鄭意以大夫妻得服展衣。自祭降服袿衣。士妻服袿衣。自祭降服宵衣。則宵衣其袿衣之次歟。然鄭注少牢云。大夫妻亦衣纁衣而侈其袂。與追師注又異。詳少牢禮。此注以宵衣爲黑色者。士昏禮注及玉藻注。皆以宵爲玄。玄亦黑類也。又士昏禮注云。玄衣以纁爲領。因以爲名。然則宵衣惟領用纁耳。此注不言。義亦略同。據士昏禮。女次純衣。注以純衣爲絲衣。則宵衣非絲衣明矣。蓋昏禮攝盛。士親迎服爵弁。故士妻服純衣。此祭士服玄端。故妻服宵衣。敖氏云。宵衣。用布爲之。盛氏世佐云。男子唯爵弁服用絲。其餘朝服玄端。皆用布。則婦人袿衣宵衣。亦用布可知。其說是也。用布而領緣以纁。故曰宵衣。注云其纁本

名曰宵。謂宵卽綃也。又引詩禮記證綃之義。字俱作宵者。蓋鄭於士昏禮注。已讀宵爲綃。其義已明。故此注卽以宵爲綃。段氏謂宵爲綃之假借是也。盛氏謂宵時所衣。故名宵。又解宵爲小。皆穿鑿不可從。至賈疏并謂詩禮記本文。皆作宵字。則又緣注而誤。戴氏校集釋已辨之。詳訂疑。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者。少牢。主婦贊者亦髮衣侈袂。與主婦同。是同服可知。秦氏蕙田云。案內司服。天子諸侯王后以下。助祭不同者。尊則有降。卑則無降是也。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於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具猶〔疏〕。正義曰。敖氏云此於賓兄弟之下言羣

案此說。是上視濯時。言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而不言羣執事。此言羣執事而不言衆賓。蓋互文見義。要皆兼公有司私臣在內。但初時門外止有東面位。無北面位。敖氏仍以門東門西言。非矣。敖又云。告、告主人也。既告。反於賓西北。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卽位如初。初視濯也。〔疏〕。正義曰。注云初視濯也者。據主人與賓言之也。此時公有

經未言。故下記補之。佐食北面立於中庭。佐食。賓佐尸食者。〔疏〕。正義曰。賈疏云。下記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

食賓佐尸食者。敖氏據下記云。佐食于旅齒于兄弟。以佐食爲主人兄弟之屬。今案佐食非兄弟。而與兄弟齒。故記特言之。若本兄弟之屬。則不必言矣。盛氏世佐以佐食爲私臣。蓋本下記賈疏。謂佐食於私臣之中。擇爲賓。使佐尸食也。說不肯注可從。云立於宗人之西者。李氏如圭云。虞禮。主人卽位于堂。如反哭東面。宗人西階前北面詔主人。此禮主人位堂下西面。宗人當在阼階南擯主人。故知佐食在宗人之西。

右祭日陳設及位次

083.61

390

4741

704923

儀禮正義(十四)

姓名	日期	姓名	日期
胡志明	6.12.8		
	12.4.14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083.14

4440

v.338-353

no.14

0704923

登錄號

70492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0704923

3.14

40

338-353

.14